

钦定四库全书 路史

宋 罗泌 撰

目 录

路史卷一

前纪一

初三皇纪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路史卷二

前纪二

中三皇纪

天皇氏

地皇氏

九头纪

泰皇氏

路史卷三

前纪三

循蜚纪

巨灵氏

句强氏

谯明氏

涿光氏

钩阵氏

黄神氏

（彘巨）神氏

大驩氏

鬼驩氏

弇兹氏

泰逢氏

冉相氏

盖盈氏

大敦氏

云阳氏

巫常氏  
泰壹氏  
空桑氏  
神民氏  
倚帝氏  
次民氏  
路史卷四  
前纪四  
因提纪  
辰放氏  
蜀山氏  
豳傀氏  
浑沌氏  
东户氏  
皇覃氏  
启统氏  
路史卷五  
前纪五  
因提纪  
吉夷氏  
几遽氏  
豨韦氏  
有巢氏  
遂人氏  
庸成氏  
路史卷一  
前纪一  
初三皇纪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尽究，物有不可臆言。众人疑之，圣人之所以稽也。】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老氏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荡者，遂有天地权兴之说。（注：仪，匹也。不曰二仪者：二，有先后；两，无彼此。有相

匹配之意矣。天一、地二者，此先后之言尔，地亦惟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记》云：朱符谓火筋如两仪成变化，不可缺一。当有识者辨之。有太极说见发挥。）】

【夫太极者，太一也，是为太易（注：太初之始。）。列圜寇曰：「有形生于无形。」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气与形、质具而未离，曰浑沦。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究也。九变复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而蹇者为天，浊重而坠者为地，冲粹而生者为人。天地壹缊，万物化醇，男女会精。万物化生，而庶汇繁矣。】

【虽然治故，荒忽井鱼听，近非所详言，而往昔载谍又类不融。正闰五德，终始之传，乃谓天地之初，有浑敦氏者出为之治，继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洞神部，又有所谓初三皇居，而以此为中三皇。盖难得而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纪三灵而复着夫三皇也。闻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声色，后之声色也。」鸟兽、草木、人民、好恶，以今而见古，由此而知来千世之前、万岁之后，无以异也。事可知者，圣贤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虽圣人不能知也。非学者之急今一切隔之。】

路史卷二

前纪二

中三皇纪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粤有天皇，是曰天灵。望获强尊，颀羸三舌，骧首鳞身，碧卢秃褐，首出庶物。

君有五期，实司元化，岁纪摄提。斟元陈枢，以立易威。秉篆司契，无文不怀。干曜迨元，像符合气。亭毒万有，风行焱逝。灵书八会，自然洞神。玉券十华，人风真淳，体真得极，提名旋复。无门无旁，神运四奥，被迹无外，无热之后。三辅九翌，为世亿龄。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于雄耳，龙门之岳，铿名岳姓。马蹏妆首，十一君龙迭辟继道。

主治荒极，云章载持。逮天协德，与地侔贲。太始之元，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万物，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与化游。惟庸有光，鬼出电入，龙兴鸞集，钧旋毂转，周而复匝。爰定三辰，是分宵昼。魄死魂生，式殷月候。诸治

径易，火纪周正。草荣木替，亦号万龄。

【伯阳父曰：太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而轮转无废；水流不止，而与万物相终始。然不曰三皇者，岂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备，非复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纪，而不遂与二灵参邪？予故从之，别纪二灵，而返泰皇氏于九头纪。】

九头纪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洮龙躯，骧首达腋。出刑马山提地之国。相厥山川，形成势集，纔为九州岛岛，谓之九圉。别局一方，因是区理，是以后世谓居方氏。

太平元正，肇出中区。驾六提羽，乘云祗车，制其八土，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气自正。爰役风雨，以御六气。昭明神灵，光际无臬。挺捫万物，无门无毒。以叶言教，为天下谷。（注：言教如云言辞犹文教也。）迺出谷口，还乘青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道褰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异，与人天参，离良是仇。有佐无位，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也；饮食男女，所自始也。当是之时，天下思服。日出而作，日内而息，无所用已，颓然迄终。为世之日，两皇并隆。

【有天地，则有万物；有万物，则有男女；有男女，则有夫妇；有夫妇，则有父子；有父子，则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极泮，而浑敦氏职马；浑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灵作。二灵后，乃有十纪：其六在巨灵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巨灵氏后，三纪五十二姓，而疏佻之纪自黄帝始，其岁之远近，置而勿论可也。録条刺于右端。】

【其一曰九头，是为一姓纪，则泰皇氏纪也。】

【五龙二，是谓五姓纪，治在五方，司五类、布山岳。方是时也，世亟巢穴，日月贞明。盖龙德而正中者也，汉世祠之肤施。】

【摄提三，是谓五十九姓纪。太史公言「九皇氏没，六十四氏兴；六十四氏没，而三皇兴」是也。谓「六十四氏」，盖并五姓而言，而所谓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汉皆饬。】

【合雒四，是谓三姓纪。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

【连通五，是谓六姓纪。乘蜚麟以理。】

【叙命六，是谓四姓纪。驾六龙而治。】

【右古六纪，在巨灵氏前。】

【循蜚七，是谓二十一姓纪。自巨灵氏而下纪也。】

【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编菑，燧人氏之出穴，皆因其变而举之

也。】

【禅通九，是谓十有八姓纪。史皇氏之通封禅者，十有八姓也。】

【疏乞十，自黄帝氏而纪。自泰氏没而尝无君矣，其于民也，聚生群处，无君亲之异，仁义礼智之所不用也，施报往来之所不行也。其有君者五纪，予不知几氏矣。司马贞曰：「九纪之间，岂惟数千百载、三二十皇而已哉？庄周之说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甫者，盖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罅者，千八百余所。」然则宇宙之揣握符登、纪为万物之主者，可胜记邪？予读易大传，而知天地之有初。翔于僻邑荒村，恍见大古之俗顾，岂俟身亲而后信哉？昔者成汤之问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无物，今乌有得物使。后之人而谓今之无物可乎？」冉求亦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犹今也。」曰：「然则昔吾昭然而今吻然，何也？」曰：「昔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吻然又且为不神者求也，祇裊新裘，虬虱生之州沼，创出虫鱼，产之一、气之易，万物自见。故虽天地必有初也，而况于人乎？」（注：谭藪云道言：天地之初辟，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入。贱者，易生；贵者，难毓。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日为入日。其源于此盖不知也。）】

【两间之物，彼亦一无穷，此亦一无穷，岂以不接而遽蔑断之哉？兹固存而不论。】

路史卷三

前纪三

循蜚纪

巨灵氏

巨灵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权，乘太极而蹈灏淑，立乎无间，行乎无穷，揣九变化而与物相弊<金 煞>，出于汾脽。

挥五丁之士，驱阴阳，反山川，正流并生，神化大凝。惟无恒处，或云治蜀，盖以其迹躔焉。

【予既得丹壶名山之记，又得吕梁碑获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丧斯文也。】

【丹壶书云：皇次四世，蜀山(伊 逐)隗夷四世，九渠一世，豨韦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为因提之纪。仓颉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陆五世，丽连十一世，轩辕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卢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阴康二世，无怀六世界；凡八十有八世，是为禅通之纪。可谓备矣。】

【而又有巨灵氏、句强氏。自句强而下，次谯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总曰循蜚纪，有号而无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

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盘古氏，基之浑沌之说，其言混沌之初，所谓上无复色、下无复渊为说甚繁，非足贻训，故绌焉。自无怀降，所叙与名山记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彳 猷）者也。巨灵氏之号，此世所闻焉者也，遁甲开山图云：巨灵与元气齐生，惟始气之先者，又曰巨灵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岂非鷩冠子之所谓尸气皇者邪？予得是书，乃更为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纪卒寂寥，而无诏系，不得而缀矣。兹亦可谓富也。谨阙之以俟。】

【以下辩论，本史成而立说，元不在正纪中。子姓楫客，準例诸史将便观览取之，以附于逐篇之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己所用有异，覽者知之。】

句强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书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载于北经。譙明、涿光信其为继治者，乃知邃故之事非必无传。特恨幽介弗之究尔。予观于经，而信二书之足丁也。】

钩阵氏

黄神氏

黄神氏，或曰黄祿，黄头大腹，出天参政。无易天生，无散太璞。按图正端，是致天极。四十岁（彳 巨）神，次之号曰「黄神」。

（彳 巨）神氏

人皇氏没，（彳 巨）神次之。出于长淮，驾六蜚羊。三百岁五叶千五百。

犁灵氏

东荒经有犁灵之尸，犁灵氏之尸也，以不坏。

【于予之路史亦异矣。凡孔圣之未尝言者，予皆极言之矣。予非好为异也，非过于圣人也。夫以周秦而下迄于今，耳之所纳，目之所接，其骇于听荧者伙矣。况神圣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尧舜崇仁义，六经、论语，其理备矣。顾且言之，吾见焦唇干呃，而听之者愈悠悠也。是故庄周之徒骂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后先王之道以益严。】

【然则予之所摭正，亦不得而不异尔。予悲夫习常翫正，与夫氛氛日趋于奇者之不可以虚言格也，于是引其昵而景者着之，此亦韩将军学兵法之义、而萧相国作未央宫之意也。虽然，詖诡乱惑犹弗荐焉覽者知。夫让王、胙篋、渔父、说剑之惜，则吾知免矣。】

大驪氏

大驪氏，见于南密，或曰泰块，昔者黄帝访泰块于具茨。一曰大驪，盖设于无垓坫之宇，而台简以游泰清者。后有傀氏、大傀氏。

鬼驩氏

鬼驩氏，后有嵬氏、饶氏、攘氏、刹氏、鬼驩氏。

弇兹氏

泰逢氏

和山者，实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于贫山之阳，出入有光。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请问鬼神之名，子曰：「气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故无鬼神，则鬼神至名不立矣。奈何季路之问事鬼神，则曰「未能事人」；既问死，则曰「未知生」。说者往往以生死、鬼神为性命、道德之外事有不可以致诘，而子路未可与言，故夫子不与之言。夫若是，则夫子既不诚于人之子矣。】

【圣人之言，未尝不自尽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为而不语邪？盖能事人，则能事鬼；知生，则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尔。岂复外乎？虽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与天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后，开闭之不慎，而好恶之偏适从而蔽之也，古之圣人惟其然也。是故开天之天，而不开人之天；闭人之天，而不闭天之天。】

【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德生者，阳明胜；阳明胜，故识性。用贼生者，阴浊盛；阴浊盛，故物欲行。识性用，则归于神；物欲行，则归于鬼。归于神者，与天为徒；归于鬼者，与物为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阳而地阴，魂阳而魄阴，是故智气归天而体魄则归地。神阳而鬼阴，君子阳而小人阴，是故正直为神，而儉险则为鬼。德阳而欲阴，男阳而女阴，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阳而兽阴，老阳而释阴，是故释误多毛、老误多羽。君子于此，岂可不愆又愆而自堕于鬼物之区哉？】

【三五之时，人聪明而渊懿，纯天而不人，是以黄帝、太、少、神农、颛顼专享乎其上，句龙、芒蓐、祝融、玄冥作配乎其下，其事然也。帝誉而来，不能纪远，然而禹强、阍伯、玄枵、诸稽、实沈、豷台、咎陶、伯益、豷韦、夔、稷之流秩，犹不迁之祀，横穷卓偏刚毅一真，乌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占佞儉保，綦溪利跂正直之道，消而儉险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归于物。诗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本贤愚也。「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逢吉凶也。「三涂六道，其僭有自。」来矣期，期区畛，亦予之热，热肺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谓真人。

【中之为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圣人所以示世入德之大方也。自

成世以来，未有不本是以以为政、而能驯致于大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则终日无所中；率意而视，则终身无所与，必也。质的设，而后天下之手无异乡；日月揭，而后天下之目无异属。圣人之道，独立乎中，而后天下之心无两从，盖中也者，极之，则世人之日月质的，众见之所宗，万手之所会。】

【理之至，义之尽，配天地而不可以复进。是故道得之而为太一，天得之而为天一，帝得之而为帝一。帝一者，立乎环中，浑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兮无所终穷。自伏羲氏以之传炎，炎帝氏以之传黄，无异付也。尧帝氏以之传舜，舜帝氏以之传禹，无异语也。降及汤、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为变者，尽矣。】

【春秋之世，惟皇不极，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极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毁，数千百年而不之复，则极之不建，其祸正如此也。】

【嗟乎！皋谟、箕范中极之说备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书，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剥、屯、颐、咸、革、贲、遯、明易九卦而已。内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动罔不吉；失其中，动罔不凶。是故，否、剥之五亦获其吉，而复、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虽然，中庸之德，民鲜，久矣。自汉诸儒取过不及之说，类之孔伋之书，世遂泥于过与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统矣。夫君子之于中无过也，有不及而已，致广大、极高明，夫孰得而过邪？】

【冉相之道，兹其所以寂寥、希阔而不继之，岂不（上制下心）欤？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尽伦尽制，岂过不及之云乎？而彼佞者，附诚明、假权变、缴绕咕囁，以绸其姻而济其奸，岂惟无忌惮哉？其不至于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赞冉相氏而为中庸泚也。】

盖盈氏

若水之间，禹中之地，有盖盈之丘，盖盈氏之虚也。

大敦氏

云阳氏

云阳氏，是为阳帝。盖处于沙，亦着甘泉，以故黄帝以来，大祀于甘泉，云丹徒绛北者非也。

【遁甲经云：沙土之福云，阳氏之虚也，可以长往，可以隐处。云阳之山，哉衡山之阳，只今茶陵之云阳山也。予游衡山湘，道其麓，见山川之灵秀、土膏水沉，彷徨不忍去，亦意尝有异人者，自之西首山阜丽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岭矣。然考之皇甫纪，实为少昊之封。云阳氏之踪，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云阳，以故黄帝以来，每大祀于甘泉，则长沙之地，其亦为始封乎？虽然，丹阳曲阿，亦秦世之云阳岭也。吴地记录曲阿正秦代之云阳岭。太史时言



：东南有天子气，在云阳间。秦人于是发赭徒三千，凿云阳之北，罔曲之，因曰「曲阿」，则今之丹徒也。昔吴岑昏凿丹徒至云阳杜野小卒间，而陈勋屯田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则今之破罔渎也。故杜佑以丹阳为古云阳，而学道传谓是者，盖知其异也。】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为皇人，开图挺纪、执大同之制、调大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传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复自然之解与天地之所始。而黄帝、老子皆受要于泰壹元君，盖范无形，尝无味，要会久视，操法揽而长存者。

有兵法杂子阴阳云气黄冶及泰壹之书兵法，云气书传间出，而黄冶杂子汉后不复见。其书言：『黄帝谒峨嵋见天真皇人，拜之玉堂曰：「敢问何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统矣，又谥三一，无乃朗抗乎？古之圣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国，山川以分阴阳，寒暑以平岁，道执以卫众，交质以聚民，备械以防奸，车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启闭，日星有薄失，治乱有会，阴阳有期数，贤愚之蔽、寿夭之质、贵贱之事、吉凶之股，一成而不变，类气浮于上、而精气萃于下，性发乎天命，成乎人使。圣人以为之纪，是以圣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权以聚财，葵财以施智，因智以制义，由义以出信，仗信以着众，用众以行仁，安仁以辅道，廸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从俗以毓质，崇质以恢行，勤行以典礼，制礼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复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尔治万物，自尔得神志，不劳而真一定矣。予以蕞尔之身，而百夫之所为备，故天和莫至悔吝。屡生杀，失寒暑之宜；动静，戾刚柔之节；而贪欺终无所用，无乃已浮乎。」黄帝乃终身弗违，而天下治，其为教也至矣，水火大渊之事，其所言哉！』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寿考无以稽矣。计其年，皆不乏三数百岁。黄帝曰：『上古之真人，寿蔽天地。』盖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时，有至人者，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而已。盖乘间维而基七衡，陵罔阂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后世有圣人者，形体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龄逾数百。虽有修缩之不齐，亦时与数当，然尔未有不死者。』释氏有所谓无常，经云：天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此言虽陋，以台观之物，莫不有数，故虽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邕、郡陷、谷迁、沙漠遗旧海之踪、崖险着蟬之甲、晋殿破楹昆明劫灰，则所谓地屡败矣。土石自天，星陨如雨，或夜明逾昼，或越裂崩地，则天有时而毁矣。故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宛首（宛首，道君之号）亦曰：天墜运度，亦有否终，日、月、五星，亦有亏盈。而况于人乎？奈何封君世辟不知此乎？此蔽于方

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死邈然，而小者乱贻天下、大者丧身失国，不可胜数矣。稽之其徒，初无是说，许玉斧言黄帝铸鼎以疾崩，葬桥山。庄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而师旷亦谓周太子晋色赤不寿，后三年而死。孔子闻之曰：惜哉！杀吾君也。是老子初无青鹿上升之事，黄帝初无苍龙高蹈之言，而子晋初无彩凤空蹇之语，皆方士之徒设辞以愚弄其君而取宠，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壮不老，是谓不道。阴阳固有终变，偃佺千岁，彭祖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乱主，方仆仆信事之，以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岂不哀哉。昔班生谓道家本出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以自守，清虚以自持。君人南面之术，而老君亦令冠，尽去三张伪法，盖气稷事，谓大道清虚，颛以礼度为首，岂有兹事？窃究其要，与世礼正翻，而尤以信行，为輓輒。初无不死之言，子贡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众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斯言为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于其聋瞽、而不悟也。故博观死生之际而极论焉，尚其晓然知之而不蹈于悔也。

】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纪。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广绝，高阳氏所尝居。皇甫谧所谓『广桑之野』者，或谓穷桑，非也。穷桑哉西，小颛之君。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则陈留矣。

【空桑在东，穷桑在西。归藏启苾云：『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盖指隅夷之地。故记孔子生于空桑。春秋演孔图云：『征在游于大冢之陂，梦黑帝谓己「汝产必于空桑」。』而干宝所记『征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窞，在鲁南山之穴，说者指云空桑，而言之鲁南山穴之说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鸿水、以薄空桑，则为莘陕之间。伊尹，莘人，故吕春秋古史考等俱言尹产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陈留，固非鲁也。故地记言：『空桑南杞而北陈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谓穷桑则非此矣。拾遗记言：『穷桑者，西海之滨也。地有孤桑千寻。』盖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雝之域，故周书?尝麦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颛而远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称；而小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为咸阳，故咸阳曰云阳，而少昊一曰云阳氏。云阳县，今隶曜。汉甘泉宫，记武帝之太畤也。颛顼，继少昊者，故世纪『颛顼亦自穷桑迁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预遽以穷桑为在鲁北，至释例?地名乃云地阙。故颖达云言鲁北者，相传言尔，盖以定四年传封伯禽于少昊之虚，逆之而乐史之所记乃在曲阜。此又因预而妄之也。太昊在东，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遗?远游，穷桑既在西极，则鲁曲阜之说得非太昊之虚乎？郡国志云『少昊自穷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开辟，爰又神民。民神异业，精气同行，都于神民之丘。一曰神皇氏。驾六蜚鹿，政三百岁。

倚帝氏

都倚帝山。

次民氏

次民氏，是为次是民。次是民没，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纪，穴处之世终矣。

【丹壶之书其不缪欤。今既阙着，而或者有不厌命历之叙，其亦有所来乎？胡为而多盍也？贵人云：『何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为见邪？』荀况有言：『诈人者，谓古今异情，是以治乱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云者，愚而无知，陋而无度也。于其所见，犹可欺也，况千世之上乎？彼诈人者，门庭之间，犹挟欺也，况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今古一也。』类不孳，虽久，同理，故往缘，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时，无传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久故也。虞夏有传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况次民、倚帝之时乎？以今观今，则谓之今也；以后而观，则今亦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以古自观，固亦谓之今也。古岂必今特自我而观之，千世之前、万世之后，亦不过自我而观尔。传近则详，传久则略；略则举大，详则举细。愚者闻其大，不知其细；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灭节族久而绝，曷古今之异哉？】

右循蜚纪二十二氏、六十余世。

路史卷四

前纪四

因提纪

辰放氏

辰放氏，是为皇次屈。渠头四乳，驾六蜚麇，出地郭，而从日月上下天地，与神合谋。

古初之人，卉服蔽体。次民氏没，辰放氏作。时多阴风，乃教民木、茹皮以御风霜，绹发鬋首以去灵雨。而人从之，命之曰『衣皮之人』。治三百有五十载。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弊。服、舍、器用，王道之本也。生民以来，至黄帝而大备，创修增革，更几圣而后至。盖天下之事，因乎时，不因则不立，不时则不成。时至所未厌，虽圣人不能以强去；时至所未安，虽圣人不能以强行。若兴若废，特顾其时而已矣。始古溷沈鸿而致之海、殴虺龙而放之菹

，然后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间沧热，而萧蔭之下足它恙，于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以兴也，犹未艾也。生者有所需，故多寒也，为之羽皮以御之；多伤也，为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为之医药以济之；多滞也，为之泉币以行之；不疏也，为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为之舟楫以邮之；相倾也，为之符璽以信之；相夺也，为之权衡以平之。无爪牙以自卫也，然后为之城郭；羽皮之不给也，然后为之布帛；木处而颠，土处而病，然后为之栋宇。为之祭祀以致其报；为之刑政以率其坏；为之车舆以佚（？逸）其体；为之棺槨以厚其终。以至为网罟、为耒耜、为杵臼、为弧矢、为轔轔、为茵幄、为澧洛，范金合土、竈泄井、黼坐鼎食、鞮牛乘马、兜矛剑戟、重门击柝，各以智巧变而通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因其时而极其用，生生必具，然后夫人知有生之为贵；养生送死无憾，然后人得安其生而乐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岂有不善邪？】

【降及它时不原其故，乃至穷耳目之好，以徇人 生民之脂，以自奉倾宫璇台不足处，则更为之万户千门；合宫龙鹳不足乘，则复侈以锦飏、珠两、南河、西苑，猎车千乘，织金铺翠，费动万计，撞万石之钟，伐雷霆之鼓，穷日卜夜有，不足以既其欢，弗闻天下之叹嗟，而施施自以为乐。天道恶盈，蜉 阙阅而何能以久生乎？桀、纣、幽、厉、秦政、石虎、高纬、叔宝、齐昏、隋炀之流，亦可以鉴矣。嗟哉！夔、龙、稷、 、伊、周、孔、孟分，则人臣而安时处顺，不失天下显名；夏癸、商受、鲁桓、齐穆，人君也，而清虚者，犹商，其有禽兽之心，惟其见善不明，恣人欲、灭天理，物至而人化物尔；物至而人化物，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也。呜呼！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受用无尽。若以为足，今固不啻足；若犹未也，虽万，此其足邪？顾是，数主之所尽力，又奚足为美好哉？逐物丧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则如之何曰：吾不为奢，亦不为俭，使为俭，则齐鸾永泰之间，分里蒸余，阜茭泝梁，衍大同之际，豆鬻布帐，虽唐虞何以加诸？吾无取焉，必也。当其分，适其数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其始蚕丛、拍濩、鱼鳧，各数百岁。号蜀山氏。盖作于蜀。

蚕丛纵目，王瞿上。

鱼鳧治导江，逮菹泽俾明。时人氓， 结左言，不知文字。

上至蚕丛，年祚深眇，最后乃得望帝杜宇，实为 捍，盖蜀之先也。自丛以来，帝号芦保，其妻曰妃，俱葬之。

昔黄帝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干荒亦取蜀山氏继其后叶。及高辛氏

，以其少子封蜀，则继之者也。秦文元年，蜀人来朝；八年，伐灭之，始降侯云。

【呜呼！山川设险，此天墜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虽圣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剂，而洞地之不可极，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贪以取败，然后百罅启，而天墜闭矣。予读扬雄蜀纪，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国者，夫蜀之为国富羨饶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东汉、北秦、南广一障之隔，自生民以来，君君世世绍蜀，不知有中国；而中国亦莫知有蜀。五帝以来，羈縻服外，蜀固然不为中国少，而中国亦不为蜀之不足也。逮安王时，蜀王贪恠、求欲无厌，故秦得以图之，饕妖饶之子、怪诞之牛以诱其衷，而后褒余之路栈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货，而遂并天下，自是蜀山不闭，莫有其有，至于今为中州。则贪求之所致也。】

【一自中国之有蜀也，固不可谓之无利也，然而风动之辰常先他国，而缀灵府或入保，则无复中国之所有者，是其为国，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读蜀纪、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国者，及读陈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于吐蕃也。夫吐蕃之于蜀，犹昔日之秦于蜀也。方其拏唐之兵，大战则大胜、小战则小胜几十载矣，未尝亡一旅也。以薛仁贵、郭待封彪武之将，屠十万之众于大非之川，一甲不归；以李敬元、刘审礼廊庙之宰，辱十八万众于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丑。而陇为墟，可谓强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绝、而障塞之不通也。胡为议者欲以梁凤、巴蜒之兵，开蜀道、繇雅州以讨生羌而袭吐蕃。夫羌人固未易讨，而昔者东汉之所由丧败者也。呜呼！其亦幸而不成欤？万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开，则蜀之瑶库自此转而西矣。使我而得吐蕃，其财固不足以裕国，其地不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无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尔，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何异于近熟而创远业乎？又何异于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也？况己之田舍矣，而他人之田未及耘邪？昔者汉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张骞乃反夸以西域之富，于是噉兵以争之，四十年间，中都之财赋、夏国之生灵略尽于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弃上谷造阳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缔怨者，得大宛良马数十而已。使齐楚之臣擘怨而交讼，所争亦不啻使一，何默邪？】

【嗟乎！武之辙既覆于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图，荡炀帝之侈心，于是亲出玉门，置伊吾，且未而右。萧然始盛恃强，卒归狼狈。此魏公之所以伤之者也。顾不韪欤？予尝言之溟渤、涨洋，此天墜之所以限东徼也；恶溪、沸海，此天墜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悬度之设乎西，沙子之设乎北，此天墜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雾于东维，界黑水于南极，泄流沙于西陲，决弱水于

北，此天墜之所以界四维也。八荒之内，奚有奚无；八荒之外，何穷何止。古之圣人一视同仁，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是故人得其君，则已矣。请试举一隅以宪之。方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条其祖之勋，谓东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国。是故海东之国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几什佰君，其尽制欤？支显西游道其所记亦数百国，此于甸以西国也。支显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几也。智猛法盛之录，昙勇道安之传审至之国，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宾所奏国者，固俱乐土也，其地可谓远矣。而其人亦未尝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恶乎贪而不已邪？虑乱者，穿其颐志，远者，刺其目。黄帝、尧、舜非不能服远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无所事。其在周公，亦不过曰诘尔，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声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国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狗国、豹胡亦不过三十有六国，来者不可距，往者不尔追，又曷尝劳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于中国者，盖详矣。惟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国，则禹之所制，不为少矣；不由先王制政教，则禹之所制，犹将不异于戎狄：彼以远略夸后世而不详乎？其内者是，岂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为国，而以贪求速败，岂不甚惑邪？呜呼！其亦不闻蜀汉、隋氏之事则已矣，少有所知——有不为之寒心哉？】

脍傀氏

脍傀氏，后有脍氏、傀氏。脍傀氏之迹，学者必以不着，每以属之皇神农，后世遂谓神农为脍傀氏，失之。

浑沌氏

浑沌氏，是为浑敦，后有浑氏、沌氏、屯氏。若至于所谓盘古氏异矣。

【予尝议三坟之伪，浑沌氏岂太昊之佐哉？六韬之书：浑沌氏哉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应劭作书，遂以为太昊之良佐。三坟、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谓子贡曰：『浑沌氏之治，若予与汝。』奚足以知之，浑沌氏岂太昊之佐哉？此班生之失也。虽然，浑沌氏之治，于今果何如邪？老儋子曰：『古者被发而无领，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杀，予而不夺，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怀其德。当是之时，阴阳和平，万物无息，蜚鸟之巢可俯而探也，走兽可击而从也。盖执中、涵和。除日、无岁、无内而无外者，此浑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鸟兽虫蛇皆为人害。』是故迫其难则求其便，因其患则操其备。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后世、因时而有变易，亦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其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由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旧国旧都之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缙入之者，十九犹之怅然，况见见闻闻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复；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

开。此天墜之化气也。今也覲古之人被画冠服而企止者，质厚魁伟、重视深息、气象固已殊矣，况三代之时乎？三代之世，圣贤自多，而况出于其上者乎？然则君子何独于浑沌氏疑之哉？彼将怵告赐之言者，吾不怵也。】

### 东户氏

东户氏之熙载也，绍荒屯遗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当是之时，禽兽成群，竹木遂长，道上颜行而不拾遗，耕者余饩，宿之陇首。其歌乐而无谣，其哭哀而不声。皆至德之世也。

【前世之史患乎略，后世之史患乎详。予述此书自遂人而下益详。盖法之始、礼之初政治可，则不得而不详也；遂人而上，虽复着之有不得而详者，若夫上之号氏、世姓，多得之外书与夫封禅之文，于儒书无所见，虽或有之连蹇，其文蒙濶其说，如风俗通之列僊氏、始学篇之须氏，皆诞谬无鞅者也。又有得以仅存者，如氏谱之吉夷氏，庄子之冉相氏、豨韦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潜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东户氏，亢仓子之几氏，风俗通之帝畴氏，和菟史之太嵬氏、鬼嵬氏，命历叙之黄神氏、神氏、辰放氏、皇谈氏，然皆不得考其上下，独夏后氏之书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谐其号氏者。岂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丽邪？以此谛其不诬也。故予得以详择焉。】

###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离光氏，兪头日角，六凤凰出地衡，在而不治，官天地府，万物审乎无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治二百五十载。

【至政之谓时，至变之谓世时，政再而僊世变三而复三变，则百年矣。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胜残去杀，宜若小。然今也，善人为之，犹有待于百年。何邪？世变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壮有立，于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盖一世则变矣。天时、人事皆一更矣。】

【变极乱而为极治、无生而为无杀、至残而为至安，岂一朝一夕哉？残之胜、杀之去，故必三变而后复也。五帝无杀者也，三王无残者也，而吾伯则无生也、无安也。伯一变而王，王一变而帝，帝则皇，皇则道矣。由无安而至于无残，无生而至于无杀，必有渐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风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后复也。】

【今夫五月旱暵，人知为暑也，而阴实生之；十月水霰，人知为寒也，而阳实始之。治乱之变，亦阴阳与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乱之势百年而复。善岁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终身无寒暑之忧；善世之君知治乱之不常，故在安而图危，在治而图乱，是以毕世无阽危之患

。居今之世不变今之道，虽与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

【嗟乎！自有君汔于尧，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为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论；而羲、炎若黄帝、颛顼、唐、虞且不下于百年。天下大治，由尧而来，三千年间，百世矣。纪载之不可明纪者，盖亦时有之矣。四海之内，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唱或随，或强或羸，一二世而其风已替，固未有世而能一其风俗者，虽有名世继世，而兴犹必化之一治，教之一浹，而后民之情始可以一变。其继周者，苟能不替，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期矣。观时会通，岂欲速之功哉？奈何国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贤、不肖，奚啻相洒。兹文王所以望而未见，时之难。此治世所以常少乱，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务广地而务详其政，教诚以天下之治难乎？其变复也。】

【子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五畝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斯先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则少者有不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负戴，则少者不免于负戴矣。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负戴也，而所养有不赡，此病施之不博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则江汉之民无鰥寡矣；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则江汉之民无孤独矣。数罟不入污池，则鱼鳖不可胜食矣；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汉之域鰥寡孤独无失养，则远人有失养者矣。九州岛岛之内鱼鳖、草木无不若，则远物有不若者矣。圣人之心非不欲九州岛岛之外鰥寡孤独皆得养，鱼鳖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济之不众也。】

【博施济众，此尧舜之所以犹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济，亨小。』无欲济世而不至于大，则吾之仁有不尽矣。仁有不尽，则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则天下之寒、饥、屈、枉、厄、穷、而无憀者何时已邪？见其生，则不见有弗及矣；闻其声，则不闻有弗及矣，况其远邪？是以先王不务广地，而于吾之所制，每致其详；于吾所制，苟致其详，则四海之内，将有闻风兴起，视则而视效矣。然则修己以安百姓，是必胜残、去杀而后可也。而者曰：『涇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冀尔。』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不至于大败，极乱丧亡相仍不止，则其视羲、炎、黄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与螟蛉哉？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赞古人之久治、而每为之三太息也。】

启统氏

【启统氏，别无考，见独起居舍人章衡运绍纪。若通载有之，而乃序之尊卢氏之后。观衡自言历观四部古人图篆，其亦有所取矣。呜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闻焉者多矣，岂非地宁天澄、物无害生、万庶涵泳春风之中，而不知所以为



称邪？草木以土为生，而不知土；鱼鳖以水为命，而忘其水。是故圣人父母万物，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韬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启统氏之谓乎？】

路史卷五

前纪五

因提纪

吉夷氏

吉夷氏，后有吉氏。

几遽氏

几遽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乱，狗耳目，内通而外乎？不知其父，鶉居鷇饮而不求不誉。昼则旅行，夜乃类处。及其死也，稟舁风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也。

【天下莫难于无事，莫险于有为。然为治者多幸有为之成，而鲜知无事之为贵。夫以一体馭之，药石具而无所用，用之曰安。至于天下，虽有圣智无所用之，谓平；及夫 万金之方、着千人之能，亦已几矣。故善摄生者，无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无致平之效。彼几遽氏之治，盖以无事治者也。是以后世罕俪焉。】

豨韦氏

【昔庄周吁道之大，神鬼帝生天生地，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而首言豨韦氏得之，以擎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此所谓神帝也。传者谓是。文字之前，帝者之号得道，以馭群品、提挈两仪者也。仲尼曰：『豨韦氏之囿，黄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宫、曰室，谪世簿也，是则黄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即商之豨韦。夫所谓挈天地者，岂区区伯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尝问于太史大，考陌常褰若豨韦矣，岂亦商之豨韦哉？今丹壶书『继诸几遽氏之后四世』，则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岂得谓其一而废一哉？】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处，搏生而咀华，与物相友，人无矜物之心，而物亦无伤人之意。逮乎后世，人氓机智，而物始为敌。爪牙、角、毒、不足以胜禽兽，有圣者作楼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号大巢氏。其为民也，登巢椽蠹、惰食鸟兽之肉。若不能者，饮其血、嘬其膈、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为食草楼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

先是时，民稔血食而有争心，有剥林木而战者矣。胜者以长，长犹不足莅之，则就其无欲者而听令焉。又不足以定之，于是刻木结绳以为政。木皮未委于

复塞，其羽革、紕衣、挛领、着兜帽以赅体。民之葬者，犹未详焉。过者颡泚，于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丧期无数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恶杀、节上而羨下，故天下之人不归其服，而归其义。治三百余载。

天宝七载，诏有司于肇迹之地，置庙，春秋二享，与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势，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复清轻之必上、重浊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势也。世之日伪、俗之日浇，此势之必不复也。彼有血气者，必有争，争则，而不胜，必至于剥林木；林木未利，必至于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复乎？有甚而已。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旱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牧野之师，血流漂杵；齐宋之战，龙门溺，延于春秋；以抵秦汉，兵益以炽、战益以多。而儒者之谈必曰『去兵』，谓仁义之君无事于兵而自治。】

【呜呼！是欲祸天下于兵戈者也。夫国无大非兵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是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昔者魏武侯欲为义而偃兵，徐无鬼以为不可，曰：『为义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为之，则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废祀于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于满楚，晋讳战而国弃于刘聪，梁讳战而篆亡于侯景。一夫作难，万众溃弊。天下无兵汔未见无祸者，是可去邪？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几微之权，死生之地，而圣人之所谨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为矣，何事鱼丽？』夫如是，则消锋镝、铸金人足以为治，而司马炎不生事于晋萧俛，段文昌之俦不生事于唐矣。作易者曰：『此毒天下而人从之，吉。』岐雷、俞扁不惟参苓之养性也，而劫痼攻积巴菽、殂葛，犹不得，而后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义素着于躬，礼乐、教化日渐于民，其所以为万世帝王之业者，固自有然。然一罅隙之或阙，则固将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搜阅之时，击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修明于闲暇之日，谓之有政。俎豆之中，有军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内，有兵之备，固非徒干戚也有军之容。是故莱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备，是故苗民不敢以势抗。今顾曰舜孔未学，岂书生所知哉？成安君号儒者，称义兵者无事诈谋、奇计，卒为韩信斩之泜水之上。是以圣王以战去战，非好兵也，不得已而后动。不敢为主而为客，非去兵也。不得已而后应，而汉祖平城之困、唐宗安史之屈，失于黷也。陆机河桥之败，房管、陈涛之奔，失于易也。惟非兵之咎也，主以仁义扰，以信礼不得已，然后用。如舜文之当，然范蠡之审，帝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是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后为仁义，与若蚩尤之斩义、秦赵之坑夷，曾不足为齐晋道，又乌足以言兵邪？彼光武之欲

三十年不言，盖有为而发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届，而无四时昏昼之辨。有圣人者，游于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鸟啄其枝，则 然火出。圣人感之，于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

上古之人，茹毛而歃血，食果蔬、 ，膻腐馊漫，内伤荣卫，殒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炳，以熟臊胜，以燔黍、捭豚。然后人无腥 之疾。人民益伙，羽皮之茹有不给于寒，乃诲之苏冬而炆之使人得遂其性，号遂人氏，或曰燧人。顺而不一，于是穷火之用，而为之政。春季以出，樵终以纳，异其时也，以济时疾。郁攸之司，九变七化，火为之纪，谓木器液。于是范金合土为釜，作瓦高瓯甑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

当是时也，天下多水，教人以渔，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职【天皇辅有三名，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贾公彦谓伏羲之前虽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黄帝时名位乃具尔。】命明由政乎升级，毕旒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诸，陨 录乎延嬉。四后职，而天道平、人事理。龙图呈瑞，龟字效灵。以时占建而正方，握几矩表计寘，指天地以布躔而齐七政，始注物、虫、鸟、兽之名，通国至轻重以转民至贵。

人滋反醇，情欲蠢动，好嗜外迫，则冒礼而忘形，以贱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归，以息其民为之进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寿而孝，着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礼由此显矣。治律嵩高之石室，以火着记。百有三十载。

赞曰：

粤有大圣，游于南垂。别火渗代，违其羽皮。以炮以燔，与人遂性。占建握机、方躔，以正式通轻重。远近化居，四佐受职，小大以孚。男取女归，以息以耻。父老子寿，礼由显矣。

【颜子将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问焉。子曰：『善哉问。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者，不可以损益也。吾恐回与齐侯言黄帝、尧、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农之言。彼激昂内求诸己而不得，则惑矣。不得而闻矣。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已矣。』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妇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详。纡观乎此，然后知后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气之所孕，始于子，立乎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巳，女右去积二十而合。于巳，正阳也，阴实从焉。是故圣人因是而制礼。三天两地，自然之数。妃也，自巳而壬之

，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毓于申。申为三阴，寅为三阳，故年运起焉。日生于甲，月生于庚，日月西东，夫妇之象也。甲统于寅，庚统于申，是故阴阳之合必以正、将以顺性命之理尔。】

【嗟乎！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木得其性而材不可胜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时，故人皆迪智而寿命长。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动违其时，是故残其生、贼其性，而每至于夭折。韩稚有言：钻火变胜之下，父老而慈，子寿而孝。羲轩而降屠屠焉，以相诛灭淫于礼、乱于乐，器薄浇伪，淳风磋矣。而或者谓南地薄残，婚宦及早，而王肃之徒遽取经，谓三十、二十，孔子以为礼之极矣。圣人之制法哉，虽然，景公胡为而不足语邪？彼受弑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爱荼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有一乎。此其所以发为政之问，而孔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诚以景公于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则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轲氏之欲齐王汤武宜也，而公孙鞅遽以帝道说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说邪？亦鞅之所说之帝道贗邪？握巨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盗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颜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群玉之山，平阿无隘，四彻中绳，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册府也。册府所在，庸成是立，故号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方是时，人结绳而用之。其民僮蒙，莫知西东；摩唇蓐食，而莫知其止息；托婴巢中，栖梁陇首，虎豹可尾，虺蜺可蹶，而人无有相媚之心。

实有季子，其性喜淫，淫昼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仪马，而产子，身人也，而尾蹶马，是为三身之国。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则有堂祥、岐母、群怪、大翟；不周山大，则有虎豹、熊罴、蜈蚣，而况又有大者乎？无物不有，而后为天地；无事不具，而后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则非常之故、不虑之变，皆适然而已矣。是以太公有云：『天之为远矣，地之为垢矣，人生其间，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 溱鸿蒙世以为主莫之有七十六圣矣。】

【呜呼！天地之间，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为常，奚物而为怪？通之，则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后怪。始未常识，遇之，皆可为骇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无知，且以孔丘为桀于淑诡眩怪者，而况于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难求于，子不语怪，岂不言邪？正自难言之尔。申生之托狐突，彭生之蛊，齐侯与夫秦谍七日尔。苏荀偃视不受舍，晋枢牛吼，伯有介驰，先民纪载良不少矣。四海之下，两头、四臂、九首

、六足、两口、独目、三身、二体、旁口、反唇、交脰、反踵、马首、狗蹠、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结胸、岐踵、半体、聂耳、毛身、玄骸、贯胸、离耳、无肠、蜚颈、羽民、尾濮、豕喙、狗头、厌火、流鬼，野外义落、刹充物其间。北方有不释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东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残刑之尸。寢居直梦，人死为鬼，岂得谓之无邪？圣人虑天下之徂，于惑也。是故穷天下之故，事物之变，推至道开径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蜮载鬼之类尚笔于经，是岂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见天下之，知鬼神之情状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昏昏，乃复邈邈，务怪，不已殆乎？夫不极其变，则常，固不可名不尽其故，则心固不可保极天下之异，而归之正，则正者不能以复异矣。伯益之所记、齐谐之所识，予正愁其未广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异之一贯，则怪亦常矣。又奚俟于屢而大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圣人以为常，而众人以为怪，是不可不谏也。未信而谏，则人不与。兹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纪，凡六十有六世。

钦定四库全书 路史

卷六～卷九

宋 罗泌 撰

目 录

路史卷六

前纪六

禅通纪

史皇氏

栢皇氏

中皇氏

大庭氏

栗陆氏

路史卷七

前纪七

禅通纪

昆连氏

轩辕氏

赫苏氏

葛天氏

路史卷八

前纪八

禅通纪

尊卢氏

祝诵氏

路史卷九

前纪九

禅通纪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无怀氏

路史卷六

前纪六

禅通纪

史皇氏

仓帝史皇氏，名颡，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上天作令，为百王宪。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𠄎）文字形，位成声具，以相生为字，以正君臣之分，以严父子之仪，以肃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礼乐以兴，刑法以着，为政立教，领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墜之蕴尽矣。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文字备，于以存乎记注，乃着绩，别生、正名、孚号，而升封于介丘，纪文字以昭异世，而文乱日昌矣。

乱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南，书，人禋之。后有仓氏、史氏、侯氏、侯冈氏、夷门氏、仓颡氏。

【呜呼！图出河、书出洛，天墜之所以畀圣人也。而其末流祸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坟典、鼎 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说命，有政典，然后文字亡所不用。既着文字，而六经托。六经之托，圣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后世，句连、苦窳、牢苦毕，而后淫辞诋说始蔓。羨霄块间矣。奇它至目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学，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税。驾文者侮俗，而奸者舞文，至于读易，卜奸、诵诗、扣冢，亡所不至，人皆陞之，而不至所陞者。彼市袄夜哭，谓鬼亡知。吾得信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为皇栢。出搏日之阳，驾六龙，以木纪德。为而不有，应而不求，于正阳之南，是为皇人山。其后为栢、有栢氏，常为皇帝地官。栢亮，又为颡师；栢昭，为帝尝师。尧治天下，有栢成子皋，立为诸侯。尧

授舜，舜授禹。栢成子皋辞为诸侯而畊。逮周之世，有栢囿为太仆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

【学者皆言五运尚矣。自伏羲以来，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间气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谓三十五际者也。而终始之传，乃谓大庭栢皇，悉有所纪，何邪？天墜之大者，在阴阳，而五行为之次。同符合证各象其类，兴亡之策以次相代，岂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几见于下民。圣王感运而兴，必求合德以为之表。】

【昔者黄帝之世，天先见大螭大，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雨金栢阳，禹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汤，代金刃，先生于水，汤曰『金水胜』。『金水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水。及夫武王，火乌流社，武王曰『火气胜』。『火气胜』，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则木类。固相召，箕丽而风，毕动而雨，云从龙，风从虎。其气炎，则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迹，神农、唐尧俱感赤龙，黄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与夫摇光贯月、而颡汤若，有同于券钥者，殆叵信邪？抑又取之刘季断蛇而遂感赤龙，叔达继水而复惊灵迹，顾岂有司之者哉？往哲遗疑，然物之来固可得而知邪。苍姬祖弃，既本迹瑞。偃先汤，修嗣嬴俱膺，玄鸟之祥孰难见哉？嚶嚶草虫，趯趯阜螽，鼃鸣泮隰，螿应渊中，马牝截玉，梧桐断角，承石取铁，毒冒噏，娠临门彩，味蔑嬗在，军皋鼓噎，嬖媿号，母乳洫，匏血动，痼疾发，蚕饵丝，而商弦绝，缘类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狗齿、鹤矢中，汇汇使虎、伸蛇、令豹止搏劳施，蛇守宫、弭螭，螳螂捕蝉，即且甘带，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气。』】

【其生以是，乃或闇乎其数矣。若夫距王而兴，不能复禹之迹者，非道残百年之命，则五神之余气也。纬以八元三百四岁为德，运七百六十岁为代，轨千五百二十岁为天墜，出符四千五百六十岁为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天人相应，若合符节，而正统之论烦结，至于相承失次，共工、嬴秦俱不得筮，而魏、隋、五代仍去仍留，遂使应运之王，当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时。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无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禅之帝也。当是时，人结绳而用之，居皇人山之西，是为螿鄙山。一曰中央氏，后有中央氏、中黄氏。

【封禅有矣。古者五载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禅。封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饘，鞠人之养也，受之于旅，且犹有谢，而况得天下乎？然则历世而来，开山命历、握河登纪者之所以攀嵩缘岱，而对越乎清极，岂苟然耶？固所

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创业，则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历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汤成王而已。他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岂惟惩国度戒诬哉？继世守成，顾无得而谢也。一自夷吾设祥瑞之说距齐君，诸儒为必俟泰平之言。难秦帝而后，中材之主，误其美称，不原其本。苟存华观至一代而数封，中间妄引昌辉，假称莫菴，隳肃然除蒿里以诬渎乎？清宁者，武接于中胤矣。孽臣艳后，秽挺嵩岱，先王之礼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礼，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苟，当平世讲礼戒费行，其所谓代一之举，则嗣君无事于袭为矣。君欲行之，则盍反其本乎？惟母致羊皮、杂貂裘之讥可也，不然，无重发陈庄伯之叹。】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策页，适有嘉瑞，三辰曾辉，五凤异色。都于曲阜，故鲁有大庭氏之库。昔者黄帝于大庭之馆，兹其所矣。治九十载，以火为纪，号曰炎帝。后有大氏、大庭氏。

大填为黄帝师，大山稽为黄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唐勃海姓大、太山稽，世音为泰误。】

【量莫大于齐人，而彼苍为窄。圣人在上，情款通乎人德，惠加乎物，则欣欣焉，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出醴泉，三辰曾辉，五星循轨，歉歉然为圣人延禧而永卜。及有失道，则先出灾患以宪示之，不知自省，又出变异以恐惧之，尚不知变乃弗复告，而谴极以随之，是何数数然邪？】

【昔者泰皇、仓帝、大庭、无怀之时，清明之感上行而际、浮下行而极，故天不爱道，地藏发泄，而人化神。伏羲、神农之世，其民侗，瞑瞑蹢蹢，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黄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职职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难老。末世则不然，烦称文辞而实不效，智譎相诞而情不应，一昏于上而群有歧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长短颡，百疾俱起，盲秃狂伛，万怪偕来，变不虚生，缘应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乐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应之而因以自息，是以称善未几，而昭士已于域门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事，乃至诋符瑞为无有者，皆过激之论也。】

【夫天人之相与，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丽，风雨明晦之变，即吾心之妙用；而饥食渴饮，利用出入，即天墜之机踵也。拱生之谷，同颖之禾，雉鼎之雉，退风之鹁，果何与于丘哉？而孛食星陨，霖震木冰，山崩地震，蜚螻麋蚘，春秋悉与人事杂而识之，是诚何意邪？岂非四灵、三瑞、五害、十辉，靡不萌于念虑之初，天道若远而念虑之至，则象类之见，有不可而遮乎？】

【君高其台，天火为灾；多其下阵，淫水杀人；贱人贵物，豺虎横出；孽嬖专



政，谷果不实；臙致蚁臭，引蝶亘古；犹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无灾而能使灾之不至于害；圣人不能，使天之无异而能使异之不至于灾。雷电以风拔木发屋，而岁以大熟；日食震电，川豕崩，而周以东播惟戒之。不戒尔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祆祥，不胜善政。是故 变异而怵者，未有不兴；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

【汉之武帝放意杀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大乱则已矣。然在当时，旱暵（原文为“ ”）弥年，孛彗数见，顾乃以为偶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马，史不旷纪，则历代之事可知矣。今岁旱矣，而曰天以干封，星孛矣而曰天报德星，是则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为欺邪？恶戏孰能翊翊、夙夜警戒如楚庄者而从之乎？若昔楚庄之莅域也，见天之不见祆、地之不出孽，则祷于山川之神，曰天墜或者其忘不谷乎？若楚庄者可谓上畏天、戒谨于厥躬者矣。是以虽夷君而主盟诸夏，方域大治，子孙长久，此其效焉。行之非人，何伤而自绝哉？】

栗陆氏

栗陆氏，是为栗睦，敖昏勤民，愎谏自用，于是乎民始携。东里子者，贤臣也，谏不行，而醜之，栗陆氏杀之。天下叛之，栗陆氏以亡。后有栗氏、睦氏。

【陈灵公不君，泄冶谏而死，而传称孔子援诗以罪之，予以为非父子之志也。夫春秋书曰『陈杀其大夫泄冶』，盖以章灵公之恶，悼冶之贤，而死不以罪也。迷于传者，乃以为父子罪其直言于淫乱之朝，而以累上书之，失之远矣。窃尝言之，春秋之书可以义推，而不可以例解也。圣人之予夺若权衡，然一参一累自有轻重，权随之而移尔，恶可胶权而求其分两之当哉。称国为讨为累上，此二传之独见，非经意也。】

【诸侯之臣书之策者，无非大夫也。书曰『杀某』，则是杀大夫矣。是故会聘莅事、若盗杀，俱不书大夫。书『杀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当杀也。葵丘之会，齐小白为载书而盟诸侯，其四命曰毋专杀大夫，书杀大夫于春秋，岂复有是者哉？古者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则请之天子命之杀，则杀诸侯不得而专之。周衰，诸侯专恣，大夫之罪未登于杀而辄杀，故未有不书大夫者，惟栾盈良宵不书大夫，以其绝于国也。虽然，书杀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盗、有人、有名、有国，书名者三，书人者七，书国者三十有二。称国以杀者，君杀之；称人者，众杀之而其名贼，则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则不名贼，三大夫者皆由君弑见及，故及其贼之名，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固未有称某君杀一大夫者，则称国杀，为君杀明矣。亦未有众杀之，而书国君杀之。而书人者，泄冶之死，孔宁仪行父实杀之，而书国杀，曰君实杀之也。书曰『大夫是不当杀也』。夫冶致谏其君，而二子请杀之，灵公不禁，是不曰君杀之乎？予

以是知圣人婉笔书之深见，其惜之之尤也。而辩者执左氏之说，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怀宠不去、乱朝之语，是胶柱而求分两者之见也。是后世不忠于君、谋一己之利，而不顾民社存亡者之言也，圣人岂有异于人乎哉？】

【昔者夫子之言：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固当不义，臣不可不争与君。纣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而夫子俱谓之仁。躬丁衰委之代垂老作书，以示劝沮。若冶之忠君死，谊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恶在其为，孔子也；且冶在陈，何宠之足，至于后世有曰『良史』，而佐谬圣人之意，以诬墓鬼者，予于班固见之矣。京房以忠愤死，则以为不度浅深，危言讥刺；晁错以忠谋死，则以为知小谋大，祸发如机；之遇翟义倡义讨贼，则又以为不量力，以陨其宗。是则仗节死义，皆固之不取矣。是则人臣之事其君，必如无口匏、立仗马、不鸣雁，然后为明哲欤。王凤以戚里善政，王章力争以死汉忠也，而曰不量轻重以陷刑狱；王嘉争董贤以死何武谋，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区区以一篲，障江河用，没其身』。夫为人臣，而量轻重以进者，全躯择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将相，可以区区自处哉？故非圣人而率肆诋短，鲜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晔谓固下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为良史。】

赞曰：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圣仓，四目灵光。受河之图，仰观俯察，立我文字，创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闾党之间，以肃尊亲。着绩别生，升中于岱。文治以兴，布祆奚怪。

路史卷七

前纪七

禅通纪

昆连氏

昆连氏，一曰厘连氏，一曰厘蓄氏。昆连者，昏晦之谓也。

【自生民以来，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纪之辟不胜计，予绎路史仅得其五，其五纪则遂亡之矣。有或杂出传记如焱氏、泰氏着于庄子，成氏、素皇氏、内岫（原文“ ”）氏之着于鹖冠子。虽间存一二，而政迹无、灭泐穆稽。然又惧没厥号，因复着之，庶来者得以观焉。易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矣。】

轩辕氏

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权畸、羨审、通塞，于是擅四方，伐山取铜以为刀货，以衡域之轻重，而天下治矣。

赞曰：

禅通着纪，伊予握旋，秉数稽功，一德乘干，地不爱珍。乃权畸羨，制彼货刀，与民通变。称物平施，有无以迁。皇上由尊，大号轩辕。

【轩辕氏，古封禅之帝也。在黄帝氏之前，承学之士乃皆以为即黄帝氏，失厥所谓莫此甚焉。昔蒙庄氏论至德之世，轩辕氏后乃有赫胥，而尊卢、祝融次之，又后乃有伏羲、神农、黄帝，其明着若是。讯诸币款有黄帝金，而又有轩辕金；封禅文识有轩辕氏，而又有黄帝氏，则轩辕自为古帝，信矣。后世惟见史迁纪黄帝名轩辕，更弗复考，于古失之。】

赫苏氏

赫苏氏，是为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时，人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嘻。昼而动，夕而息，渴则求饮，饥则求食。莫知作善而作也。出三入一，惝恍如遗。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况。九洛泰定，爰脱洒于潜山。

后有赫氏、赫胥氏。

【甚矣。人欲之不可从也，求以从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为乐者，失其乐；求为富者，丧其富；求其存者，先得其亡；求荣者，必至于辱；求以为大，未有不先获其小者也。昔者穆王从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继之，秦皇失其欲矣；汉武又继之，汉武复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继之。是何邪？夸与几而已矣。几生于所无，而夸出于不足，皆欲也。】

【位禄名寿，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则既有其位，又有其禄矣。其不足者名，而所无者寿尔，且名之所难及者远，而寿之所不能致者，僊也。于是事四夷，将服远以夸名，而治愈卑。礼方士将求僊以几寿，而身愈乏，尽心力而求之，而名与寿愈不可得也。虽然，服远难也，犹人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僊者，则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为致人之所能，未足为至，必于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后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于欲寿，而求僊之志尤重于服远也。】

【嗟夫！道在迩而求之远，事在易而求之难，惟精惟一，此白昼蜚升法也。羲以是传之炎，炎以是传之黄，尧传舜，舜传禹，小颢、颛顼、高宗、文王、夔龙、益稷、周召、箕盘与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伦不知出此，而乃区区外驰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辕，两骝愈疾，自谓即至而不知其日远也。善乎！周隐遥之告随文曰：『帝王修道速于人臣。』一言之善，万域蒙福。臣之所学非万乘所修，而刘知古亦谓明皇『人主长生与庶人异』。欲得长生，当先道化，人和气洽则僊自致矣。若为庶人之事，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谓知所本者，代之能因是而求。夫所谓精一者，则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神、苦筋骨而与死祸邻哉

？虽然，黄帝之所为不在是，赫胥氏之所为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悞祸不悟，卒至陵迟沙丘，身首不敛，为天下笑。乡使穆王遗祭公之谏，则不获没于祗宫；明皇稽至德之，则不得崩于神龙；武帝苟非狼狽自悔、易危为安，则龙渊之庙不立矣。方东方生之荐药石于帝也，固以为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又道不忧、不得、不然，虽之蓬莱见僊人犹无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鸿言，于是悉罢方士候神人者，每对群臣自叹曩之愚惑，为方士之所欺，则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强为也，必先知道。知道，则人欲轻而民事重矣。』如是则脱洒，曜迹不为难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僊者之丧其欲也，故 绅之学者毋谓太漫，将有嘿而识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权天也。爰 旋穹，作权象。故以葛天为号。其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汤汤乎无能名之，其及乐也，八士捉拑投足、搯尾叩首，角乱之而歌八终。块树瓦缶，武臬从之，是谓广乐。于是封泰山，兴货币，以制数会，故沈滞通、而天下泰矣。

后有葛氏、权氏。

赞曰：

旋穹苍苍，孰测至极。不有圣人，伊谁轨则。无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天，荡荡难名。载民玄鸟，临物之极。八阋兴谣，莫知帝力。

【治者致之道也，无非事也，亦无非教也。梦有占戎，有卜灾，有祈信，有盟，圣人未尝废也。是故无常祀，则淫祀不可胜举矣；无中声，则淫乐不可胜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圣人不废也。抑为之节文尔已。古者未尝无乐也，洪荒之世，圣人出道以应世，各有一代之业，则必有一代之乐也。虽然，乐者治之章，而礼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礼先而乐后，不可易也。】

【八士八终节未尝无，则礼未尝废也。而世之人蔑礼节、隳形体，洿蔑以为行，疇怨以为贤，托音乎聚偻之傍，而罗喷乎父师之侧，曰：『吾为达也。』吾闻无怀、葛天不如是之荡无度也。予尝学论语矣，及微子之篇，见其着周公为鲁公之语，而遂知孔子与三仁八士之心，然后三叹孔门弟子善述圣人之志，而扬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论出处之大致，以仕为通者溺而不止，以隐为高者往而不返，然而特杂是章于间，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为君人者而下以为事君者，发也。】

【为君难，为臣固不易，君臣之间微矣哉。于其所厚者薄，则无不薄矣；亲而可施，则何有贤士大夫哉？二世之残骨肉，六朝之戕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则，必悞狠信任小人矣。剥丧元良，而信崇虎；贼虐谏辅，而任尹谐；与夫信石显，而疑萧传；任裴龄而绌陆贽，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圣人

不去邪。是故子言卫灵公之无道，犹且彷徨于其域，知此则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绌或处，孔子之去齐去鲁，乐师之适齐适楚，八士之着于是列皆可知矣。故旧无大故，犹不可弃，则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备也，一人或过，其可求备而去乎？知是，则接輿、沮、溺、晨门、荷蓑有可得而议矣。于戏山林之士，岂止于不知反哉？而世又有无故宅岭，称慕巢许，以达者。中南、少室，皆为快捷方式，大有佳趣，岂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许之事，予无信焉，且不仕无义可也，长幼之节如之何其废之夷？俟之态骨，尝见于原壤矣。】

【然则数之贼而叩之杖，是乃圣人之隐也，彼阮籍、韦高、王澄胡母辅之之徒，复何为邪？讥山甫、姍文王，譏髀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庄周不如是也，而况无怀之与葛天氏乎？晋室之为夷，南北之纷更，皆由此徒出矣，而何任达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礼而后其乐。乐者混濶之竟，而礼者人之城也。礼胜则愚，故乐以生之；乐胜则流，故礼以守之。礼也者，所以严分而防佚者也。苟严矣，何慢之足忧？苟防矣，何乱之足病！彼箕踞、裸裎、托言为达其祸已，不可胜言矣，非直圣人病之，俾门役，莫不以为病也。诗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死矣，在所可弃矣，而犹苞以白茅，何耶？死恶其污于地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厝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礼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获罪于圣人也。】

## 路史卷八

### 前纪八

### 禅通纪

### 尊卢氏

尊卢氏，是为宗卢。其立政也，官天墜、府万物，葺天下之故，惟以币行。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扬和，以顺天下，而世用宁焉。治九十余载，位台之阳，葬于浮肺山之阴。

后有尊氏、尊卢氏、氏。

【自余季甫志学邃通三经，且待且业，未尝终日三商不属意，于是史也。访博士、适异书、讯旅人、求金石之遗豫。是有益，虽奴、客必师。不知祈寒溽暑之为毒，于衡湘得云阳之从，于广都得盘古之祀，于冯翊得史皇之墓，于蓝田得尊卢之采，于衡山得祝融之，于长安得阴康之冢，于肺山得华胥之封，于黄龙得女娲之碣，于茶水得炎帝之陵，于峨眉得黄帝之窟，于雒得帝鸿之坊，于云阳得少昊之埽，于成阳得庆都之，于大山得有虞之文，于陈仓得娥盲之殍，于商于得女英之塋，于杼山得夏后之铭——何多邪？独怪刘子政说汤无葬处

，而崔駰、薛瓚俱云济阴亳县今有汤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东三里，高七尺。』韩婴所谓帝乙墓者，何谓无邪？按伏韬北征，记博望城内有汤、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国蒙县北、薄伐城中有汤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内有故冢，方城宜其为是，而记乃称王子乔墓。亳之汤冢，已氏之伊尹冢，颜籀亦固疑之，爰求征地，则又别有汤冢。汉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长卿按录水灾行汤冢者，于汉隶扶风地，有汤池征陌，何谓无邪？然汤之都亳，与葛比，似亦不在兹土。及考秦宁公本纪，『二年伐汤，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则知周穆桓之时，别自有汤，亦号亳王，为秦所灭，乃西戎之君，葬于征者，而非成汤之墓。继观圣贤成冢记，则汤之冢后魏天賜中已圯矣。铭言二千年困于恩，其明器悉为河东张恩之于河，是知成汤之窆久矣。无没至是，已不复存，子政之言为不苟矣。于戏太古尊卢、祝融、阴康、华胥之陵尚犹历历可知，如此，而成汤之臧不寿独何欤？良可叹也。】

祝诵氏

祝诵氏，一曰祝龢，是为祝融。未有耆谷，无所造作，师于广寿，以毓其德。刑罚未施，而民劝化三纲、正九畴序，是以天下洽和，万物咸若。

于是听弇州之鸣鸟，以为乐歌，作乐属绩，以通伦类、谐神明，而和人声，是以耳目为之节文也。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因以为谓。

都于会，故郑为祝融之墟。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阳，是以谓祝融峰也。

后有祝氏、融氏、宗氏、祝龢氏。

赞曰：

伊古祝融，人萌揄乐。刑赏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声，庸致乐歌，乐希属绩，是为祝龢。以谐人神，以通伦类。顺火开祥，肇称炎帝。承师毓德，三纲以平，万物自若，天衢总清。

【为治而至于乐，然后可以为備矣。乐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墜同体，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不自外入，一蔽于物，则浸淫畔肆，滑丧其天，以至穷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气心知之性，而哀乐喜怒之无常，五綦六凿坏之于外，无以为之节也。】

【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为之节，以乐其所自生。而反其朔乐者，人之节，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着金石、丝竹，无自鸣之声也；羽旄干戚，无自动之容也。藏之于无，出之于虚，必有所缘者矣。声嗟气叹，此天籁之自鸣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机之自动者也。具之于心，作之于气，必有寓者矣。人藏其心，不可测度，而忧喜忿鬱感发于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圣人难免，而治天下本之于心，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作乐以应天，深入教化于民，循数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乐之伦合德矣

。随之以节义，达之以事业，起居视听，事从兄，凡所以行而乐之者，一不外是。夫然。】

【故至龠日以积，而乖争之念消；至顺日以积，而拂戾之气泯。五官七体毕，顺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莫不相和，而不相倍。诗以志之，书以着之，易以通之，礼以体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从，五者道，故得阴阳序次，声动气随，而物，而乐成矣。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旁魄，飒飒驿驿，而庶物之露生。天墜之德产，莫不诱然，皆作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浹于骨髓之间，而固其肌肤之会，鼓舞品汇，陶冶姓族，而不自知。故中声发越，而塞于天墜之间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龠中声，自至而然也。中声者，一性之龠，而与天墜八方之气相为；流通者也，人为之主，而情为之本，律为之用，而器为之居。六间六始，所以为之用金石、丝竹、陶匏、草木，则所以为之居也。】

【升歌下筦，贵人声也，歌钟在左，歌盘在右，人声之饮也，而五声以为之。侑宫肩信，而意；征肩礼，而神；龠肩仁，而魂；商肩义，而魄；羽肩智，而志。宫弘一舒，征以疾，龠防而约，商散而明，羽展而虚。变宫生征，变征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龠，变龠生宫，而五音之气协矣。五音协，而五运之气平，五纬之行正，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气得矣。黄钟者，律之本，而中正者，历之源也。在律为声，在历为气，以故律历同起。冬至声生于三始，而历原于三统，以故黄钟之律，本于三寸；三吕之为，三十有六三，律之为，四十有二，而黄钟之本立矣。六始为律，六间为吕，律准干，吕准坤。是故六阳乘位，而始于复；六阴乘位，而始于垢。阴成于坤，阳成于干。干卦巳，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

【亥者，乾坤之交，阴之极，而阳之所繇始也。引于申，该于亥，是故亥为阳，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芰，皆自始矣。干为大赤，坤为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孩于亥，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干，而三白生乾坤，媿于亥而三统出。是故乐由阳来，而水化律，有五声十二律之变，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数制矣。因而六之当，期之日致矣。】

【气不顿进，律无独成奏，黄钟歌，大吕奏，大簇歌，应钟以合声也。听乐均权，土灰度晷，景候钟律，以谐气也。声合，而后神示之降出可期；气谐，而后阴阳之进退可效，相生相化。轻者，黜之；重者，濂之；畸者，我之；讹者，削之；而五运、六气、九宫、四治之难去矣。体用相权，弥纶布，于以退乎不正之气，而召乎不及之气。是故春宫秋律，而百卉凋；冬宫夏苓，犹寓之造化而取之也。】

【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日纪六甲，辰纪五子，八卦纳甲，而土日通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隐焉。是故以声召气，以律定历，取八方之全声，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墜之龠命，乖别之妖，而敌情之胜负、马步之多少，悉未逆而知之。】

【同声相应，物之情也。是故杀气并而音尚宫，武王纘，纘之必败；南风委而死声至，师旷必楚之。无功七六之丝合，而爱国之气成四寸之管来，而八方之风至充之者，足以移民风、而化民俗。闻之者有以考其德，而知其治，英茎弗得弗弗古。探五行之妙用，竭万物之英华，着其素而直其情，以之节事而治容，彻志之孳，解心之繆，去德之素，达道之塞，是以阳不究而阴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貌正而气得，气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齐，色齐而天下化。】

【空窾之室，厝胃之伏，关鬲之拟，浑涵冰结之处，随其元而充之无，细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于鸟兽之声，犹悉关于乐律。大昭、小鸣四时迭起，而协气熏蒸，嘉生殖祉，地纪天瑞，诸福之物皆不约而自至。若方诸之水圆，鑿之火缘，类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又岂复歛敛衍、郁振窳竭怒者患哉？】

【祝诵氏之属绩，朱襄氏之来阴，阴康氏之来龠，伏羲氏之立基，神农氏之扶犁，黄帝氏之云门，少好事之九渊，高阳氏之承云，高辛氏之六厉，尧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墜之中以发人之抑。道人之伏，达人之慧，而为政之平，则凡以得乎人声之龠而已。故清録一奏，而凤凰翳日；箫韶九成，而百兽率舞。其然也。】

【三五以降，醇浇而伪，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诈，与物敌矣。天墜之元，时至之气始，离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谓乐，不过留意钟鼓巢产之声，缀兆疾徐之文，纪铿锵，着节奏，倣诡殊瑰为弥文，烦饰而已。 逻辑，进俯退俯，欲其召龠气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寿命，是为齐讴而希楚，和吴歛而几越，应不已难矣。下迨列国，曹奢魏，陈汰唐忧，无足言者。桑间濮上，流连荒亡之音，作而君骄，而政散、民流、官坏，而不可系止。烦等淫声，恹心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际，干戈日寻，魂为燕氛，魄化魏土，而凄怨之声入于匏管，轻生败伦，贼君弃父，而变逆之音出于金石，三纲沦，六纪坠，遯情伤化，惟不能当于天心，是以袄沴灾眚，百济俱起，而鼓师三饭寄，遯河海至，不可以为国。千锤作大吕铸，而内益乱。新声兴，巫音起，而君愈卑志，惟焦杀，求其所谓一唱而三叹，何可得邪？】

【汉魏而来，情文俱泯，人狙辞狎，而声匪纯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陈郑声。于枫庭升胡部，于堂上迎神带，邊曲宫案，次熊罴而房中之乐，则惟恐淫哇



之不闻，变态之不新也。不中其声，名器随变，既声有余于数，则更从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则益之以二变。合十二律而不协，则载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呗，娄罗悦般，而风雅进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减，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八卦未尝增也。二变不得，而应声增；四清不合，而子声起；七五音，而八律吕，岂本尔邪？是则虽有黄钟大吕之声、商鞀征羽之器以旋宫，则不得其变以迎气，则不得其平中声，何自而得哉？中声失，则律无当；律无当，则乐不比；乐不比，则情文俱泯；情文既泯，而旋宫之制、迎气之律，其能以独正乎？是使后世议者，见先王之所以为乐，古犹今也。陶匏革竹之器，搏拊嘎击之用，古犹今也。其所谓八风十二律，未必不与人齐；而其所谓麟凤龟龙，其去人也远也。是始疑先王之事为是夸言，盖不知理之宜然，而无足怪者。】

【夫有恢荡之音者，有荣怀之庆；有和平之声者，有蕃殖之财。淫厉而哀万宝常，所以知隋之不久。宫出不反，王令言，所以卜炀之无回，宫离不属，商乱而暴，而子宪识明皇之播宫不召，商鞀与征戾而嗣真，明章怀之废王，仁裕耳。黄钟有争斗之事，裴知古聆庙乐，当庆赐之行，发于其声，害于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龙舟五更之声作，而国不可游；胡戎无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除爱水断苦轮之歌奋，而台城没，打沙锣、振铜钹之伎进，而屈茨恤。】

【故乐也者，天隆之合也。其形变者，心亦随其志变者，声亦绝发于芴，应于遐邈，虽圣人不能抑也。亡国戮民，非无乐也，而不乐其乐。盖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趋数傲辟，烦戾滥溺，此乱国之所好、而哀姓之所乐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动不存乎体，此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柔之动不存乎体，此乱世之风也。』治世之君以道胜欲，故其音安以乐，雅颂之作政，其有不和乎？乱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郑卫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异，异音，音异，异政，然则亡国之君眩惑转易，刑政纷纠，岂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

【故君子之听声不徒，铿锵节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己之志也。天隆之间，温乎其和者，无非乐也。而得之者，异取夷则之羽不兴嘉庆i门黄钟之宫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备声必有大功斯可制乐，此先王之所恃以籥也。故有乐备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岂惟不足乐哉？】

【鲁庄公国小钟大，而曹刖方请图之。齐桓公谋以大钟，而鲍叔且以为过，况不有功者乎？方晋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晋侯惧而退入于房至着雝而病，卜之，祟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台，欲作清鞀，师旷以为黄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暝臣请辞，公弗听，作之，飘瀑总至，发屋乱豆，平公恐伏

，晋国大旱。夫清醜非固能变，而桑林非固真能崇也，盖先王所以持礼乐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乱。故其衰也，邦君、诸侯一越用之，则魄夺气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乐也者，始于惧惧，故崇；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矣。癘病之生，赤地之变，将非恐惧之所致邪？故乐之足恃也如此。】

【夫国有饥，主不殄；国有冻，君不裘。有九年之穡，而后天子食备味日举以乐诸侯食珍不失钟鼓之悬是故草木未若则不烦钟鼓之声文德未敷则不必干羽之容钟鼓干羽，固饰龠之具尔彼杜诜之所言张文收之所请唐太宗每折而不许者亦以谓百姓安乐则金石自畅乐在人龠有不在乎声也。何后世不明乎此，乃复胶意思、于区区之累黍以祈中乎龠气不已乎？夫丝固不足以制声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蕤宾下声大吕，八八左旋，终于中吕，此班固之所本也。应钟声下大吕，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纪清浊之变也。其曰：黄钟未必，果非大吕也。其曰应钟未必，果非无射也。】

【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绳准无所施，而平直之运无所逃，此不共之术也；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以声应，此不传之道也。游心乎众虚之间，而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诏其子；放乎事物形气之表，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干之铜，三如干之炭，同时鼓之，铸三黄钟，声不同也，而况尖圆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数以为正祇，以惑也，以至崇宁之初，魏汉津制指尺，于是上悼黍之非度，谋以声而定律，而典乐之臣莫能以也。】

【夫以神瞽定律，必考中声，亦不过因其自然而道之，岂河内无真葭、而上党无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弦尔，虽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黄帝、伯禹，冲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显遂，若以齐纬、随广、叔宝之徒度之，固不能损荒陋而广正之也。凤鸣岗，众鸟从，鹤在阴，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果敢不足以相宾；有其情而皮毛，色泽不足以相使者，必也。】

【以仁为恩，使天下无不亲；以义为理，使天下无不宜。残虐、暴横不见乎其下，忧愁、忿鬱不作乎其下，黄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农工商无或失所，然后本之性情，稽之度数，修五府，龠三事，以为之理，合生气之龠，道五常之行，取仁义道德之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韵。布挥而不泄，幽昏而无声，以为之用，应之以人，顺之以天，内以正其志，外以达其情。广不容奸，狭不留欲，而邪污淫辟之气无自而接上，以着泰始下，以善民心，异文而合爱，穷本而知变。故考之于文，则文足论，而不詖；发之于均，则均足乐而不流听。斯喜喜，斯畅畅，斯达达，斯反莫不鲜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于新君子

，以益厚小人，以无悔而治道，达矣。】

【举鼎移梁，乐以邪郤。春畊秋获，休以聆。是故诸侯勤治，息以钟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竽瑟。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固非有血气者之所能也，圣王岂固不为乐哉？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阒。入门金作以示情也，升歌清庙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重华聆钟石而传夏，伊贲在乐音而归亳。朱干玉戚，夏钥序典，岂徒乐而已邪？】

【韶用于齐，八佾舞于家庭，世之人无或非之，是徒见声音、节奏之可乐而已。至孔子，则不忍见而闻之，是盖不徇其情，不丧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不以礼也。雝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为辟公，天子穆穆奚为而起。三家之堂，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其已久矣。设两观，乘大路，朱干设锡冕，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宫悬而祭白牲。此天子之礼，子家驹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则臣下化之而动于恶，何尤乎？】

【故礼也者，乐之大本也。豢豕为醴，非以贾，祸也。而狱讼以繁，化蚕为裕，非以为夺也，而钳益众。是故钟鼓诚设，（疑为“筮”）豆有践，而百拜之不至，则宁酸而不饮；十献之不至，则宁干而不品。酒酣耳热，拔剑击柱，安知天子之尊？蹠脚弄目，筋斗裸逐，夫又安知名教之乐邪？当此之时，而乐几祸矣。是故君子穷其起，谨其示，哀乐之分，必以礼。故礼者，挈裘领拙，五指而顿之，顺者不胜数也。】

【礼作乎外、而生乎内者也，乐作乎内、而动乎外者也。礼以治外，则见而知；乐以反内，则闻而知。见而知者，观而化闻，而知者感而化。故礼乐者，观感之术，而不可以偏废也。礼交动乎上，乐交作乎下，而观感之道得矣。礼极中，乐极和，中和之本，率于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国戮民，惟于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后外此身，以求礼乐而礼乐益远矣。故曰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成。化不时，为无乐也；男女无辨，为无礼也。夏殷之礼，吾能言之，而乐不及礼具而乐存也。鲤趋过庭，讯以学礼，而乐不告，乐必夫自得也。颜子为邦，终之韶舞。虞帝教胄，先之典乐，非无诗礼也，立于礼，则成于乐矣。】

【乐需礼，而立礼非乐不成。是故兴世则礼乐之形实，而人因器以达本。世不足以明道，则礼乐之用为虚；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礼恃乐，伤天地损人民，所以悖理而害政者至矣。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达，而欲人之兴，让务本国富家给，是浊源而求清流，虽十舜不能矣。故曰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是何有司请定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于礼乐则云不敢？是敢于法杀人，而不敢于礼乐惠人也。必以俎豆、管钥之间，小不备绝而不事，是去小不备而就大

不备也。此汉之礼乐之所以为可恨，而张奋之所以叹郁，可不惧乎？】

路史卷九

前纪九

禅通纪

昊英氏

昊英氏，或曰子英。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与杀兽。人民少，而木、兽众。人帝之世，不麋不卵，官毋共备之劳，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阶，王以时异也。伐木者，衣薪之世也。

后有昊氏。

【太上无名，其次有为，而名从之；其次名先，而实后。名先而实后，名先实后而名实难矣。是故为善无近，名中失而事过当，名尊而实可泊，君子不为也。有为，皆善，而孰为善邪？温良恭俭，明允笃诚，人与我以是名邪？何裼裼然击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为也，有心则伪，而一失之矣。】

【上世亲死，则内之沟，它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蛄之，心与目会，而泚达于颡，于是反累裯而掩之。掩之诚也，非为俭，非为奢也。掩之矣而土亲肤也，于是厚衣之薪，而棺椁兴焉。盖孝子仁人之掩其亲，苟可以致其诚者，亡不至也。丧三日而殓，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天子七种，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为观美也，彼藏千金之璧者，缙衣十袭，匣户九扃，斋沐而出之，犹以未也，况于亲？】

【伏羲人帝之时，非无供备之劳者，死皆用椁，岂固是弥文哉？而墨子曰『尧舜之丧，衣衾三领，窆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丧，桐棺三寸，蘧蔭以敛，余壤为垆』。吁可谓俭乎？尧、舜、禹不如是也，下铜三泉，上南山，金玉城阙，水银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贫也。虽然，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动一国，属修士；修士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古之数也。惟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以总，不以画，行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已事而踰，若无丧者，此之谓至辱。是则舜、禹若启，以刑余罪人丧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亲也。且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墨之治丧也，以泊为其道也，恶足以为俭？中古之制，圣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玦敛，而孔子丽级，岂虑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犹欲明死者无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

【嗟夫！俭者，一善之名，圣人御世之宝也。在乎内不在乎其外，何说者之譚？尧舜举狗外，而反卑之也。且怵戒涂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阶三尺者，由

余穷邦之陋风，户不扉，葢茨不剪，此楚之交子、鲁之周子鄙习也。而尧居衢室之宫，垂衣褰幅，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见群后，带幅舄而入觐者，若众星之拱极；舜游岩廊之上，被袵衣鼓，五弦绘日月于常备，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烂如也。出闻鼗和，动有环佩，步趋中，于荃招之节，尧舜之备物也如此，而恶有所谓土阶三尺、茅茨不剪、欲涂而怵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污俗之所以相欺也。】

【人之言曰，天子无老夫食，则太牢而加珍服，则五采而饰玉，坐设章容黼扆，而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越席以养安，载皋苙以养鼻，错衡以养目，和鼗以养耳。三公奉轭，诸伯持轮，居如大神，动如天地，扶老养衰，渠有善于此者。彼桀纣之奢而亡也，则戒奢者有礼存焉。】

【今也覽四海之赋，受九垓之经，入而茅茨土阶，欲以涂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玉则改行，旗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而污世之人不通于礼，处尊而偪贱，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穷天之产、罄地之毛，而为圉隶，监门之奉亦难乎为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房无施其族党，上不丰其宗，祭而曰：『吾以是为俭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过当，名尊而实可泊，君子不为，而况唐虞与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载上世，人固多难，有圣人者，教之巢居，冬则营窟，夏则居巢。未有火化，搏兽而食，凿井而饮。秸以为蓐，以辟其难。而人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木处巔，风生燥，颠伤、燥夭。于是有圣人焉，教之编槿，而卢缉，而扉填涂翳，以违其高卑之患；而违风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号有巢氏。驾六龙，从日月，是曰古皇。龟龙效，图书畀，于是文成而天下治。

其为政也，授而弗恶，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礼臣而贵，仕之专而不享。欲削之权，惧而生变，有巢氏遂亡。居于鬻及盘领。

后有巢氏。巢父友许繇、樊竖。繇居沛泽，其道日光，尧朝焉，而道之。父适闻之，洗耳于频。竖方饮其牛，乃欧而还。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夺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于千金，一命之士不登于，三命繇庶而止有不足者。是故圣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厌服之，然后小大罔敢不壹于正。在易之观，神道设教；礼者，圣人之神道也。五之履显，以中正而观天下。以中正观天下，故下观而化之。然而上且观其可乐之生，而有駘駘之志，是以观盥而不观荐。孔子曰：『圣人患礼之莫尚于祭。』祭祀之礼，爵先盥灌而后荐盥者，敬之始也。荐者，礼之末也。荐备物而盥无有焉，观盥而不观荐，取虚诚以着信也。是以有孚颺若无器，而人自趋，不言

而信，自谕爵赏，刑政有设而不用矣。岂复侵阳之事乎哉？】

【吾尝原易之所以消长者矣。】

【一阳上长，复；二阳上长，临；三阳上长，泰；四阳上长，壮；五阳上长，夬；君子道长之时也。一阴上长，姤；二阴上长，遁；三阴上长，否；四阴上长，观；五阴上长，剥；小人势长之时也。五阳之卦，皆述君子，姤、遁、否、剥各戒小人，而观之象有不言焉。观，八月之卦也，而临卦其前方。临之时，刚浸而长，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祸于微而防患于未萌也。】

【瓜瓞，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则不能上者也。杞包于瓜，渐引上也。干中姤长，而五乃包瓜，戒其进也。进之不戒，得亡丧乎。自九二丧，而遁始于无臣；九五丧，而剥始无君。初系金柅，则何进之足忧？金，坚物也；柅，制动者也。故曰利用于坚，制之防，戒之至，计也。方阳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复也，以一而有余，此盛衰之势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极盛；不极，则衰不生；衰不极，则盛不成。】

【自阳之不继，而后复生之。阴之不继，而后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阴遇妃，故初六曰：『龙化于蛇，或潜于洼。』兹孽之牙，象不可与长也。所谓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名之以女焉。复之卦也，一阳反始，故初七曰：『龙潜于神，复以存神。』渊兮、无畛、操兮、无垠，象可与致用也。反始际变，静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闭关，不可以有为也。君子之道始于复，而成于泰，泰而临，临而复，则能见天地之心矣。泰而不复，则荐之大壮，乃决之以五阳之夬，以反接乎六阳之干。又不能决，则极而无继。继极而无继，则小人出焉。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势始于姤，而成于否。自是而退，则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顺，自是而进，则至于观而利宾。于王此观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以观我生而进退也。且姤与遁、否，小人道长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其利也；有其利而无其利势，不能反也。】

【至观之时，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临之。以临之又能观我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观而化之。苟观又莫之能正，则进而至于剥矣。剥极而无继，则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复。戏农，炎黄，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故七七曰：『数穷致剥而终。』象曰：『致剥而终，亦不知变也。』夫小人之为剥，岂惟易之忧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于乎外而卒乎内，未有不然而也。】

【诗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频上失其道』此剥之所以起也。诗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乱之生也』。无穷而剥之进也，不已，则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诗云：『溥斯害矣。』职况斯弘不灾我，躬其斯之谓欤？恶戏明王先戒于姤，初庸主犹忘于剥，庐方萌于用，而致戒焉。或者谓早计也，一日切近灾矣。泰早乎，圣人之于易胡为，而小人之详邪？小人无樽者也，其所以加乎

尔者，特 隙而已矣。苟动而中正，不显其符，俾无隙之可 ， 则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观之神道设教，以中正观天下，畴克尔。夫有观之位而不知变，又不能顺巽中正以观焉。以至于剥者，其惟有巢氏乎？岂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闾，曷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疢痲。乃令士达作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

后有朱襄氏。

【乐者，阴阳之和也。圣人者，协阴阳之声，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乐之本和者也。琴统阴，以阳佐阴，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备琴瑟诸侯，则有瑟而无琴，燕礼登歌有而已，所以别于王也。瑟惟阴也，故朱襄鼓五弦之瑟，而群阴来；琴惟阳也，故虞氏鼓无弦之琴，而南风至。阴阳之应，各从其类，是以伯牙鼓琴而马仰秣，瓠巴鼓瑟而鱼出听。鱼，水物；而马，火物，以类应也。杨泉曰：『琴欲高张，瑟欲下声，数不踰。』琴以佐阳也，阳主生，故其情喜；阴主杀，故其情悲。阴阳并毘，则寒暑不成，而四时忒矣。此帝女鼓瑟所以动阴声，而悲不能克也。故乐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术调鼎，以鼎调乐，乐和而玉烛调矣。诗云：『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此古之君子无故之所以不彻欤？】

无怀氏

赞曰：

惟彼无怀，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动作，心无好恶。彘犬相闻，龟龙以格。登代降云，勒坚昭示。孰曰无怀，聿臻文辞。

【孰谓王通之不知礼乎？通之言曰：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

【封禅之礼，岂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费也。封禅帝王之盛礼也，历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爱其礼也。昔孔子之论述六艺传也，略言观。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者，七十有余君矣。而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掌。子张问十世，子曰，虽百世可知也。何独于禘而不知哉？直不欲观之尔。夏殷之礼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质也；不足质者，文献不足故也文者，夏时之类；献，谓老成之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则吾能质之矣。故曰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伤可致而不得致也。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见，而不升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

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禅，盖近之矣。禋柴之礼，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时，迈之诗。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则成王褒神之对见矣。恶得谓之非古邪？且屈说者，尚何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哉？】

【燔柴于泰坛，埋于泰圻，此封山之礼也。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此封禅之事也。谓之无经见邪？昔舜类于上帝，而又初载之狩，柴燔岱宗，封禅之礼，莫此为盛矣。谓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禅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仁，殃汤用之而，岂刑罪邪？】

【季氏旅于泰山，子曰：『恶乎鲁，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犹曰泰山必不歆于季氏也。旅封禅之细也，三家之僭乎公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

【齐小白既伯，会诸侯于葵丘，因谋封禅。管仲曰：『古之封禅，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识者，十有二：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唐尧氏封泰山禅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公曰：『寡人东救徐、存鲁、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战率服者，三十有一国；北伐山戎，过孤竹，剌令支破屠；河西拘秦夏，涉鸣沙，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于沛。东马句车，越大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不庾，至邵陵，升熊山而望江汉。九合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仲乃设以辞曰：『古之封禅，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翊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致者，十有五。今凤凰不来，而鸱梟比至；嘉谷不生，而藜藿茂庶。神不格守，龟不兆，而欲封禅，无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为其有颠溺也。』司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将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于人一等矣。恶戏无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为封禅，巡狩之事岂不可行邪？】

【秦汉而下，势不可行也。古礼之名存者，惟封禅矣人去之乎？方汉家之为封禅，太史公自以不得从事其间，发愤而卒子迁返使，适遭河洛，把腕啜清，直以不得从行，为命诚以希阔之不可幸也。乡使始皇能下车请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宫室，而不至上象天极。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于黷武穷边；立谤木，而不至诽者捕死。躬尧舜之行，蹈颡啜之为，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额，忻忻然愿世以为君，然后备菹楷飧，蒲车蹶凌，兢而封禅乎？天地不亦美哉？世无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禅之非也。】

钦定四库全书 路史

卷十～卷十三



宋 罗泌 撰

目 录

路史卷十

后纪一

禅通纪

太昊纪上

路史卷十一

后纪二

禅通纪

太昊纪下

路史卷十二

后纪三

禅通纪

炎帝

路史卷十三

后纪四

禅通纪

炎帝纪下

路史卷十

后纪一

禅通纪

太昊纪上

太昊伏羲氏，方牙，一曰苍牙，风姓，是为春皇，包羲，亦号天皇、人帝、皇雄氏，苍精之君也。

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尝暨叔嫪，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跲之。意有所动，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岁，以十月四日降神，德亥之应，故谓曰岁。

生于仇夷，长于起城，龙身牛首，渠肩达掖，山准日角，竅目珠，骏毫翁鬣，龙唇龟齿。长久尺有一寸，望之广，视之专。

继天出震，聪明睿智，盖承岁而王以立治纪，而万世循用之。肇修文教，为百王典以载德。自木，木实丽，东道不可尚，同乎元气，是偁太昊。得乎中央，别而全宿，而有成因号伏羲，自有句而应世，故又曰有句氏。

方是时也，天下多兽，教人以猎，豢育牺牲，服牛乘马，草鞮皮，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而下服度。天出文章，河出马图，于是观象于天，效法于地，近

参乎身，远取诸物。兆三画、着八卦，以逆阴阳之征，以顺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君、民、事，则阴、阳、家、国之事始明焉。

征显阐幽、章往察来，于是申六画，作十言，以明阴阳之中，以厚君民之德，于以洗心，退藏于密。观象之变、爻之动，于是穷天墜之用，极数之原，叁天两地，而倚数以成变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以尽生生之理，而天墜之蕴尽矣。

所谓先天易也，原始反终，神明幽赞，于是神蓍着地，灵龟出洛，乃穷天墜之蹟，极天下之动。以龟为策，以蓍为筮，献南占之一十八变而成卦，以断天下之吉凶。出言惟辞，制器惟象，动作惟变，卜筮惟占，政治小大，无废取于易者。紵离象法，螯狐作，为罔罟以畋以鱼，化蚕桑为總帛，因罔罟以制都市，给其衣服。龔龙时瑞，因以龙纪官，百师服，皆以龙名作，为龙书，以立制号而同文。稽夬象，肇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文籍由是兴矣。

于是尽地之制，分壤时谷，以利国用。必不自圣庸，委师于宛华，爰兴神鼎，制郊禘。即命臣芒庖牺，登螯使鬼物，以致群祠，而升荐之。正姓，通媒妁，以重万民之丽。丽皮荐之，以严其礼，示合姓之难，拼人情之不渎。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聚天下之铜，仰视俯观以为棘币好，员法天肉，方法地，以轻重，以通有亡。察六气、审阴阳，以赉之身，而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于是尝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乃因甲录，合五纬、建五气、消息祸福，以为之元。命潜龙氏筮之，乃迎日推策、相刚，建造甲子，以命岁、时。配天为干，配地为枝，枝干配类，以网维乎四象。故情伪相感，而星辰以顺则。岁、日、月、时亡，易于作旋，盖着躔舍，立九部而民易理。于是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以验其符；矢正爻以配气，置重爻以抵日、以作甲历。岁建寅，甲日、寅辰。

木盛于卯，以卯之辰升，敷教之台，听八风，民授始。谓君资于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乃绌神明，开肺意、举六佐，以自策。

命金提俗、指苦盖、谨窖臧，视之未居者，借力成之，以靖敷民。

命鸟明建方泐窾、木绝港道，以济不通。奠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视地之圻、物之伙，其争日大，势不可以偏制而独任，于是经国谋贤，以极治寄，而罔灋制，故不虑不图而人正。

命视冒为眚，志灾恶、察虚实、居百，以平民。

命纪侗中职，定于中邦，仲起司陆，阳侯司海。六佐职，而天墜位；阴阳得，乃体春。明刑政，修兵仗，以威怀。蹇修为士，以之御败，而下情至。

于是穌率万民，平水土，道泉原，因水居方，而置城邑。

百令具举，乃命蜚龙氏职图父，因尊事以为礼仪，而天下治。长离徠翔【三坟云：因凤来而作乐。长离者，凤也。】，爰作荒乐，歌扶徠、咏网罟，以镇天下之人，命曰立其。【以立基为立本，大渊为大泉，皆唐人避国讳。】斲桐为七尺二寸之琴，绳丝以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离，徽天音、捺驾辨，以通神明之况，以合天人之龢；絙桑为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灼土为埴：而礼乐于是兴焉。

负方州、抱员天，体泰，乙统干元，绍天体寂，明一垂策。寢方而枕绳，荡乎亡竟以因应，而觉悟乎天墜之间，不是贤而非愚，不沽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上亡求欲于下，下亡干进于上。是以百姓足，而宇宙洪宁；官亡共备之民，而死不用郭。鸟兽虫蛇，怀于爪毒。阴阳之所雝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之戾物伤民积者，绝止之。是以事简民纯，亡言而化，天下之人浮游罔养，而莫知所如往。臣子以顺，君亲以尊，故星宿温润而鬼神受职，功揆上下、洞八方而后世不可及也。

乃封泰山禅云云，以昭姓考瑞而曾报。在治百六十有四载。

落，而女弟 媧立。【字与包同。】年百九十有四，葬山阳，都与宛丘，故陈惟太昊之虚。始其父没，华胥死之，葬覆车之源。厥妃殒洛，是为洛神，代所谓伏妃者。【即虞妃，汉书音义如淳，以为伏羲之女，溺洛而死，为落水之神。非也，明曰虞妃，岂女哉？】

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夆处于巴，是生巴人。巴灭，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赤狄巴氏服四姓，为廩君。有巴氏、务相氏。

黄帝应代有风后为之相，因八卦设九宫，以安营垒，次定万民之龢。黄帝灭蚩尤，徽猷多本于后尤，北复以其轻剿，其余于辘谷。人赖其利，遂世祀之，是为金山之神。谥封其后于任，锡之巴姓，黄帝之孙任巴，实归【是生帝魁。】。其在唐虞，俱有封土，书缺不见。夏后氏之初，封之庖，为姁姓。邈周之兴，武王复其后于宿，后有密宿、须句、颛臿，邑于沛上，寔典太昊之祀，以为东蒙主。是以季氏将伐颛臿，而孔子伤之。须句后为陈所并，鲁复取之。而宿之后则迁于宋，俱不复见。

后有风氏、佩氏、 氏、羲氏、希氏、包氏、庖氏、 氏、鲍氏、臿氏、颛臿氏、东氏、东蒙氏、胸氏、任氏、姁氏、宿氏、罔氏、伏氏、虞氏、宓氏、密氏、服氏。

帝之弟郝骨氏为帝，立制，其裔孙子期，帝乙封之太原之郝。后有郝氏、郝骨氏。

赞曰：

泰始云远，圣人成能。出包应世，书契代绳。肇修文教，以立治纪。经域奠部，畋渔棘币。原始反终，分躔画卦。消息甲乙，以成变化。升降礼乐，教而不殊。道凝体寂，云自苍梧。负方抱员，明一坐策。不虑不图，鬼神受职。爰兴神鼎，封岱禅云。万世允赖，若稽三坟。

【天下有大本『三』，上处其二，下亦处其二。仁者，上之命；义者，下之命；而财者，上下之所共者也。三者之于人，犹鱼之有水，不可顷刻少也。仁义立，人之道，圣人之所以配天墜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惟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是故君子见得思义，非后财也。子既纪伏羲，因玩其画与孔氏之所赞，然后知财之不可以不议也。迟鸡声、搯什器、市朝而趋拢泽者，无非从事于财也。今而曰利，非孔孟所言；而财者，士之不道，不几乎？又欲祸天下欲财乎？嗟乎！喙则钳矣。出而用之，则敛之也，刻之也。剥肤锥髓、百孔并作，而长不足也。何则人心则异，而其情不大相远也？伊圣人之治，天下岂他术哉？亦原人情而已。财者，聚人之大本、天墜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虽羲、炎之为世不能舍，是以为治不过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盖天墜之所生财也，莫非养人而生也，是故天墜生财以养人，圣人为天墜生财以为治。是非外生之也，因其理以为之理尔，又非以其所养者害人也。】

【上漏下溢，割鼻饴口，岂圣人之为也哉？请毋议其它，六十有八卦，莫非财也？而孔子赞之，曰『天墜之大德』，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而乃继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财之说也。】

【畋渔之离，耒耨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必先于垂衣裳之乾坤者，是主财为君之说也。畋渔、耒耨，食货之本也，交易为市通财之术也。市道兴而无道以处焉，则强陵弱、众暴寡争、鬪攘夺乎食货之场，而不可以一朝居矣。于是变而通之，以除其蔽，故能长有其天位而获大有上九之吉。垂衣裳无为，此惟乾坤之所以能用九六也。用则变，变则通，而不穷矣。舟牛致远，是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犹有患也，故又为之击柝弧矢以守之，然后有财者始获其安，而宫室棺槨可作矣。宫室棺槨是使民养生送死无憾者也，是王道之本也。苟为不安，奚暇治礼义哉？此大过之棺槨、大壮之栋宇，所以特后于击柝之豫、弧矢之睽与舟牛之随、涣也。虽然，张官置吏，莫非为财也？不有，以决之不可也。此书契之夬，治百官、察万民之所以不可后也。是羲、炎、黄帝、尧、舜氏之所以为天下者也。】

【善乎！汉文帝之推言之曰：『吾为天下守财尔。』为天下守财者，亦致其顺而已矣。是故因其情而为之治，则为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夫又乌有不受

者邪？却壶浆、辞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悦之，王业以成，是则所以使之悦者，初不在与之之多也。悦不在多，则其所以使之怨者，奚间于取之之少乎？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为政于天下，而齐宣以千里畏人，由此故也，今而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

【君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依势作威，倚法以削，圣人之所以甚疾，是故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盗者不过于欲利，而聚敛者离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产，教之树畜，道其妻子使养其老。施仁政、省刑法、正经界、薄税敛，深耕易耨，不违其时。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则财不可胜用矣；信能行此，则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斯不亦为天墜生财者乎？今也，搢谄诡、饰纒诈，一日百战苟可以得之者，万方俱试而口不好焉，曰『士所不道，吾不信也。』夫言者未必为，而为者常不言。王衍之清谈，吾知其不若鲁褒之能廉也。取之有道，得之有义，乌在其不言哉？刮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岂人也哉？京师之朽，太仓之尘腐，适足重，不肖子之过尔。鹿台、巨桥，非无财也，以多而害于厥躬也，而昧者往往藏舟夜半之壑，独不闻白公之爱夫财乎？是梟之爱其子之说也，兹非不议之过欤？是又乌足语易之道也。】

## 路史卷十一

### 后纪二

### 禅通纪

### 太昊纪下

### 女皇氏

女皇氏 媧，云姓，一曰女希。虵身牛首，宣发。太昊氏之女弟。出于承匡，生而神灵，亡景亡，少佐太昊，祷于神祇，而为女妇，正姓氏、职昏因、通行媒，以重万民之判，是曰神媒。

太昊氏衰，共工为始作乱，振滔洪水，以祸天下：隳天纲、绝地纪、覆中冀。人不堪命，于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与共工氏较。灭共工氏，而迁之。然后四极正，冀州宁，地平天成，万民复生。媧氏乃立，号曰『女皇氏』。

治与中皇山之原，所谓女媧山也。继兴于丽，爰绝瑞席萝图，承庖制，度袞水胜，主于东方。造天立极，惟虚亡醇一，而不喋于苛事。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合元履中，开阴布网，而天下服度。

乃命臣随作制笙簧，以通殊风，以才民用。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箎，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制颀箎，以合日月星辰，以易兆之晨作充乐。

用五弦之瑟，于泽丘动阴声，极其数而为五十弦以交天；侑神听之悲不能克，乃破为二十五弦，以仰其情。具二均声，乐成，而天下幽微亡不得其理。总紒而笄，加之带，恶头饰用。

于是乘雷车、鞬六蜚以御天。申祠祝而枚占之曰吉，乃设云幄而致神明，道标万物，神化七十。车出泽，马来川岳效灵，纬应理，是故馨烈弥、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后世。

治百有三十载而落。其肠爰化，而神居于栗广之野外，横道而处，坳王裕于堇龙古塞、洪河之流，是为风陵堆也。唐文武皇帝江都之役，夜径，其处风雨中，有女人鳞身，倡而前，餽生鱼一匪。帝后果靖中华。后干元中，失之刺史，奏闾乡坟。天宝十三载，天雨，晦冥，失所在。至是河房，风雷夜声。黎明视之，其坟涌，复夹之两柳，肃宗命祝史祠焉。

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以祀为皋之神。因典祠焉，又曰皇母。干德四年，诏置守陵五户，春糶少牢。或云三皇之一也。

赞曰：

制度承庖，彼女希。迪主东方。前虵后螭，穆灵门。爰瑞席图，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川岳效奇，馨烈宏集。道标万物，神化七十。断鳌立极，地平天成。笙簧迄今，载祀风陵。

### 【女皇氏题】

【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无王也。太史公作《史记·世家》，侯室而纪皇王。然而吕后、项藉俱列本纪，人皆疑之，且以为太史公坏编年之法以立纪传。予有以见太史公为得圣人之意也。】

【夫春秋编年以王次春，示天下不可一日无王也。太史公不该拟圣人而作经，于是法外传之体，以为纪表世家焉，是编年之法也。惠帝死，孝文未，立吕后为政者八年，今不纪，则将屹然中绝其统邪？知此，则知太史公纪吕后之意矣。班固作书，吾不知其知是否也，然亦纪吕后而不敢绌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欧阳子不知出此，乃以为春秋之法，所以着其大恶而不隐此——欧阳子之失言也。圣人之作经，随事举寔，非以意而遇事，是故五刚在御，而一阴得位，则折以大有天墜之义，事则逆尔。统在惠，则纪惠；统在吕，则纪吕；岂固曰『妇人不得为君，吾不纪邪』？夷王崩，厉王立，无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宣王未立，有共伯和者释位，以间王政，盖十有四年矣。宣王有志而后效官，共伯归国，故当时史氏以是十四年者系之，号共和焉。知此，则知予纪女皇氏之意矣。】

【嗟乎！君子之制，行至其穷，则皆道之废也。后妃之贤，不过辅佐。君子求贤审官，以赞其外而已。成王幼，不能践阼，周公相葆之，以践阼三母之贤

，不敢干也。自宣太后临朝称制而牝晨，时播姁偷嬖婉违夫子者，莫不以荐其口，故宜都内人云：『古有女娲者，亦不正是天子也？』特佐伏羲，以定九州岛而已。尔后世娘媪越出房闼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非僭昏主，则抱持小儿以求肆，岂知天墜之义，女卑于男邪？而学士之论不知出此，亦难乎为颂矣。或曰项藉与高帝同时而王，胡为而着之纪，曰『是又所以为编年也』。方秦之亡也，籍既自立，割汉中以王高祖，而又挟义帝以令诸侯。汉中之地非惟偏也，而高祖之王又出于籍，籍方分王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之势在于籍也。呜呼！而不纪之，故必待天下之一。而后纪还于汉，是编年之法也。虽然，项藉实起群盗，其自为称曰『西楚霸王』而已，列之本纪，则诚过矣。太昊与女娲见，共工氏之为以水纪事，则既改正朔、革制度矣。固不可没也，因更传共工以赘于太昊纪之末。】

### 共工氏传

共工氏，义氏之代侯者也，是曰康回。髦身朱发，狠明德，任智自神。太昊氏没，俶乱天常，窃保冀方。抢攘为杰，于是左概介丘，右鬻终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寇剧于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为卿，自谓水德，故为水纪官师，制度皆以水名。盖乘时起，而失其纪，是以后世不得议其世也。方其君国也，专以财利贸兴有，亡其取之也。水处十七而陆处十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匮。迨其跋户，更复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于是立兵仗、聚亡义，以奸天宪。专任浮游，自圣其智，以为亡可臣者。故官圯而国日乱，民亡所附，贤亡所从。尚虞盍乐淫，失其身，犹欲凭怒傜其悍，塞墉防百川，隳高闾卑，率方輿而潮陷之。行违皇干诸福，弗畀疾荐作，而菑屡臻。女娲氏戮之，共工氏以亡。十有五载，落，有子不才，终死为厉。

【纪为君传，为臣，路史之书，岂故为是沸腾哉？】

【纪皇王，所以尊天子也；传僭伪，所以惩霸据也。尊天子，所以壹天下之统；惩霸据，所以着叛窃之罪。统既壹，罪既着，则乱常犯上、盗国贼民者，不能一日遁形欲地上矣。齐桓、晋文，众所共德也，孔子作春秋，盖甚贬之勤王而请隧，则并没其功，争入而无亲；书齐小白，曾何问于州吁与无知乎？狄泉盟王人、河阳朝、襄王会宰、周公王世子，岂徒载之空言哉？亦窃取其义，以为人道之大经而已矣。百岁之后，有孟轲氏者，盖知其统矣。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予之路史宜有合于此者，不可以弗察也。】

【元经何为哉？彼将以进退南北也，而自拂其统也，乃自比于春秋，曰：『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夫春秋所书，彼善于此则有之矣，而正统常哉，周也。帝魏于太和之元，则不知所以为始，绝宋于元徽之五，则不得所以

为终。是则宋魏之间，正未尝分也；正未尝分，则统未尝壹也，乃自比于春秋邪？吴楚僭王，春秋屡抑以夷狄而有中国，虽有大功，必如桓、文之予而实不予可也，何至抗而帝之邪？是故未覩先王之大道也。未覩先王之大道，而独猥经百世区区于麟止独何欤？】

【嗟乎！法春秋而不知春秋，岂惟王通哉？使后世默默于正统之论而不得其正者，皆通之咎也。】

路史卷十二

后纪三

禅通纪

炎帝

炎帝神农氏，一曰石年，是为后帝皇君，炎精之君也。

母安登感神于常羊，生神农于列山之石室，生而九井出焉。初少典氏取于有蟠氏，是曰安登。生子二人，一为黄帝之先袞少典氏，一为神农是为炎帝。

炎帝长于姜水，成为姜姓。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长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颠，龙颜而大唇，怀成铃、戴玉理。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穡、般戏之事，必于黍稷日，于淇山之阳，求其利民宜久食之谷、而蓺之。天感，嘉生菽、粟、诞苓，爰勤收拾刚壤地，而时焉已，则厘牟五子偕至，神农灼其可以养民也。于是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垡土、稂烧埜野，以教天下播种，嗣瓜蓏之实，而省杀生之敝，始诸饮食烝民乃粒。惟生亡德，咸若古政，于是师于悉诸九灵，学于老龙吉祖，其高矩以致于理。受火之瑞，上承荧惑，故以火纪时焉。于是修火之利，范金排货，以济国用；因时变，以抑时疾，以炮、以燔、以为澧洛。谓木器液、金器腥，圣人饮于土而食于土，于是大埏埴以为器，而人寿。官长师事悉以火纪，故称炎焉。

肇迹列山故，又以列山、厉山为氏。预若天命、正气节、审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谓人之生，太仓为主，而太仓谷为主天下，万物亡以易于谷，于是斲木为耜、揉木为耒，穷发跋芄野，制晦清眇，分龙断，而戒之耕。然后六谷，以供粢盛，而给军国、爰布国，禁春夏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亡放人所务，而所农得以顺其时，教之桑麻以为布帛，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乃命赤冀创掇铁为杵臼，作粗耨钱；捐鬻井竈，以济万民；燿剗，以蒸以民；始播食而不胜。故为政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丧祭，衣服教化，一归于政。林林生人亡乱政典。又设教曰：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士丁壮而不耕，则受其饥；女当年而不织，则当其寒。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耕不强，则受其饥；织不力，则莫以盖其形有余。不足各，各归其身，是故亡十倍之贾倍称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绩



，力归于上而功被于下。

岁守十三，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而国又十一岁之储，有以利下而不足以伤民。乃制为之数一：谷不登，损一谷，谷之法十倍；二谷不登，损二谷，谷之漙倍数十。蓰夷疏满之亡食者，与之尘；亡种者，贷之新。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地凶、旱洪并作，而亡有入于沟壑乞请者，时其时以待天权也。是以年谷顺成，衣食而礼义兴，奸邪不作，制令而人从。众金货通有亡，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亡，于是俱兴。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号曰皇神农。谓乱时不殖、乱气作沴，乃纪上元、调息朔以端启闕，拂焄蒿、辟尸隰以逃民害。三朝具于掇提，七曜起于天关，所谓太初历也。

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于是通七变以成天地之文，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佑神，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谓始万物者，莫盛乎艮。艮，东北之卦也，故种艮以为始，所谓连山易也，故亦曰连山氏。谨时祀尽敬，而不喜挹。春间焚封，豨块桴土鼓以致敬于鬼神，而上下达矣。悼浇、泊、闵、愚、愁，爰问于泰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寿过百岁。后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独何？气使然邪？小子曰：『天有九门，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说玉册。

磨唇鞭芟，察色；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病正四百，药正三百六十有五，着其本草，过数乃乱。乃立方书，命僦贷季理色脉，对察和齐，摩踵誥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缮其生。

粤又制请雨之法。盖南置水，掩骼理，以待天泽之至。赤松子者，诸侯也。移老襄城，于是下之致为雨师。

剗剗民食，形尽悴而不顾。每岁阳月，盍百种、率万民，蜡戏于国中，以报其岁之成。【建亥之月，火伏而蛰，毕农事终而始蜡祭也。或云后世之文，考之郊特牲，乃以周正，非也。周蜡以十二月，盖夏十月、商之十一月，晋以周十二月袭。虞故宫之奇曰：『虞不腊矣。』月令以孟冬祈来年，祠公社门闾，腊先祖、五祀，蜡腊共月，三代同之。皇氏以为三代皆以十二月，亦非也。】故祭司嗇山林、川泽，神示在位，而主先嗇，享农及邮。表啜禽兽、猫虎，水防昆虫，而祝之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亡作，草木归其泽，苇钥土鼓，榛杖丧杀。』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顺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谨民财也。惟不顺成，则厌礼而婚，条风至则合。其亡夫家者，以蕃其民。是故淳卤作而人民毓，教化兴行应如桴鼓，耕得利而究年受福。

乃命刑夭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是曰下谋。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合大猷，而闲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猷于上下，于是神沔瀆、嘉谷茁。

乃命屏封作穗书，以同文放令。

命白阜度地，纪脉水道，窳木方竹，杭潢洋而有亡大。遂甄四海、纪地形、远山川林藪，所至而正其制。于是辨方正位，经土分域，处贤以便势，于以相用，而寄其憾。近国地广，恶远弥小，负海之邦，率三在地。国土相望，彘狗之声相闻。以大用小，由中下外，犹运指建瓴，而王者以家焉。

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以守之。后岁省方，观民设教，月省时考，终岁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补遂不，乃伐补遂，而万国定。

爰崇郊祀，封岱禅，云以大报，而天下治。袭九窾，种九，提挈形气，而媵抗乎刚膈，以窵领天下。是故万物百族，皆有经纪条理，不以物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一上一下，而浮游乎万物之祖，故其民璞，重瑞恚，有善而亡恶。

虚素以公，希声若退，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是故威力而不试，谓赏在于成民之生，赏诚设矣。然施于人而天下化，谓政亡有弃法而成，治，法诚立矣。然刑罚不施于人而俗善；不忿争而财不足；不劳形而成功；因天墜之资而与之猷同；任贤使能，故官利，则贤者归。是以天下共尊、共富之。

怀其仁成之心，神不越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知其白，守其黑，是故求死而不得。后其身而先外，其身而存。其神不国，其鬼不神。亡隅亡适，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眇谷，僂僂之人，靡不戾止。天不牟其道，地不爱其宝，故黄龙川泳，丹渠先产，风不鸣条，雨不破蒯，亡扎瘥沈，焙之怒人，犹劾洼尊、白饮竦身，戴听以陶乎至化。唯亡共胥之怒，而不闻王役之摇，故人皆恶其死而尚其生。是以唐尧敷言朕之比神农，犹民之鼃旦也。而嵬说者犹以为夫负妻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足以言人道邪？

盖宇于沙，是为长沙，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有唐尝奉祠焉。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求，得诸南方，爰即貌祀。时序隆三献，恶戏盛德百世祀，至神农亡以尚矣。我宋火纪，上协神农，岂其苗裔邪？何谁昔之夜，神交万载，而乃丕扬于今日欤？

在治百四十有五祀，年百六十有八，亦谓赤帝。其崩也，天下之人之为之不将者七日，纳承桑氏之子，子十有三人。

赞曰：

火德开统，连山感神。谨修地利，粒我烝民。鞭芟尝草，形神尽悴。避隰调元，以逃人害。列廛聚货，吉蠲粢盛。夷疏损谷，礼义以兴。善俗化下，均封便

势。虚素以公，威力不试。弗伤弗害，受福耕桑。日省月考，献功明堂。天不爱道，其鬼不神。盛德不孤，万世同仁。

【济世有道，岂可与贪而躁者谋哉？天下无常势，而时势有通塞。世固有利害，而利害有浅深。近而浅、贪而躁者，能知之、利害之。长而深，非圣智有所不能悉也。封建、郡县，其事可见矣。借以巨室倪，之偃猪，有十园；之籍，其月举亦博矣，其课辨亦剧矣，必委能园，率之将、卒之佻，来十钳奴之为利乎？抑何如推园之愿民而甲之邪？其忠主、仁民、经略，久近固不同邪？知此，则封建、郡县可得而议矣。】

【予尝言之『强干弱流，天之道也，封建之行也』，岂利一宗哉？其于民俗，尤所急焉者也。是以先王世虽极治，犹且濯然，莫敢或后，况乱世邪？圣人之忧患，莫非为乱世计邪？苟上有明辟，则封建而治。郡县而治，上失其道，则封建者乱，郡县者亡。封建，而民犹能存；郡县，而四海累气——事之深浅有间矣。而昧者乃谓封建圣人之所不得已，或又谓郡县则主祚促而利于民，谈何易邪？】

【请毋多言，而简喻之：王者，奉天地、法至公者也。封建者，天下之公也；郡县者，一人之私也。惟公也，故人皆得遂其私；惟私也，俱废士民兵政，一切取苟且之术，岂直越肥之视秦瘠耶？又将剥之以自厚也，郡县若此，而上之人犹欲冀俗之归厚，是何异于秉柷而招狗？而柳乡犹以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何不思之甚欤？圣人之所虑，固不在于彼也。】

【昔者黠子请削七国，而七国反逮。夫主偃策行，而列侯之坐酎除者百有六，可谓罚非其罪矣。而汔亡叛其势异也，恶戏自封建法废而后世不见成康之俗，君无世臣，民无常主，无惑乎？道之卑也，国家承平，百年之间，民物阜毓，波夷夏海，实超轶乎三代。唯世变、风移之事，视之有愧，则封建不行之所致也。兹岂陋儒、俗吏之所知哉？】

【日者汉唐虽稍封建，然而因陋就简，不稽古纪纲，法制一无或备，是顾得言封建邪？兹其所以历世纷纷，倥偬救弊之不暇者，岂封建之咎哉？制之失其道也，予观神农之治天下、甄四海、建诸侯，处贤以便势，胥用而平民；近者国地广而远弥小负海，有十里之侯；若二十里者，以大制上，犹干役指由中下，外如水建瓴，是故上下得以相安，而人皆恶死，然后知贾颜之谟盖亦善而未尽。圣人之经国立法，其虑世防患可谓至矣。三代之所以长久，此其效焉。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义，六代之季尽矣。不然，扬子云识下于柳宗元，而王仲淹岂见卑于李百药乎？彼宋祁兴递救之言尤为可切厥【哂，不出齿笑】也。】

路史卷十三

后纪四

## 禅通纪

### 炎帝纪下

炎帝柱，神农子也。七岁有圣德，佐神农氏。历谿原铭百药，爰慕其人比耜，定利芟芟及寒垆土，时雨至，则挟创义以从事于畴，殖百蔬、区百谷、别其邈，深耕圣作以兴岁。天均时而地均财，于是神农之功广，而天下殷赈矣。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数。守其余以制其嗇，故其人不佻不病，民亾事，审时而权宜，是以老幼安里而无谢生之心。漚西荡河源、东澹海，漚南耀丹垠、北汜幽虚，莫不来享、咨来茹，亦曰列山氏。五帝以来稷之。

#### 说

炎帝庆甲，帝柱之伯也。自帝庆甲至帝临，书、传蔑记，不得其考。

【事固不可以概论，有显然之是，而世以为非；有皦然之非，而世以为是者。神农有天下，传七十世而书、传止存八叶，年眇记落，固无足惑，然运历诸书复俯张、争诡，其为政之日，而世交引以为是。真诰有炎庆甲，而国语烈山氏有子曰『柱二者记并』，无有以今内简炎氏为世以十拙者，亦七首于二帝。然自是至帝临汜，亦无纪。夫古之有天下，最长世者，无神农若也。故尸子曰『神农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吕覽亦曰『神农七十世有天下』，岂不足信如后世之书耶？尸子之言记为孔子，然世犹以为非宜乎？士之不考古也。】

### 炎帝临

【通系外纪以帝临为临魁，非也。夫帝临在帝承前，而帝魁乃在帝承之后。盖自异代世本书言夙沙民叛以归帝魁，则非临也。惟诸历纪炎帝八世，故临与帝魁递为存废，或合临魁以为一，复有不知神农尝有后代者，则又以帝魁为即神农，而更以神农为魁傀氏。嘻儒之无特操如此，夫彼又乌知黄帝之元孙帝魁哉？】

炎帝承，帝临息也。其政因民之仞，发虚土监贾区，储侍废举，以符其诡。盖五百而始收，于是贡胥之灋行焉。

#### 说

炎帝魁。帝魁之立，祇修自动。质沙氏始叛，其大臣辄职而晔诛，临之以罪而弗服，其臣箕文諫之；不听，杀之。三卿朝而亾礼，怒而拘焉。晔而弗加，晔卿贰，质沙之民自攻其主以归。

#### 说

炎帝嗣，帝魁之子子也。明生直。

炎帝直，直生厘，是为帝值。

炎帝厘，厘生居，是为帝来。

说

炎帝居母曰听訖，承桑氏之子也。炎帝居生节茎。

【妇人之贤，亦有能世其声者尤为不恒也。夫世固有贤母眷其孙子而愿授其孙若侄终以闲有家者杞荡二姬为子来逆原流益别惟其贤有以知之也。昔者神农取于承桑氏矣，至于炎居复纳承桑氏。后稷取于有骀氏矣，至于泰王复纳有骀氏，此其子孙繁衍盛大岂偶然耶？】

【夫妇，人伦之本也。鲁自惠公而上，世取于宋桓公以降、世取于齐非一日矣。【所谓必齐之姜、必宋之子。】文姜何为哉？庄公世嫡，而犹制使必取其党，抑果贤而合于礼耶？齐女待年，公齿晏矣，而且牵惑姜氏至年六六，不有内主，以陷不孝之域。恶呼妇贤而世其声，诚为不恒有哉。】

炎帝节茎，节茎生克及戏。

炎帝克。炎居生节茎，节茎生戏，戲生器。

【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是故狐死首丘，鱼肉之虫集于地，而北行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予游陵山、拜灵丘，彷徨重阜，覲玄卢潜閼之窳其间者，崔嵬隐约且二百，所以传信之神农有天下七十世。若其妃后亚旅，则有之矣。方金戎犯，顺初原之氓，隳穿焉。方中尸首，撮而脂黑，玄绡单衣，偃负穿中附旁，惟铜鼎剑玺，既取掩之，他日邑胥魁，或新室勾其鼎荣焉。燕合未既，而室毁鼎遂亾之，而弃劔鼎者，亦门灭。】

【嗟夫易墓非古也，太公之封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而文、武、周公犹反，玷毕族葬合兆，古之道也。是何鲁人长府之事，予稽而切悲之。夫长府，昭公之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于长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恶公欲改为长府，故闵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长府？自尔又何必改作以自章其恶不韪哉？』此孔子之所以闻之、而发言必有中之语。盖亦嘉其深，中季氏隐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祷于炀宫，故九月立炀宫。由此观之，则其欲改为长府意可知矣。定公之元年，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孙使役如阚公氏将沟焉，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对曰：『生不能事死，又恶之以自旌将焉。』用之七月癸巳，葬公于墓道南。孔子为司寇也，乃沟而合之墓。夫阚者，鲁群公墓之所在也。】

【周代冢人掌公墓地，必辨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中居，昭穆左右，凡诸侯以前，卿大夫以后，惟兵者不入兆域。季孙恶其君，乃沟绝其兆，使之不得上同先君。故孔子于是沟而合之，以反于义。族葬合兆，自天子达，由古然矣。何惑乎？炎墓之丛哉，或曰周公盖附其亦不详于礼者欤？】

炎帝戲，戲生器及小。帝自庆甲以来疑年。

炎帝器，器生巨及伯陵、祝庸。

巨为黄帝师，胙土命氏而为封。巨夏有封，父封文侯，至周失国，有封氏、巨氏、巨氏、封父氏、富父氏。

伯陵为黄帝臣，封逢实，始于齐。同吴权之妻何女缘妇，孕三年，生三子，曰、曰鼓、曰延。

延始为 ，后出臣尧。

鼓，兑头而 ，与延同事。是始，乐风为编钟。生灵愬，灵愬生氏人。有逢氏、蠡氏、吹氏、延氏、氏氏、齐氏。

祝庸为黄帝司徒，居于江水，生术器，兑头方颠，是袭土壤，生条及勾龙。

条喜远游，岁终，死而为祖。

勾龙为后土，能平九州岛，是以社祀。生 及信，信生夸父，夸父以驶，臣丹朱。有句氏、句龙氏。

垂臣高辛、为尧、共工，不贵独功，死葬不距之山。生噎鸣，是为伯夷，为虞心、吕且，功于水，封吕。生岁十二泰岳，袭吕，余列申许，尧代有许繇。

泰岳生先龙，先龙生玄氏，玄氏乞姓。汤革夏伐氏，氏人来朝。其别为青、白、胸之三氏，后有羌氏、羌戎氏、杨氏、符氏、氏羌数十，白马最大，非无弋后者。周初复泰岳后于申，暨申伯入卿而楚蚀其壤，宣王开元，舅申伯于谢。

后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鲜氏、谢氏、射氏、宇文氏、大野氏。

吕侯为穆王司寇，训夏赎刑，后曰甫。春秋初入于楚。有吕氏、旅氏、吕相氏、甫氏、共氏、龚氏、药罗氏。商周之际，有吕渭，字子牙，敏而内、智而动。偶诸阙游诸侯而不用，退居东海之滨，及弃于室，伏于兹泉，四友与居。文王见之，吕遯陈以钓道，遂成周业。是为太公望，师尚父，成王封之营陵，曰齐。十五世，小白伯于诸侯。又若世，而陈和移齐，钟鼎宝玉七百余年。后有丁牙、丘尚、左泝，国晏宾平，纪癸柴苑，庆贺掌厉，猷易 氏。是年栾襄牵，青管柯析，其裔壬、角、望、绍、茶、骆、弦、旗、明、灵、孝、彦，闾门栢亘威齐，盖铎畅李。

及子旗、子雅、子尾、子襄、子囊、子剡、子功、子牵、子渊、子泉、子干、子公、公齐旗、公牛、公牵、公翰，母知祭公仲长，诸儿士疆乐利。

齐季申鲜，将其雝门、东门、东宫、西宫、南史、邴意、独孤、宇文、东北、西南、四郭、若左右，子因之氏，其以采者，丙氏、邴氏、艾氏、隰氏、高氏、剧氏、棠氏、高堂氏、檀氏、灌檀氏、禚氏、鬲氏、崔氏、移氏、若氏、丁若氏、陆地氏、大陆氏、井氏、百里氏、西乞氏、白乙氏、余氏、余丘氏、蚺丘氏。若闾丘鋹、丘籍、丘咸、丘梁、丘廩、丘蒲卢、卢蒲之氏。

宣氏子之孙，封汲，为汲氏。徯封于卢，为卢氏、徯氏、柴氏。其支于章者，为章氏、鄣氏、章仇氏、申章氏、赤章氏、赤张氏。先是武王得泰岳后，文

叔绍之，许灵公徙，叶悼公迁城父，曰焦夷，二十有四世，郑灭之。有许氏、鄆氏、叔氏、亟氏、礼氏、容成氏、锡我氏、贾氏、止氏、焦氏、譙氏、岳氏、文氏、苴氏、苴人氏。

小帝，少也，佚名。盖为政日浅者，自庆甲徠，俱兆茶陵。

【鲁僖公二十有四年，襄王出，居于郑。文公三年，王子虎卒，求之于例，则皆曰：王臣。谓春秋所书王臣之卒者，三尹氏纪世卿之祸，刘眷存定难之功，而子虎之义不明，见于天下，其所以言王臣，又自不得其说。左氏说者，既以为翟泉同盟之王人，而公谷氏且以为会葬之叔服。夫王臣之来，会葬同盟众矣，何独子虎而且指之惟叔服哉？此惑于左氏晋文公已定、襄王之说而臆之也。】

【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也。春秋始书天王出居后，四年五月书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阳，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书天王崩，未尝书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翟泉，此圻内境而其入也。犹切书之天下之主也；郑，他国也，亦既远而戒矣，孰有入不书哉？纳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极勲，而顾蔑纪，何以春秋为？然则襄王未始入也，未始入，则何居狩郑寄也？践土之会，郑地也，朝书王所，则犹在郑矣。千金之家、三钱之府，不可一日虚也。文之八年，王之在外十三年矣。而君不立顾不犹居守者乎？然则居守非王子而谁与？由此观之，虎之居守可知矣。王猛居皇王，猛入于王城，此以宜为王也。而其卒也，书王子猛未正乎其位也，未正其位而以王子猛书，则王子虎之书卒又可知矣。子虎书卒，益以信襄王之未入也，以王子大居守，厥任亦已重矣。任重者，其礼异。是故其卒必登于策，非王臣比也。乌乎！圣人之虑天下亦深，而示其后世也，亦至矣。西狩东狩，必三书而后已。】

【予既诵之而王之居外，亦三书，而后已出而不入，其事亦已明矣，而或且疑焉。至谓不能乎母而绝之日，何妄耶？虽然，后世学士将复其间，兹予之所深忧。而过计者，鲁公居干侯，犹王居郑也。而于岁首，必书公在干侯；比其没也，必曰公薨于干侯。以是例准，则凡年首必书天王在郑；及其陨也，亦必书曰王崩于郑；而且不有，则王其入矣。兹益不然也。之与以相去千里，周公、鲁公似矣而大殊也。郑虽圻外，犹吾之郑；而干侯隶晋非吾境也，惟其不入，则明在郑矣。又岂详鲁而略周哉？嗟乎！圣人不作声，谓过情；诸侯而不谥，则见谓今王；天子而蒙出，则谓之少帝。魏收所述且至以少帝，目平回事靡，宪章乃频，于是小帝之谓，其亦孺帝之倅，为政无几，如后世携王、哀王之等者与。】

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务乘人而 其掞，于是诸侯携，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颡，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

涿鹿，顿戟一怒，并吞亾亲。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于熊，爰代炎辉，是为黄帝，乃封参卢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陈。

路，露也，潞，是后繁于河之北东，商周别为赤白之狄。狄历咎，皋落九州岛之戎。有隗氏、狄氏、落氏、皋落氏、戎氏、戎子氏、袁胡氏、斛律氏、解批氏、乌护氏、纥骨氏、壹利吐氏、异其斥氏。回纥高车十二族，其衍也。潞子婴儿甲氏，吁姜路之余，晋灭之，后有潞氏、路氏、路中氏、露氏、甲氏、榆氏。伊列舟骆淳戏怡，向州、薄甘、隋纪，皆姜国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绍列山，是为默台。

成汤之初，析之离支，是为孤竹。西伯之兴有允及致老矣，而归傭之。未至，西伯薨，武急伐商，叩谏不及义，弃周祿北之，止阳上，俾摩子难之，逮闻淑媛之言，遂薇终焉，是为伯夷、叔齐。先是齐嫡而夷长，父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齐偕巽去之北海之滨于是凭立。故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嗟乎！适世暴乱而道不行，能亾怨乎？忘天下之不善，去之海滨，放于义以俟其清，则其怨亦希矣。一巽而获其亲、安其弟、美其身，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凭世其国，定王之十一年，辞于齐。有竹氏、笙氏、孤竹氏、孤氏、墨氏、墨台氏、默怡氏、怡氏、台氏。

伊耆之国，尧之母家，下及汤代，有伊摯，以本味进，为之左相，是为保衡伊尹。尹丰上而兑下，倮黑下声，钩深本草，妙达汤液。有伊秩氏、耆氏、伊耆氏、尹氏、伊祈氏、阿氏、衡伯氏、衡氏。

纪侯以道事齐，不得，免，乃大去，而俾季奉入于齐。有纪氏、邢氏、裂氏、隤氏、鄆氏。淳于不复，有淳氏、淳于氏、于氏。甘夏灭之，州杞灭之，舟殆薄，至周尤在列頼，则楚灭之矣。后各以国令氏。姜之派，又有列氏、厉氏、丽氏、巫氏、神氏、灵氏、农氏、夸氏、节氏、烈氏、药氏、山氏、邹氏、屠氏。戎子遁朔野，有葛乌，释世长鲜卑，又以俟斤、俟汾、渝汾、嗣汾、俟畿为氏。俟汾者，药也，则又为宇文氏、宇氏、普氏、俟豆氏、库莫奚氏、费乜头氏、阿会氏、莫贺弗氏、李氏。

蚩尤传 附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蚩尤首、虎、八肱、八趾，好兵而喜乱，隳党崇雠、愎欲亾，惟作五虐之刑，延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敝攘矫，发葛卢雠，狐之金启九冶，作兵刑剑拔，剑拔作而岁之，诸侯相者二十一。



帝榆罔立，诸侯携，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兴，乃驱罔两兴云雾、祈风雨，以肆志于诸侯。顿戟一怒，并吞亡亲。

九隅亾，遗文亾，所立智士寒心参卢，于是与诸侯委命于有熊氏，有熊于是暨力牧神皇，厉兵称旅顺杀气，以振兵法。文昌而命将熊、罴、貔、貅以为前行，雕、鹞、鴈、鸱以为旗帜，士既成矣，逮蚩尤。逆筮之，巫咸曰：『果哉。』而有咎。乃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尤噉兵涿鹿之山，三年九战而城不下，问之五胥，乃设五旗、五军，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后得志，传战执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矣。甲兵释怒，用大政顺天，思叙纪于太常，用名之曰『绝辮之野』，身首异处，以故后代圣人着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戒，由其威械，故貊焉。后有蚩氏。

【贪必败，虐必败，淫奢必败，不忠必败，贼必败，而昏懦不与焉。方夫事之涣也，常若有利、有不利，族而观之，固未有不败者。吾行年四十，有所阅载籍数十百千万卷，所见所闻若所传闻众矣。自黄帝以来，贪如蚩尤、如龚工、如蜀王，盗跖虐如桀纣、如秦皇、如高纬、刘，仪卫崇台榭，而夸子女穷日卜夜。上不思所以绍其业，下不思有以保其乐。庸夫妄卒覩其仪卫之都，輿服之姣也。于是尽尽然，群起其后，以篡夺之，而事始扰矣。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子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斯夺之矣。』上嫚下暴，盗斯伐之矣。夫盗之处，心非有经世之具也，非有为仁之方也，跳梁跋户，亦不过祈饱，图自肆于一日而已。故其所覬曾未转盼，而祸败已随之矣。】

【呜呼！为善作德必有余庆，为恶作伪必有余殃——此天之定理也。蚩尤天之戾气也，其威力与天通矣，徒以贪残且犹不免于戮，而况其降者乎？然则贪淫贼虐不忠狂（“觖”？）之徒，顾何规于后而犹噉噉以犯于恶不韪、自弃于人类也耶？】

帝柱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之何以死惧之。刑法以治盗贼，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何者？民穷则不畏死，法令奚施焉。今有二舟，一实而一虚，相薄于中流，虚者恃其无伤也，盛鬪而俱覆焉。今天下剽掠者，莫非虚舟也？而法令奚施焉，是以先王之时，民以里居田以井授，翹农抑末，所以处之者至矣。凶年饥岁为之荒政，以聚之散利，薄征、缓刑、弛力，使之家给人足，岂复有盛鬪之患哉？剥之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必厚下者，固所以安其宅；下不厚，则宅不安者，剥之道也。孔子尝言：『刻窵太至，必有不肖之心应之。』昔

者大安归，赋杂调十五石，盗贼起，文成将与除之。毛法仁以为郡国资用，去之弗可赖。帝不惑，卒遂蠲削，曰：『使地利无穷，农力不匮，百姓有余，吾谁而与不足？』于是赋调轻清，而民复厚。开皇之间，曾未几何常赋益轻，而藏府以益积。是知哀公有年饥不足之问，而有子有盍彻之对，为见远矣。于时之人犹以为异，盖不知百姓既足，君是以足；百姓既足，天下尚何更得虚舟之有。】

### 帝承

【非利仁之事，前日未起，不可从我，始寓人以徇，而有殲良之惨，二十收一而有率靡之苛。歼良而后轻杀，臣民之怨深；率靡而后委弃，山海之命易。古人有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涂车刍灵自昔有之，而必曰无后者，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其曰『无后者』，甚疾之辞也。】

【损下益上，损上益下，此天墜之定理也。生老病死，此人之定数。人萌财晦，此天墜之定数也。川竭谷虚，夷渊实固，未有利于此而不害于彼者，黄食泽乳岂能益人之数哉？伐其寿以强其欲而已。予悲其欲则暂强，而寿则闇缩矣。用其二而民有，用其三而父子离。正恐其不待于二离，不必于三也。人而言曰：『吾能生财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夫谁欺？』昔者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諫曰：『君民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唐明皇既以韩休为相，而无一朝之驩，或请去之，帝曰：『吾虽苦瘠，天下肥矣。』故孔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贫者。』知夫此，则知损益之道矣。予既玩易而妄论夫财矣，今又于帝柱、帝承而再三者，诚以民事之为重矣。春秋书初税晦用田赋，皆重其首为民害尔，帝柱之裔则大矣。而帝承之侁世不得而闻之，兹予之所甚惑也。】

### 帝魁

【夫势之去未有不先败其本者也。国之将亡，必出将亾之事。人之将死，必形将死之为。昔武王之说诗曰：支支之言，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而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支坏坏支，其名曰逆。天有不亾乎？箕文之于质沙，支坏也；质沙之于箕文，坏支也。是以箕文见杀质沙，卒亾其能免。夫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尧舜之所以章也。尧曰：『若何而为？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理？青北九阳，奇怪之所际。』是以重塞之主，无有存国，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邓析名言尧置諫鼓、舜立谤木、汤有总街之诽、武有儆戒之鼗——四君之勤如是。至于栗睦氏，杀东里子，夙沙君僂箕文，桀诛关龙逢，纣刳比干——四主之嫉贤如仇。是以贤愚之较九地之下，而重

天之上也。由此语之，自败自成岂有难见者哉？特其寐已久矣。】

帝直帝厘

【有其善丧厥善，无为无作，此古圣之治也。非特无为恶，亦无为善；非惟无作弊，亦无作法。寒而衣，饥而食，谁能易之？是故帝者之为世或传焉、或禅焉，何容心于间哉？知善其治而已矣。炎帝有天下七十世，何乃于禹而德衰哉？仁义者，教世之不可后而衰乱者，先王之所不能免者也。抑为之善后焉，尔托人以府库，弗能任，其弗窃也。托人以封疆，弗能任，其弗叛也。先王躬仁义以善天下之俗，是故俗成而窃者莫之盖也，叛者莫之兴也。言无咎，则虽有百万之智，不足以胜天下之众矣。是以先王惟不私其后世之子孙，如欲私其后世之子孙、而不由先王之道，未有能之者也。炎耶，禹耶，曷德之衰？】

钦定四库全书 路史

卷十四~卷十六

宋 罗泌 撰

目 录

路史卷十四

后纪五

疏侂纪

黄帝纪上

路史卷十五

后纪六

疏侂纪

黄帝纪下

路史卷十六

后纪七

疏侂纪

小昊

路史卷十四

后纪五

疏侂纪

黄帝纪上

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荼，一曰轩，轩之字曰玄律。小典氏之子，黄精之君也。母吴枢，曰符葆。秘电绕斗轩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子寿丘，故名曰轩。

生而紫炁充房，身逾九尺，函挺朶，修髯花瘤，河目隆颡，曰角龙颜。生而神

灵，弱而能言，幼慧、齐长、敦敏，知幽明、死生之故。

少典氏没后，轩嗣立成，为姬姓。并谋兼智明，法天明，以使民心一，四国顺之，于是开国于熊。炎帝氏衰，蚩尤惟始作乱，赫其火燿，以逐帝，帝弗能征。乃帅诸侯责于后，爰暨风后、刀牧神皇之徒，较其徒旅以曷小颢，而弭火灾，得一奉宸。乃临盛水，录龟符，纳三宫、五意之机，受八门、九江之要，衍握奇以为式，故五旗、五麾、六毒、而制其阵。年三十七戮蚩尤于中冀，于是炎帝诸侯咸进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

王承填而土行，故色尚黄，而天下号之黄帝。自有熊启胙，故又曰有熊氏。其即位也，适有云瑞，因以云纪，百官师长俱以云名。乃立四辅、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视四民，命知命、糾俗、天老录教。刀牧准斥，鸩冶决法，五圣道级，窥纪补阙，地典州络，七辅得而天墜治，神明至。

十有五年，帝喜天下之戴己，乃养正命，娱耳目，昏然五情惑，于是放万机、舍宫寝，而肆志于昆山。方明执舆，昌参乘，张若謏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风后柏常从，负书剑，发轳紫宫之中，涉洹沙而阴浦，陟王屋而受丹经，登空桐而问广成，封东山而奉中华，君策大面而礼甯生，入金谷而咨涓子心，访大恢于具茨。即神牧于相成，升鸿堤，受神芝于黄盖，遂盍群神大明之虚，而投玉策于锺阴，自是爱民而不战。

四帝共起而谋之，边城日警，介冑不释，帝乃焦然叹曰：『朕之过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国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养冠耶。今处民萌之上，而四盗起迭震于师，何以哉？』乃正四军，即堇垒灭四帝，而有天下。谓『国虽大好。战必亾；天下虽平，忘战必危。』矢以仁义，扰以信礼，故投之死地而后生。知彼知己，故亡敌于天下。是以兵为卫内行，刀鑿外用，水火天目，临四维而巡行，句阵并气而决战。傍行天下，未尝宁居先之德正，而后之以威刑，必不諛者。从而征之示意，麾之所拟，而敌开户身，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焉。

乃达四面广能贤，稽功务法，秉数乘刚，而都于陈。师于大填，学于封巨、赤诵，复岐下见岐伯，引载而归，访于治道。于是申命封胡以为丞，鬼容葢为相，刀牧为将，而周昌辅之，大山稽为司徒，庸光为司马，恒先为司空。建九法、七相，翌而下服度，犹且蚩蚩，常若備盗，豫若天令，令人知禁。风后善乎，伏羲之道，以为当天而配上台。

桓常审乎地利，以为常平，于是地献草木，乃述耕种之利。奢比辨乎东，以为土师，而平春种角谷，论贤列爵，劝耕馐，禁伐厉。庸光辨乎南，以为司徒，而正夏种芒谷，修驰戒僂，发宿臧静，居农以戒力，以宛夏功，种房谷以应

戊己之方。大封辨乎西，以为司马，玩巽禽种，遂谷收谷，荐祖组甲，厉兵戒什伍以从事。后土辨乎北，以之李行，冬断罪，种稜谷，剝箭伐木，乃劳农，始猎杀。

帝处中央，而政四国、分八节以纪农功。命天中建皇极，乃下教曰：『声，禁重；色，禁重；香味，禁重；室，禁重；国亡。』教市亡淫货，地亡圻土，官亡滥士，邑亡游民，山不童，泽不涸，是致正道。是则官有常职，民有常业，父子不背恩，兄弟不去义，夫妇不废情，鸟兽草木不失其长，而鰥寡孤独各有养也。于是立货币，以制国用。

问于柏高曰：『吾欲陶天下为一家，有道乎？』对曰：『请义其菟而时之，吾谨逃其爪牙，则可矣。』曰：『若言，可得闻乎？』曰：『上有丹矸者，下有黄银；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铜、青金；上有代赭，下有盐铁；。上有葱，下有银沙——此山之见荣也。至于艾而时之，则货币于是乎成。乃山林、破曾藪、楚莱沛，以制金刀，立五币，设九棘之利，而为轻重之法』曰：『自言能司马，不能者，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社；自言能为官，不能官者，剝以为门。』故人亡有奸能诬禄，而至于君者，相任夤为官，重门擊柝不能者，亦随之以法。所谓李法教，而后杀，故法设而亡用。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财用。自是作而刀棘，由此显矣。

河龙图发，洛龟书威，于是正乾坤、分离坎、倚象衍，数以成一，代之宜。谓土为祥，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故又曰归藏氏。受河图，得其五要，乃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

命臬葢占星、鬪苞、授规正，日月星辰之象分，星次象应著名，始终相验，于是乎有星官之书。浮箭为泉，孔壶为漏，以考中星。

命羲和占日、珥，旺适纓纽，抱负闕启亾浮；尚仪占月，绳九道之侧匿，糾五精之留疾；车区占风道，八风以通乎二十四隶，首定数，以率其羨、要其会而律，度量衡由是成焉。

伶伦造律，采解溪之篁，断篁间三寸九分，为黄钟之宫，曰『含少』，制十有二箫；以之阮隃之下，听凤之鸣以定其雌；乃作玉律，以应候气；荐之宗庙，察治忽；以知三军之消息；以正名百物；明民共财，而定氏族。氏定而系之姓庶。姓别于上，而戚殫于下，婚姻不可以通，所以崇伦类、远禽兽也。

撓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纳音；风后释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矣。察三辰于上，迹裊福于下，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而不倍命。

容成作盖天，综六术以定气象。

问于鬼臬葢，曰：『上下周纪，其有数乎？』对曰：『天以六节，地以五制。周天气者，六期为備。终地气者，五岁为周。五六合者，岁三十七百二十，气

为一纪六十岁。千四百四十气为一周，太过不及，斯以见矣。』乃因五量，治五气，起消息，察发敛，以作调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立正爻以配气，至重爻以抵日，而时节定。是岁己酉，朔旦南至，而获神策、得宝鼎。

冕侯问于鬼容蒞，容蒞对曰：『是谓得天之纪，终而复始。』

爰兴封禅，迎日推策，造六十神历，积邪分以至闰，配甲子而设部，岁七十六以为纪，纪二十而部，首定之，原名握先，率二十而冬至，复朔。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而策定，然后时惠而辰从。于是始有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俾不相乱。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本次分，范十有二镜，六乳，四兽，变异得以占焉。受祥金，隐耀神钟。九乳神光玉声于赤城，乃本阴阳、审风声

命荣媛铸十二钟以协月，箛以诏英韶，调政之缓急。分五声以正五钟，令其五钟以定五音。伶伦造声以谐八音，五音调以立天时，八音交以正人位，人天调而天地之美生矣

命大容作承云之乐，是为云门。大卷着之控楬，以道其馘。中阳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而奏之弛张，合施动静丽节。是故翕纯皦绎声而听严，五降之后而不弹矣。今曰咸池。

乃广宫室、壮堂，高栋深宇以避风雨。作合宫、建奎殿，以祀上帝。接万灵以采民言，四阿反坫，種亢種即，库台设，移旋楹复格，内阶幽陞，提唐山麇楠干，惟工斲其材而砻之。

乃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利器用。

命挥作盖弓，夷牟造矢，以備四方。

岐伯作鼓吹、铙角、灵鞮、神钲，以扬德建武，厉士风敌而威天下，重门擊柝，備不速客。

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标直以携龙角，为帝车大辂，故曲其辘绍大帝之卫。

于是崇牙交旗羽，擿 櫺剑华盖，属车副乘记里，司马以備道哄。

命马师皇为牧正。

臣胥服 之御全矣。

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袞冕、设斧黻，深衣大带、扉屨赤舄、玄衣纁裳、紵纁黼旒，以规视听之逸。房观翠翟、草木之花，染为文章，以明上下之衰。袞衣褕展以为内服，故于是有袞龙之颂。端璧瑞以奉天，委珩牙以媿武，是以衣裳所在，而凶恶不起。谓附于身者，必诚于心。乃饰棺衾以送死，封从表木以当大事，创 偃。郁律说青鸟、记白泽以除民害，而民宜之。于是吉凶、丧葬靡不备也。

乃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执，青纂记言，动惟实。

天下已治，百令具举，犹且恤然。神花欒形，茹用作戒，于丹书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闻。』祸福在所密，存亾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战，故作巾几之铭曰：『毋弇弱，毋傴德，毋违同，毋敖礼，毋谋非德，毋犯非义。』又着瑞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

乃命史甲作戒盘盂、筮豆、奩镜、剑履、舆席、巾杖、户牖、弓矛，一着铭诗以弥缝，其阙惟口，起兵惟动，得吝。

乃为金人，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夙夕念治，瞿然自克，是以功高业广，而亾逋事。』于是亲事法宫，观八极，而建五常。谓人之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外，喜怒攻之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气、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极咨于歧、雷，而内经作。谨候其时，着之玉版，以藏灵兰之室，演仓谷、推贼曹。

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谨候其时，则可万全。

命巫彭、桐君处方、盪饵、湔澣、刺治，而人得以尽年。

命西陵氏劝蚕稼月，大火而浴种，夫人副袂而躬桑。乃献丝，遂称织维之功。因之广织，以给郊庙之服。祀天圆丘，牲玉取苍；祀地于方泽，牲玉取黄。筑坛除墀，设醪醴，制兰蒲，列圭玉而荐之。七登之床，十绝之帐，奏函夹之宫，以致之而乎寿宫。立五祀，作其祝嘏，咸以数荐，而山川之典礼为多。

命共鼓化狐作舟车，以济不通。

命竖亥通道路、正里候。

命风后方割万里，画埜分疆，得小大之国万区，而神灵之封隐焉。

命匠营国，国中九经九纬，五置而有市。市有馆，而竣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侯牧交献，而朝聘之事备。茄豊违命，于是刑而放之，而万国服。

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晦以防不足。八家以为井，井设其中，而收之于邑，故十利得。辨九地，立什一，存亾相守，有无相权，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分之，于井计之，于州因所利而劝之。是以地着而数详，置法而不变更，俾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使而成，不廋而止，策天命而治天下，故天报眉寿，德泽深后世。故子孙皆以有土黄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

自即位百年，履地戴天，循机提象，不就物、不违害、不善求、不缘道，法中宿而要缪乎。太祖之下，职道义、经天墜、别雌雄、等贵贱，不使不仁者加乎天下，故用武胜残，而百姓以济。纪人伦、叙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是故法令明，而上下无尤。不章功、不扬名、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墜之固然，故物

无忿斂之心，而仁亡争倾之患。耕父推畔，道不拾遗，狗彘吐菽粟，而城郭不闾人，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亡凶，天墜休，通五行期化，故风雨时节，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蓂莢屈轶，紫房頰茎，史不废书，海不扬波，山不爱宝，翠黄伏棺，兹白恋皂，焦明嚙阿，而龙麟扰于阶，除日虹蜺，禹蛄牛蚁，黄神黄爵，白泽解廌，府亾虚日。是以九瀛仰化，诸北贡职，杨裘、柜鬯、贯胸、长股，莫不来庭而依朔。

乃抚万灵，度四方乘龙，而四巡东薄海禅凡，西逾陇欵笄屯，南入江内涉熊湘，北届渤碣，南临玄扈。乃开东苑祓，中宫诏群神，授见者齐心服形，以先焉。作清角乐，大合而之，鸣鹤翱翔，凤皇蔽日，于是合符于釜山，以观其会。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以象泰乙，能轻能重，能读能行，存亾是谗，吉凶可知，虎豹百物为之视火参垆。

八月既望，鼎成，死焉，葬上郡阳周之桥山。其臣左彻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庙像之，率诸侯而朝焉，七年，而立子。年百十有七，或云三百。宰予以问于孔子，子曰：『人赖其利百年，用其教百年，威其神百年，曰三百年也。』

立后、三妃，以存灵寃；彤史小臣，以備内官，以教天下之内治。子二十五别姓者，十二祈酉，滕、箴、任、苟、结、僂、依及二纪也，余循姬姓。元妃西陵氏，曰儻祖，生昌意、玄器、龙苗。昌意就德，逊居若水，有子三人，长曰干荒，次安，季悃。

干荒生帝颛顼，是为高阳氏。安处西土，后曰安息，汉来复者，为安氏、延李氏。悃迁北土，后为党项之辟，为拓跋氏【拓拔之说不一，详余论。】

至郁律二子，长沙莫雄，次什翼犍，初王于代，七子。其七窟咄生魏帝道武，始都洛，为元氏。十五世，百六十有一年，周齐灭之。有党氏、奚氏、达氏、乞伏氏、纥骨氏、什氏、干氏、乌氏、源氏、贺拔氏、拔拔氏、万俟氏、乙旃氏、秃发氏、周氏、长孙氏、车非氏、兀氏、郭氏、俟亥氏、车焜氏、普氏、李氏、八氏十姓俱其出也。拓拔思敬镇夏，以讨巢功，赐李姓。有拓拔仁福者，为番部都指挥使，亦从其姓，将吏迎为州师，子彝、超彝兴，继有夏银绥宥地。

玄器姬姓，降居泝水，生帝啻，是为高辛氏。

龙苗生吾融，为吾氏。吾融生卞明，封于卞为卞氏。卞明弃其守，降之南，裔生白犬，是为蛮人之祖。

帝之南游，西陵氏殒，于道式祀于行。以其蚕故，又祀先蚕。

次妃方累氏，曰节生休及清。休，继黄帝者也，是为帝鸿氏。清次，封清为纪姓，是生少昊。

次妃彤鱼氏，生挥及夷彭。



挥次十五子，造弧矢，及司率罟，受封于张，为弓氏、张氏、李氏、灌氏、叱罗氏、东方氏。

夷彭纪姓，其子始封于采，是为左人。有采氏、左人氏、夷鼓氏。

次妃嫫母，儿恶德，克帝，内之曰属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襄，虽恶何伤。是生苍林、禺阳。禺阳最少，受封于任，为任姓。谢、章、舒、洛、昌、终、泉、卑、遇，皆任分也，后各以国令氏。

禹号生禺京、偃梁、儋人。京居北海，号处南海，是为海司。有禺强氏、强氏。

儋人任姓，生牛黎。

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主为车，建侯于薛。又十二世仲虺，为汤左相，始分任。祖己七世，成迁为摯，有女归周是诞文王，逮武为世，复薛侯，后灭于楚。为薛氏、蘖氏、且氏、祖氏、奚氏、嵇氏、仲氏、摯氏、执氏、畴氏、伾氏、丕氏、邳 姁氏、李氏、徐氏。终古夏，太史乘乱归商，为佟氏、谢氏，谢之后；又有射氏、大野氏。

苍林姬姓，生始均，是居北狄，为始氏。

结姓伯儻，封于南燕，后有吉氏、姑氏、孔氏。密、湏、阚、允、蔡、光、敦、偃、燕、鲁、雒、断、密、虽，皆结分也。

箴、济及滑，箴姓分也，后合，以国令氏。

有虞氏作，封帝之后，一十有九侯伯。其得资者，为资氏、氏；得郟者，为郟氏、辅氏；得 者，为 氏；得冠者，为冠氏、引氏、刘氏；国于郟者，为郟氏、俚氏、食其氏、侍其氏；国于翟者，为翟氏、余氏、狄氏；于詹者，为詹氏；自詹移葛，则为葛氏、詹葛氏。

髡氏，依之分，狂犬，任之种也。武王克商，求封，帝之裔于蓊，以复 。又有蓊氏、桥氏、乔氏、陈氏、苍林氏、有熊氏、轩氏、轩辕氏、陈氏。

洛之后，又有落氏、雒氏。阚之后，又有监氏。密、湏之后，又有湏氏；舒之后，又有舒子氏、纪氏。

赞曰：

稽古齐睿，崇黄纪云。秉策阙尤，得一奉宸。并谋兼智，稽功务德。立监兴贤，命中建极。推策设蓍，体统阴阳。访咨岐雷，爰叙五常。史垂世绩，车陈大路。鼎乐云门，克谐调露。袞衣棺衾，凶恶不起。井设什一城闾，去杀胜残。九瀛仰化，泽被生民，祚衍天下。

【以诋名己也，鄙语曰『厉人怜王』，斯不恭之语也。虽然，不可以弗察也。乱常犯上，固皆小人之为，然其所由来未始不有以实。其暉民者，君之天也。天能违乎？舜、禹之得天下，非天与之，民与之也。桀、纣之失天下，非天取

之，民取之也。抚我，则后虐我，则讎，此民之通言也。凋匱之民，自攻夙沙之君，募耕之夫，能灭强暴之秦，乌在乎势位之凝哉？】

【驺马繻，以胡公内之贝水。邴戎阎职，戕懿公于圃竹。李兑饿主父于沙丘百日，杀之淖齿，擢湣王之筋于庙，一夕而死，怨也。昭宗溺昏醉，而妄喜怒；刘季述排，?以出幽，锢之少阳院；梁武泊宗庙，而佞浮。屠侯景更欲粹，缚之为太平寺主；刘曜既役所事晋，怀青衫行酒，而刘聪亦叱；孝愍执戟前驱。是皆已甚然，亦惟有不先诋其过甚矣，扼其吭者也。】

【隋炀汰侈、荒淫，卒见雉于宇文化及；而掖庭人复棺之床第，唐庄褻习，优獠竟招，射于俳郭，门高而五坊人又焚之乐器。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

【是以圣人春秋于弑逆，必谨书之微，则书人、示人之不可欺众，则书国示民之不可违也。弑，必书君，而蔡侯、吴子则不君，忽暴客狎刑余浊，斯濯足不戒履霜之渐也。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蚩尤之乱，以臣逐君，虽其暴恶之尤，然亦参卢之急政，有以取之也。四海致谏，善则吾蓄，不善则吾讎。此尹逸所以戒成王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君无忧焉，此言何谓邪？由此语之，厉虽怜王可也。】

【嗟夫！君人得闻此言，则寝不瞑、食不旨，尚何纵欲？贪酷之有时，曰『害』，丧予及汝偕亡民。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黄帝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穷理至命之学也。以知命之年为至命之学，可以无过矣。而必曰可无大过，是则小过者，圣人犹未敢自必其无也。是故过者，圣人之所不能免也。人谁无过，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此易之所修。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斯圣人之所忧也。尧稽于众，舍己从人；舜审于众，予违汝弼。岂若小人之耻过，作非又从而文之乎？】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非无过也，所过者化不俟终日，兹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食更而日愈明，过改而人益圣，此圣人之所以不贵无过、而贵改过。善改过者，圣之资也，始虽昧而今明初，虽而今臧，何尤？一过改，而一益起矣。昔者太甲之自艾，犹夫人也。而周公赞之卫献公之复国，犹夫人也。而君子贵之善补过也，若楚子 闻右尹之言，乃揖；而如当馈不食，数日不能以自克，以及于难，故孔子克己复礼，仁也。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溪乎？】

【黄帝之初，志于求仙养正命，娱耳目爱民，而不战。乃放万机，舍宫寝而肆志于昆山，发轳紫宫之中，投策钟山之下，登空桐、陟王屋、升鸿堤，而入金谷。车辙马迹，半于天下。于是四帝共起而谋之。边城日警，介冑不释。当此

之时，民几再嫁而非黄帝之有矣。然而黄帝克己、抑畏，划迹游驰，即营垒、灭四帝，而有天下，则克己而已矣。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夫世固有大，无道，民心已离，一旦翻然克己抑悔，人犹怀之，至于死而不忘。汉武帝、唐德宗可谓迷复者矣。轮台之命、奉天之诏，非必尽实也，一日而播告，上首之蛊，靡不为之感泣，而知戎寇之不足平，卒以自保其国。言发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迹，着乎远。匹夫为不善，一念之悔，固有言未脱口而菑变，为之消弭者，况称孤之客邪？易危之安，转亾之存，夫又何难之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以黄帝之神圣，一念之差，犹几至于不免。而后之人，乃至耻过、饰非，闻谏则呌曰：『吾为尽善。』岂不大悖乎？闻黄帝之事，其亦少知戒哉？】

路史卷十五

后纪六

疏仡纪

黄帝纪下

帝鸿氏

帝鸿氏，厘姓，帝律生帝鸿，是为帝休。母方累氏，感掖晶而生，生而多祥。黄帝厌，帝休是立。

正朔服度一，仍黄帝之故，故亡思亡为，不虑不图，而臻至治。治四十有七载，卒葬雒，雒之鸿冢是矣。在秦汉，皆列祀典。

生白民及嘻。嘻生季格，季格生帝魁。

白民，销姓，降居于夷，是为白民之祖。其别为防风氏，守封禺之间。厘姓，至商为汪汭氏，漆姓。有汪氏、罔氏。而缙云氏亦帝之胄也。妻土敬氏，曰炎融，遗腹而生驩头，为尧司徒。弇义隐贼，好行凶，天下之人谓之侏侗，尧放之于崇山。驩头者，驩兜也。以狐功辅纣，亡其国。生三苗氏。

苗民长齿，上下相冒，高辛邦之。啖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尧窜之于三危，河西诸羌俱其类也。

虞之禹三载，苗民逆命，昏迷自贤，反道败德。断制五狱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椽黥，以乱亡辜。练抑惟刑，民弃弗保。天降之咎，俾禹徂征，而犹负固。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而苗格。遂分北之，其余入于南海者，为驩朱国。后有鸿氏、洪氏、缙氏、缙云氏、驩氏、氏氏、曼氏、蛮氏、长狄氏、防风氏、危氏、元氏。

【士有患博，非博之足患，所患者寡要而已。适千里者，睨摇途而惑；蹶道山

者，见插架而。甚矣！书文之病人也，噫学者既病夫书文矣，余顾又欲病之邪？帝鸿氏，继黄帝者也，而说者以为黄帝，何邪？以五帝位无地以置之也。虞氏之先有幕，而惑于史记所叙之世者，无地以置夫幕也。遂以为之虞，思而不暇顾，是皆学者沈绵之意病也。】

【按春秋运斗枢，以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代，而班氏人表既叙帝鸿于炎帝之前矣，岂得谓黄帝哉？于令升曰：『栢皇、栗陆而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鸿、黄世，及以一民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是则鸿、黄为世，及者信矣。虽然，亦有以致其疑者。昔者文信侯引黄帝告颛顼之言曰：『大员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而鬻子谓：『颛顼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有天下。』汲书亦云：『黄帝死七年，其臣左彻乃立颛顼。』三书世少见，信然。史记亦言：『黄帝崩，而昌意之子高阳立。』少昊且无，况帝鸿耶？此郑康成于书中候所以依运斗枢以帝鸿谓五帝、而乃指之为黄帝也。帝后历四世，乃至颛顼，设不之信，则少昊为世八十有四载，颛顼何由事黄帝哉？此其不足疑者，然班氏置之炎帝之前，则又失之。】

#### 帝魁

帝魁氏，大鸿氏之曾孙也。母曰任巳，感神而生魁。昔孔子求古史记，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是矣。说者以为神农，非也。

【传曰：三王百世，计神元书，五帝之受策图。世有史记，从政之策。帝魁以来，讫于秦，缪除礼乐之书，三千三百有四十篇，夫子删之，断自舜始，所存者百篇而已。典有五，而轶；其三坟有三，而不存其一。则知记注之兴，文字之务，时代有之。其阙逸，克胜慨邪？余为此书，盖未尝勉为之说，而推合之，其足以垂示后世，亦不苟求为异也。昔者夫子赞易，自羲、炎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汤、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岂无意邪？然自羲炎而上，则有所不书，何邪？岂非羲、炎、尧、舜者，人道之极摯，而出乎其前者，即羲、炎、黄帝而可以知之欤？抑其教夺本于神明，惧后世不称而有求欤？亦岂于世有所疑欤？】

【予为此书，以学犹欲知也。予岂妄逆譎谰，以诬于人也哉？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予闻昆仑、矩缕、宛委、防山有黄帝之书，空桐、祝融有唐帝之碑，泰山、箕山、青城、海隅、有古帝王文字，霍灞、嵩、岱、衡、华、恒山、会稽、空桐、雄耳、碣石等处皆有禹所记焉。天其使得历而访之，以昭诏于当来乎？】

路史卷十六

后纪七

疏仡纪

小昊

小昊，青阳氏，纪姓，名质，是为挈。

其父曰清，黄帝之第五子，方僂氏之生也。胙土于清，是为青阳。元为纪姓，配于类氏，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媚之乐，乐而忘归，震而生质，白帝子也。

既生，其渚为陵，秀外龙庭，月县通，袭青阳以处云阳，故谥号以青阳，亦曰云阳氏。以金宝历，色尚白，故又曰金天氏。

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动力，远宪大昊，而乘西行，是称少昊。其即位也，五凤适至，而乙遗书，故为鸟纪，鸟师而鸟名：乙鸟氏司分，伯赵氏司至，苍鸟氏司启，丹鸟氏司闭，而风鸟氏董之，以为历正。五鸠、五雉笃九雇之利：祝鸠氏司教，且鸠氏司制，尸鸠氏司空，爽鸠氏司寇，滑鸠氏司事。五鸠，糾民者也。九雇为九农，正教民事，户民亡淫者也。

民事既正，乃法度量、调气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为元，而民事定。既处甘泉，于是兴郊禋、崇五祀、正都邑、肇车牛，作布货以制国用。于是通穷拒??、老老慈幼、恤孤合独，然后矜寡、痿极、瘠龙、跛臂、扁籛、握递者，偕有所养。立史官，尊耆老，修其方，而天下治。

丕厘景命，放准循龟，是故天用大戒，久而不乱，人亡疵，厉鬼亡灵响，百工法而亡伪，而奇术怪行亡敢烦言。孟行以过其情，遇其上者守故，常抱雌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是以垂象着瑞。后土锡符，长庚辉日，五色山金，鸣泽铜益，诸福之物必至。

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龢上下，是曰九渊。龙山风水，日五色，云从龙之章也。德广远而时节，是以远服而迹不迁，鞮鞻旒竇，?苞棐，亡远弗届。在位八十有四载，落，年百有一，葬于云阳。其神降于长流之山，主祀，是司反景，故传又称西皇。

都于小颡，以字穷桑，故亦曰穷桑氏，或云曲阜，鹵，是亦云小昊之虚。

元妃生倍伐，降处缙渊，既封蔑，为蔑氏。夏后世衰，有缙为桀所克。有倍氏、缙氏。

次妃生般【音盘】，为弓正，是制弓矢，主祀弧星，封于尹城，世掌宫职，尹耆事唐，为尹氏。有子曰昧，为玄冥师，是生允格、台、骀，俱臣高阳。

骀宣汾洮，障大泽，封于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有台氏、沈姒、蓐辱之氏。

允格封郟，有子郟姓，虞帝投之幽州，是为阴戎之祖。巳氏、格氏、戎氏、允戎氏、戎州氏皆允类也。

重熙修，该帝之四叔也，佐高阳氏。高辛氏衰，五官失守，尧乃复育重氏之后。羲仲、羲叔俾世守之，有羲氏、重氏。

帝之入立也，其属有更于青阳者，厥后疆力侵寻，四伐重氏，苦之而遗之姝，或而不治，大臣争榘，远近相袭，而青阳遂分有青氏、青阳氏。

初帝裔子取高阳氏之女，曰修，生大业。大业取少典氏女，曰华，生繇。繇生马，喙忠信、疏通，而敏事渔于雷泽。虞帝求旃以为士师，繇一振褐，而不仁者远。乃立狱，造科律，听狱执中，为虞之氏，而天下亡冤。封之于皋，是曰皋陶。虞禅禹，禹巽之皋，辞焉，卒崩于皋，所谓公琴者。皋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有子三人，长伯翳，次仲甄，次封偃，为偃姓。偃偃之后，有州绞、貳、軫、谣、皖、参、会、阮、棐、鬲、郈偃止、舒庸、舒鸠、舒龙、舒蓼、舒鲍、舒龚州，则卤灭之。绞佼，则朱昧之舒、皖、貳、軫、鸠、庸、龙、蓼，则食于楚矣。后各以国命氏。

仲甄事夏，封六，其后分英，俱为楚并，有甄氏、六氏、皋咎、繇皋、英黥之氏。

伯翳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为嬴氏。盈暨功于洪帝，乃锡之阜旃、玄玉、姚女，而封之费。生大廉、若木、恩成。

大廉事夏后启，为鸟俗氏、路俗氏，后有孟亏。仲衍、孟亏能帅翳者，作土于萧，是为萧孟亏。夏后氏衰，孟亏去之，貳凤皇随焉。

仲衍臣商，太戊其裔，戎胥轩内。郈山氏生仲湑，仲湑生处父，处父健步，是为蜚廉，生革，暨季胜。胜三世造父封赵，复七世叔带乃隶晋，九世而武立。又六世，籍始命复，再世而析晋。三世主父益大，又五世邯郟没，秦诸大夫立。嘉于代六年，重刻于秦子公辅，主西戎，西戎怀之，号赵王，世居天水。有张氏、狼氏、屏氏、訾辱氏、楼季氏、主氏、主父氏、康氏、马服氏、马氏、马矢氏、马适氏、莽氏、武成氏、周阳氏、邯氏、邯郟氏。及叔带、中衍、戎胥、冬日之氏，采于睦者，又为睦氏。

革五世曰非，子孝王封之秦谷，使复嬴氏。五世襄公勤于平，王锡之岐、豊，以为侯。二十有九世，而赵政替周，号始皇帝。隳天、乱地、振古，亡与二世，而汉有之。始皇生于邯郟，故号赵政。有秦氏、非氏、扉氏、处氏、房氏、旁氏、蜚氏、飞廉氏、廉氏、征氏、宁氏、子桑氏、子车氏、车氏、仲行氏、针氏、侯丽氏、缪氏、谬氏、縶氏、整氏、庶长氏、不更氏、稻氏、谷氏、绕氏、将闾氏。

王功秦仲既国，襄而复录，其少子康使有夏阳，为梁伯，秦湓之。有梁氏、梁余氏、梁于氏、将氏、将良氏。汉莽以梁攘为修远伯，奉小昊祀。而又有运期氏，其食于运者，为运氏。自运采掩，为奄氏、掩氏、运奄氏；采锺离者，吴

灭之，为锺氏、离氏、锺离氏、终黎氏。寻、衙、汪、良、菟、裘、不羹、灌东、东闾、修鱼、里、密如、高陵，附庸氏也。

秦针奔晋，封裴中，曰裴君。六世陵迁解，为解君。有裴氏、解氏、垒氏、履氏。

若木事夏，袭翳之封，后有费昌，为汤御右。费仲事纣，其立于淮者，为嬴氏。夏世有调，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君偃一假仁义而宾国三十六。周王剡之，而录其子宗十一世，为吴所灭。有徐氏、虫氏、取虑氏、李氏。

恩成之伧世为理，以命族。至纣时，理征为翼肆中。吴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逋难伊虚，为李氏。利贞生仲师，昌祖家。于若生彤德，其曾硕宗，因采焉。

五世孙干元，为周上御史，胎刳且。取洪氏，曰婴敷。感飞星而震，十有二年，副左而生儋，曰玄禄，是为伯阳。甫生而能语，黄面皓首，故谓老子；耳长七寸，而参扁，故名耳，而字儋。干籍九尺，方童、长眉、鼻双、柱齿六八，邑于苦之赖。赖乃莱也，故又曰老莱子。以三十六法治心，理性究忠、尽孝。桓、庄世，柱下史；简、灵世，守藏吏。孔子尝学礼焉。

孔没十九岁，而儋入秦西，历流沙八十余土，化暨三千九万品戒，化胡成佛【于阗西南五百里，有比摩寺，记为老子化胡之所。彼人言老子于此升天，与群胡泣诀，而释子讳之。夫佛特西土一圣胡尔，中国之人不知其由，乃推而归之，不可知之神。愚陋之徒复肆为诡诞之说，而不可诘。大抵天下之事，唯近于人情者为是。西域诸国事佛，其言可得而考。有化胡恒星等辨，见发挥】。寿四百有四十。

儋生宗邑、段干，世济其德。至世民而兴唐，传世二十。则少昊瘖，繇之德在人也。昇养于徐，为徐氏。既复李，有南唐三世，而俘以归于京。有理氏、里氏、相里氏、京氏、恩氏、利氏、儋氏、聃氏、耽氏、征氏、崇氏、段氏、段干氏、老氏、老阳氏、柱氏、丙氏、及广武、老莱、贺兰、坚吾、大野、徒何之氏。

江黄、耿弦、兹蒲时，白、郟复。巴、寘、谷、麋、葛、谭，皆嬴国也。郟则越灭之，寘则徐灭之，兹蒲周灭之，沈耿晋灭之。谭谷入于齐，巴复入于夔。而江黄、弦时，白灭于楚矣。后各以国令氏。

沈逞奔楚，曾孙诸梁为右司马，采于叶，为叶氏、尹氏、诸梁氏。周兴，封帝之后于，而置，后舆期于始都计。二世兹丕归，至纪公复纪姓。历世三十，楚、简并之。有氏、萬氏、子氏、兹氏、丕氏、展舆氏、庶其氏、郊氏、捷氏、裂氏。

若犁、比林、闾渠、丘着、丘安、丘且、于务、娄无、娄菀、羊之氏，与林氏

、拏氏以邑也。嬴之后又有盈氏、 氏。黄之后又有胡氏。若巴后之巴公，白后之白侯武安，蒲后之蒲侯、蒲余与符。江后之析，谭后之覃、谈、佼，耿后之简、谏、东，其衍也。又有昊、皓、星、金、桑、雉、芒、勾、暉、皞、秋伯，及西方桑丘、空桑、龙丘、五鸠，有偃之氏。

赞曰

邈矣西皇，小昊青阳。秀外龙庭，抱雌守常。五凤既至，乃法度量。通穷拒??，孤独得养。惟能任道，人亡疵厉。德广乐时，远亡不至。降彼长流，是司反景。李、赵隆兴，于斯为盛。

【历者，大中之符，圣人之所以顺天命、而经世者也。其原出于天，其法成于人，有其数而无其文，圣人之授受、传数而已。】

【昔者尧之为世，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故其耄而授舜，曰：『咨女（私以为通“汝”）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之受终也，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故其旄而授禹，曰：『咨女禹，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三圣之所授，执中而已。』执中者，以历数之本乎中也。是故历法作，而中道着矣。班固之志历也，亦以是，为尧之授舜者也。】

【盖圣人之为治，不过钦天、厚人而已。先儒之言，历数类皆归于?纬之言，非先王之正也。天生河图，八卦之原也；地应龟书，九畴之寄也。八卦者，历数之始也，而本于太极；太极者，至中也。九畴者，历数之成也，而本于皇极；皇极者，大中也。太极元气，含三为以，三才之所基也。稽疑庶征、五福、六极，此鬼神之所同，故属之天；五行、五事、八政，此百姓之所用，故属之地；而三德、五纪之与皇极同，居九位之中。然则圣人中道而立者，亦以保其在躬之历数而已矣。】

【应凤鸟而历数详焉，此少昊氏之传中也，岂唯钦天、厚人哉？抑亦以保其在躬之历数也。嗟夫！善言古者，必有验乎今；善言天者，必有信于人。传历数，岂徒为天哉？以为人也。岂徒为古哉？抑为今也。】

【一昼一夜、一寒一暑，此盛衰之常变也。干用九，坤用六，用者变之谓也。九六者，阴阳之尽也。穷者未有不为灾，阳九百六，此其不知变者也。亢之与战，岂历数之中哉？彼少昊之法凝矣。其所以与太昊氏两立乎，九阍之内而称皇者，唯能任道不事心、不动力，知所变而已矣。少昊既假历数，复于尧舜，尧舜唯知变也，故唯九黎乱德、苗民逆命，而不抵于穷。垂衣裳而天下治，则其所以取之乾坤者，用九六也。是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而通之，此历数之所以长也。六而后穷数止，则起六。六者，一变之数也，以故夷、昭不馭，幽、厉失图，颓乱惠迁，带叛襄出，楚子问鼎，晋侯请隧，犹且三十六传一变之数。】



【先王定策之验，不可易也。有用我者，吾为东周潜心，文王可变之谓也。使其得文王之位，而合其变，则东周之胙何止八百年哉？惜乎执中之道不传，至于穷不知变，不能尽当运之数也。苍既朒矣，而况秦汉而下不全其天者邪？受命不知其数，传国不知其符，系胙不永，岂唯历之微哉？亦人谋之不臧也。】

【呜呼！瓠托捃邊，幅沮桓化，侯王戎狄焉，能举华哉？中国丘墟、生灵涂炭，可胜痛耶？变而通之，此无穷之历数也。】

钦定四库全书 路史

卷十七~卷十九

宋 罗泌 撰

目 录

路史卷十七

后纪八

疏仡纪

高阳

路史卷十八

后纪九

疏仡纪

高辛氏

路史卷十九

后纪十

疏仡纪

高辛纪下

路史卷十七

后纪八

疏仡纪

高阳

帝颛顼，高阳氏，姬姓，名颛顼，黄帝氏之曾孙，祖曰昌意，黄帝之震适也。行劣不似，逊于若水。取蜀山氏，曰景。生帝干荒，擢首而谨耳，豸喙而渠股。是袭若水，取蜀山氏曰枢，是为河女，所谓淖子也。感瑶光于幽防，而生颛顼，并干、通眉、带午，渊而有谋，疎以知远，年十五而佐小昊。封于高阳。都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丘，以故柳城卫仆，俱为颛顼之虚。逃迹高阳，故遂以高阳氏。黑精之君也，以名为号，故后世或姓焉。绍小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以水穷历，故外书皆称玄帝。

祭 牲用騂，荐玉以赤繒，载时以象，天养材以任，地依 神而制义，治气性以

立教，自是不克。远纪始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厘改服度，符采尚赤，乃立九寺九卿。重、该、修、熙，少昊氏之四叔也，实能金木及水，乃俾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孙犁显曜，乃命祝融，而炎帝氏有子句龙，俾为后土，是为五官。【春秋传云：句芒，春官，为木正；蓐收，秋官，为金正；祝融，夏官，为火正；玄冥，冬官，为水正；句龙，后土，中央，为土正。】恪共厥业，遂济穷桑。

上世人神异业，是以祸灾不至，而求用不匮。小昊氏衰，玄都氏黎实乱，天德贤鬼而废人，惟龟策之从，谋臣不用，喆士在外家为巫，史亡有要质。方不类聚，物不群分，民匱于祀，神褻民狎，嘉生不降。龟策、鬼神不足以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

乃命重、犁典司，祝融重献上天以属神，犁抑下地以属民，以绝上下之通，以规三辰之行，使复旧物，毋相浸渎，民用安生。于是穷四履，称险易，申画郊畿以殿任，赋立勤人以职孤。为正长以惠穷，置宰以恤亡。设射志以习雅，守猎、耘耔以习移。

乃?名罔，俾大泽，制十等之币，以通有亡，曰『权衡』。宿畴以成，泉币亡滞，工贾时市，臣仆州里，俾毋交为。是以主虞而安，民璞而亲，官亡邪?吏市亡型，民事分职正，而人反其故。然犹俊怱，自持焦心，蛾伏以从事，于贤谓功，莫美于公恶而之善，臯莫大于 恶而不变。非惟善善，善因善也；非惟恶恶，恶缘恶也。

乃剪令曰：毋慢制，毋虐民贵臣，骄而弗諛，男女不相辟于道者，拂之四达之衢。

文龙负图，于是书科斗百辟，作戒盈之器室，而着复礼之铭，诗以为德?之术。师于大欸，赤民，柏夷父，柏亮父，淶图之流，以浚其明，而??其圣。谓至道不可过，至义不可易，而后治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修黄帝之道而赏之。弗或损益而致治平。

乃注新历，十三月以为元岁，纪甲寅上日，乙巳日月，值艮维之初，而五星会于天历。

蛰始动时、鸡三号，而立春。至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是以万物应和，而百事理，是为历宗。序惟天之合正，风乃行。

熙熙锵锵，帝好之。爰命鱣先为倡泊，蜚龙称八音、会八风之音，以为圭水之曲，以召气而生物。浮金効珍，于是铸为之钟，作五基、六?之乐，以调阴阳，享上帝，命曰承云。

上缘黄帝，因事而宪功，文德锡之钟磬，武德锡之干戈，而人知乡方矣。惠浸萌生，信沾翔泳，于是设箫郁、陈裸鬯，仗万灵以信顺，监众神以道物，馭百

气、诏雷电，采羽山、葛峰之铜铸鼎，以臧天下之神。主诸着洞台之山、阴宫之丘，悉寘之，移安德之石填焉。设玉兆，??昼景，乃乘结元之辇，巡四海，以宁民。北爨幽陵，南拊交止，西际神沙，东跂蟠水。四行天下，周旋八外，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芒所詔，靡不砥属。集威成纪，以理阴阳。处乎玄宫，搏心、揖志不贪，广远故地，大而不淫。

在位七十有六，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务颡之阳。下不及涖，四它卫之。其阴九嫔在焉，其范林，方三百里。其立也，岁居豕韦；其崩也，岁在馘火。故传以墜，为颡项之族，非也。【学者不晓此义，故信而不疑。夫墜，土族，而颡帝水也。此学者之误也。】

取邹屠氏、胜瀆氏。初帝僂蚩尤，迁其民，善者于邹屠，恶着于有北。邹屠氏有女，履龟不践，帝内之，是生禹祖。及梦八人，苍叔、伯益、栲演、大临、江、霆坚、中容、叔达，是为八凯。帝崩，而元子立，袭高阳氏，是为孺帝，寻崩，而帝啻立。

伯益之字隤凯，次居子族之三，为唐泽虞，是为百虫将军。佐禹治水，封之于梁。舜嬗禹，禹巽于益，辞焉。年过二百，南梁大敖，梁之析也。有梁氏、敖氏、伯氏。

霆坚封安，安既复，分蓼，后俱灭于楚。犹以国氏。

滕奔氏曰婁，生伯偁、卷章、季禺三人。

偁字伯服，与卷章绵产。

季禺是生叔歊【大荒经?西经叔歊，颡项之孙。】

卷章取梲水氏曰娇，生犁及回犁，为祝融。淳曜敦芒，天明地德，临照四海，是食火土。生长琴及噎噎，处西极以行日月。太子长琴居于摇山，实始乐风。犁卒，帝啻以回代之，食于吴，是曰吴回。生陆终，取鬼方氏，曰嬀。??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连，曰籛，曰求言，曰晏安，曰季连。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人生，剖右而三人出。

樊为己姓，封昆吾。昆吾为夏剥主，其后裔自臧而无譖，与桀同灭，故孔子曰：『尧之有天下，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是以百载而愈成。』汔今而益章，昆吾自臧，意穷高而不衰，是以当时而亏，久而愈恶，损益之道也。后有昆氏、吾氏、昆吾氏。顾、温、苏、扈、廖、董、诸、斟、祝、产，皆己分也。扈则启灭之矣，后有户氏、扈氏、有扈氏。顾、温则商灭之，温则狄灭之，后有顾氏、雇氏、温氏、宋氏。

苏伯吉利，是世祝融逮妻，搏颊死，托于竈。纣王欲伐有苏，苏以妲进，免。纣宠之而亡，周灭之。有苏氏、司寇氏。其支子封郟，又为郟氏。

廖有叔安异，封于董。董甫以豢龙事虞，封于??川，别为??夷，更为关龙。廖

、董、关龙则夏灭之，??则商灭之。后有廖氏、颃氏、颃氏、颃叔氏、董氏、董甫氏、侯叟氏、青史氏、??氏族、??夷氏、融夷氏、豢氏、关韵氏、李氏。关之转又为关氏。

斟姓灌??，则夏灭之，戈介则商灭之，后有斟氏、戈氏、斟戈氏、??氏、寻氏、氏、斟寻氏、鄆氏、斟灌氏、灌氏、介氏。

惠连妘姓，其封参胡。参胡者，韩是，周之邰子，其后也。后有邰氏、参氏。籛之字铿，封于彭，是为大彭。彭祖以斟雉养性，事放勋。夏之中兴，别封其孙元哲于韦，是为豕韦，迭为夏伯。夏迁于商，老彭守官大夫。商王拼，采女受术，籛始去之，终身不见。寿七百六十七。秃、诸、暨、稽、舟人皆彭之分也。高辛师舟人。暨、诸、稽则商灭之，秃姓、舟人则周灭之，韦则夏甲迁之矣。后有籛氏、钱氏、秃氏、舟氏、韦氏、豕韦氏、伯氏、霸氏、覽氏、寿氏、名氏、诸氏、诸稽氏、暨氏、既氏、周氏。

钱鏐当干宁，以十三州王吴越者，百年而俶朝于我。

来言?姓，封于侖，是为会人。介于河伊，贪嗔灭爵，上下不临，重氏伐而亡之。有侖氏、??氏、会氏。、路、云、郛、偃、夷皆?分也。侯纳仲任，贪冒爱吝，蔑贤简耐，而灭于郑。有氏、鄆氏、氏、焉氏。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灭之。有云氏、员氏、云氏、郟氏、?氏。

路、偃、阳、夷、偃、诸，则晋灭之，后各以国为氏。

晏安封，为姓。朱、娄、驹、绎、倪、、小朱、根牟，皆分也。武王得，挟复封之朱，曰朱娄。朱友以父夷甫颜，功封倪，三世，居驹，从齐尊王，是为小朱子。小朱十四世，而朱二十有九世，灭于楚，封其君为巨鹿侯，后有朱氏、侏氏。侏氏、娄氏、邾娄氏、儿氏、倪氏、郟氏、倪犁氏、邹氏、驹氏、菑氏、翼氏、挟氏、无娄氏、庶其氏、楚且氏、鉏从氏、茅成氏、茅夷氏、??徐氏、茅地氏、夷氏、仪氏、夏父氏、挟氏、庚氏、蘧氏、绎氏、颜氏。仲尼之门，颜氏之达着八。

根牟着，侏也，鲁??之。后有根牟氏、牟氏、侏氏、牟孙氏。

则周灭之。伯禹定荆州，季芊实居其地，生附叙，始封于熊，故其子为穴熊。荆楚，名也，夏有楚狐父，厥后鬻熊子着，师臣西伯。成王时，熊氏畔，乃复封子绎于荆，居丹阳，是为楚。十七世，通祈周，显号事抑，乃自称之。

子贲迁郢。及魏，为秦诈留，子横徙陈，凡二十有五世，而秦灭之。后有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粥氏、鬻氏、郢氏、逞氏、能氏、叙氏、序氏、沮氏。其公族氏，有成启、鬬、、贲、善、逯、禄、县、逮、审、侧、庇、次、连、算、佗、昭。由景到声，?即围尹，后竟秉宜，绎酒保枝，乘春阳，钧甲环刃，武庄霜雪，蜎举、举穿，称仆贵，严征、庾、奋、贺、列、监、减、?阙

卒度陈、张、李。

其复氏，则有鬪耆、鬪乳、鬪、鬪强、鬪缙、鬪文、鬪班、鬪比、围龟、弥牟、若敖、叔敖、堵敖、郑敖、越椒、罢敌、上官、三闾、五相、五参、诸将、太宰、公建、良臣、左尹、右尹、申叔、申公、楚季、楚宗、巫臣、列宗、子南、子期、子庚、子西、子建、子午、子重、子季、子乘、子千、子仪、子木、尹午、无钩、无圉、无宇、无庸、余推、涉其、庆父、襄老、王孙、成王、黑肱、舒坚、来纣、沉纣、邑由、利孙、白男、吉白、屈南、耆门、市南、伍叁、庆父、婴齐、弃疾、枝如、伯比、师初、熊卒、熊相、倚相、辛廖、接舆、季连、季融、仲雄、大心，凡八十二氏。

及篮、厥、箴、乐、芊、陵、权、莠、清、郊、工、连、器之十三尹，其氏于邑着，有冯、屈、阎、瓦、堂、棠、菑、蕞、靳、卷、圈、柘、拳、养、包椒、包申、苟、穰、荡、麻、白、涡、淖、慎、匡、訾、贲、棘、枣、龙、俞、园、艾、鑢、苗、聂、蔓、万、万、利、都、主、康，及邓陵、卜梁、鲁阳、栌阳、苞丘、吴丘、何丘、轩丘、商密、愈豆、英贤、武安、期思、田公、白公、涇阳、叶阳之氏阙为郴氏、圈公者，始秦博士，避世商山阙分非发挥。

帝摯之世，九犁乱时，重犁失职，尧于是复育重犁之后，使复旧叶，是为羲和。和，实为犁后，为和氏。商封之程，有程氏、司马氏。史迁既刑，作史记，下及懿师，三世事魏，遂移其社，为晋四世，弃洛南渡，又十一传，而刘宋灭之。

和仲孙宗，处清累，为累和氏。濮、罗、归、越、賚、滇、麇、麋、芊、蛮，皆芊分也，以国其庶己而取之，归是夔，賚是宗，绎之适昆。摯以疾废于夔，亦并于楚。有夔氏、归氏、賚氏、宗氏。

罗熊析也，后亦入楚，有罗氏、罗侯氏。

滇祖庄躄、百濮、芊、蛮，或??或怀，世不绝也。有濮氏、高氏。

越狗，芊姓，是为南越。越裳、骆越、瓯越、瓯隘、瓯人、且瓯、供人、海阳、目深、扶摧、禽人、苍吾、蛮扬、扬越、桂国、西瓯、损子、产里、海癸、九菌、稽余、仆句、比带、区吴，所谓百越也。有骆氏、李氏。帝之后又有氏、容氏、孺氏、若氏、双氏、玉氏、瑱氏、虫氏、隤氏、凯氏、重氏、童氏、氏、栲氏、临氏、苍氏、苍舒氏、达氏、叔达氏、陆终氏、渊氏、圣氏、彭祖氏、季连氏、高阳氏商丘氏。

赞曰

玉子高阳，精气摇光。通眉戴干，是济穷桑。履时象天，疏以知远。上缘黄帝，通变不倦。集威成纪，?怱自持。内戒??室，外亲客师。惠寝萌生，信沾翔泳

。乘彼结元，范林何棚。

【世无圣人，亦无愚人。非无愚人也，务学从师，则愚者圣；非无圣人也，违师背学，则圣者愚矣。】

【干之九二，『见龙在田』，此龙德而正中者也，而孔子发之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学。』问，从师之始也。三皇五帝固未有不自师以成者，而独异黄帝氏、高阳氏之取师，何如是之励且博邪？黄于诸臣，风后力牧大填，封巨；容菴、岐伯、若广、成甯，封一切师之。高阳之初，师于淶图矣，师于栢夷父矣，师于大欸矣，师于赤民、栢亮父矣，不憚下风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何邪？至道无所底，失德不以圣唯学，然后知不足。】

【尧为御，舜为左，而伯禹为之右，入于梦而访荷蓑，涉于津而讯渊客圣，亦岂必达哉？】

【一人之智，固不若众人之愚邪。师者，人之斗极邪。入人之家，则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国，则以重人之国，是故古之圣人，世至治矣。政无为矣，民悉仰化，而天下之和举至矣。犹且恐然，常若兽、盗之将至，而将不免者，尚友亲师，常若不逮，故德愈隆，性愈彻，世愈治，而后世愈不及也。】

【孔子师于老僖，师于苾弘，师于孟苏、夔靖叔；而老僖且师常枞，是生知者焉。不学，然亦何常师之有。神农师阴之老，黄帝拜空桐之叟。翁、桐叟岂圣者邪？炎黄之圣，不自圣也。唐、虞、夏后拜师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汤之于贷子相，高宗之于甘盘，文王之于锡畴子斯，武王之于太公，周公之于庶秀，成王之于郭叔，此其究也。晋文公之咎犯、随会，秦缪公之百里奚、公孙枝，楚庄之孙叔敖、沈申巫，阖闾之伍子胥、文之仪，句践之范蠡、大夫种，若圣若贤，莫不尊师而重学。】

【子张，鲁之鄙家；颜涿，梁父之大盗，而学孔子。段干木，晋之大狙，而学子夏。高何、县子，石国之大暴，而学于子墨索。卢参，东方之巨狡，学于钥滑六人者，刑僇死辱之徒也，而为天下名士、显人、王公从而师礼之；以其寿尽，则得之师，与学者、君人之所知也。齐小白，伯者也，师于管仲，而致其理。齐人有士罃也者，小白执质请见之，三而弗得嬖者，曰罃也；、臣、君，国之贱士也，三往而弗得见，其可已矣。】

【公曰：『乌是何言欤？』吾闻布韦之士，不屑富贵，不轻身于万乘之君；万乘之君，不事仁义，不下礼于不韦之士。夫子之不屑富贵则可矣，谓不谷、置仁义而可乎？五反而遂见之。天下之诸侯闻之，爰胥师而宾焉，于是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则自一贱士始也。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其小白之谓乎？】

【先朝讲臣范祖禹尝为帝学八篇，其?曰：『三代八十四王，历年千九百三十。】

以学见者，禹、汤、高宗、文、武、成王而已。夏之启与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盘庚，周之康、宣，皆功业并于诗、书，非学不至汉唐之君，则盖有矣。』要之，少学而无师，夏癸、商受昏德弃祀，岂性不足与为善邪？由不法先王，不亲贤，不问学也，祖禹之言其不可戒哉？】

【学者，圣之资；而师者，道之原也。是故曰：说义必称师，听从必尽力。天子入学祭先圣，则以齿尝为臣者弗臣所以尊师而敬学也。学尧而尧学跖，而跖途巷可以为禹，而舜果人也。由此语之，治乱之分，师不师、学不学之一间尔。郭隗之言、中虺之戒，其真有国者之龟鉴欤！】

【朱紫阳曰：浑天仪，古必有。其法遭秦而灭，至汉武帝时，洛下閎始经营之，鲜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时，耿寿昌始铸铜而为之象，宋钱乐为铸铜作浑天仪：衡长八尺，孔径一寸，玦径八尺，围周二丈五尺。强转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璇玑玉衡之遗法也。】

【历代以来，其法渐密，宋朝因之为仪，三重其外，曰『六合仪』，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内曰『三辰仪』，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仪』；其最在内曰『四游仪』，以其南北东西无不周徧，故曰『四游仪』。此其大略也。】

## 路史卷十八

### 后纪九

### 疏仡纪

### 高辛氏

帝啻，高辛氏，姬姓，曰啻，一曰逡。啻之字曰亡斤，黄帝氏之子玄枵之后也。

父侨极，取阵丰氏曰，履大迹而?生啻。方啻之生，握 莫觉，生而神异，自言其名，遂以名。方颞 颞，珠庭化齿，戴干。厥德神灵，厥行祇肃，年十有五而佐高阳氏，受封于辛，为侯国。

高阳崩，而啻是立，以木纪德，色尚黑，正朔服，度惟时之宜。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土。聪明浚武，嶷嶷 倪衣，服而不驯，冬轻以?夏轻，而清窳蕪其屋室，土事不文，木事不饰，以示民之节。谓德莫高于博爱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约身博施，惟爱人利物是图。谓黄帝之言曰道，若川水其出亡已，其流亡止，是以服人而不为，分人而不为譖。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修身而天下服。故达于天下而不忘缘巧者之事，行仁者之操，上由黄帝之道，而明之守。

高阳之庸而正之节，仁之器以修其财，而身专其美矣。于是三辰以着，众历日

月而送迎之，以顺天之则。谓寅宾出日，寅饗纳日，鲁语云：『佻能次序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穡，以因民也。』

命重为木正，黎为或正，该为金正，修及熙为水正，句龙为土正，是为五官，分职诸国，封为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氏克官说，天文卯下地，火纪昭融，而世赖之。逮其继世，失遗其业守，乃命弟 嗣綏，厥昭显天墜之光，以生柔嘉材，爰封之吴，谨农祥、乂欲饗，故六气正而天道平，五正建而人事理。

乃闾閻塞，履龙断委，關貸賑亡，益恤远人，盍闾连墓，使人相亲，故饮食相与，守望相助，而疾病相扶。持揖其民力，更相为师，因其土宜以为民，故生亡乏用，而死亡传尸，贵贱贱贵，以通其器。耕以自养，而以其余应于上，故平。工贾以通，故關夷而市平财亡郁废而愚亡不教修其礼乐，正其兵农，故升降得以有数，长幼得以有叙，而班白者不负戴矣。粤命台骀，宣汾洮鄩，大泽道演击汰，而民离湍决之患。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以处骀鹵，封允格、赏帅味，而下以穌。

以日至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偕食，絜其祭服，备其帷帐，陈之圭币，荐之黑黼。右社稷而左宗庙，制其溪陵，明鬼神而敬祭，为之数荐，所以重本也。

命咸黑典乐，为声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磬【乐纬及潜夫论等皆作六英窳苹，以六英为少昊乐，误。】，享上帝以中磬。命柞卜作鼗鼓，制琴、箎、埙、篪。祥金之钟，沉鸣之磬，伶人咸抃。凤皇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观声，歌奏以观穌，舞奏以观礼。礼以乐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为颂，以歌九招之就。

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赐以累黼、彤弓、蒿矢，羿是以去，下地之白难，而民得以佚。以故羿死而托于宗布。于是尽地之制，受少昊、高阳之经理，卒创九州岛以统理下国，正刚、均赋以调民人，穌以仁义，持以信礼，为亡为事，混美于下。故??而不理，动而民罔不钦，言而民罔不劝。男有分，女有归，壮有用，老有终。

凉风至而陈麾，太白高而转战，然后倔强惠命，因其时而悔其民，修其方而天下定。守高阳之道，而不务乎其前。任智守数以道其常；周听广莫，以?其明。于是致学柏昭，而师于赤松，舟人授书于钟山，而拜师于牧德。发节移数，顺天思序，以道御世秉。度成纪、行星辰、遯日月，以从天墜之固然。故山不童而用贍，泽不弊而养足，不出百里而求足。举星毕曳云稍，春乘马而秋登龙，黄斧拂衣溉，执中而获天下。

法尚乎一，而政贵乎信，故下服度，不备待而得穌。故民反累皇道，炳燠万流



仰镜。牛马之牧不相反，人民之俗不相知。霜雹所沾，日月所监，亡不尊亲。地宝天瑞，应诚而至，于是省力以齐民之物，而登封以报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风，九州岛共贯，天下归往，而人以乐生。

都于亳，殷亳、殷辛其始国，故号曰高辛氏，是为王子者。帝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载。崩，葬顿丘台城阴野之秋山，所谓顿丘台也。

四后上妃有骀氏，曰姜嫄，清淨专一而好稼穡，衣帝衣，履帝敏，居期而生弃。

弃惟元子，披颶象亢。弃之每异，嫄乃收之，爰名曰弃，而字之曰度辰。性敷而仁，戏惟稷、黍。长研耕稼，为唐天官。及事虞夏，以耕织为本，教发菑粪土，别五土之宜；教民时、菽嘉谷，致胎有相之道。修封疆为田，顺土造区廛民，降岌而后【阙】云稷始为耑，以二耜为耦【阙】一耑一，夫三百耑而播种于【阙】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虞帝乃国之，号后稷。百谷而山死。

取媯人，是生 鬻，世济其德。 鬻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谷，是为田祖，自商以来祀之，世为后稷。

及夏之衰，有不窋者失其官守，窜，居于尉李。生鞠，是为鞠陶。生公刘，公刘能修后稷之业，民保归焉，周道由兴，生庆节。始国于邠，生皇仆。皇仆生弗差，弗差生伪郇，伪郇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帅稷者，周人报焉。生侯牟，侯牟生亚圉。亚圉卒，弟云都立，生叔组紺，是为祖类。祖类生诸，是为泰公。生亶父，是为古公泰王。避熏育，居岐阳，实始剪商，复取于骀，曰泰。姜生泰伯、仲雍、季历。季历居程，古公属焉。泰伯闾知，及弟仲雍窜于荆曼，居梅里，荆人义而君之，号勾。古公薨，计于近郊，而还于番离。

伯卒，仲继，剪发文身，羸以为俗，是谓孰哉虞仲。武王封其曾孙仲于夏虚，谓西吴，亦曰虞仲。十二世而晋灭之。仲支孙，于周封樊，为樊氏、樊仲氏、氏、皮氏、虞氏、方纽于氏。虞灭吴，始大。二十四世，而越灭之。有烛庸、厥由、常寿、夫余、鳧舆、胥门、庆忌、庆师、公冶、公祖、公刘、泰伯、漆雕；及梦、余、寿、延、番、夫、冶、延闾、常、开、周、古、蠹、颇之氏；其以邑氏者，偃州、州来、延陵、棠溪、堂溪、唐溪、郁闾及郁、或柯之氏。越灭吴，流其三子，长曰鸿流，婺源葬焉；倭郟、无锡，皆吴分也。

季历再世，而兴周，即王季，文王因之。又再世，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关雎之诗以讽。又再世，穆王耄荒训夏赎刑，而书不续。又再世，懿益衰，诗人遂刺。又五世，幽王不道，死于骊山之下，申侯立平王，而东迁，黍离遂作。王

政陵迟，至鲁惠公遂请郊庙之礼，未与而春秋作。又十三世，而敬王丐立，子朝之难，遂止。成周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东方，明年而西狩，获麟，圣人于是绝笔春秋，而书亦终于秦誓，吾知秦之必蹶周也。故十一世王，然而周卒亡，秦卒有天下。于呼！

赞曰：

帝遂高辛，厥德神灵。生而有异，自言其名。其色郁郁，悦衣蕤屋。次序三辰，六畜遮育。工贾以通，拜师牧德。乐作五磬，凤皇天翟。法尚乎一，政贵乎信。霜雹所沾，孰不尊亲。

路史卷十九

后纪十

疏仡纪

高辛纪下

周之初兴，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国；而文武之胙，又三十有二，管、蔡、成、霍、鲁、卫、毛、??、告、雝、曹、滕、毕、原、丰、荀，文之昭也；亏、晋、应、韩、寒、狄，武之穆也；而凡蒋、邢、茅之与胙祭，则周公之裔也。召、虢、燕阳、阎、缁、邠、镐、方、印、息、随、彤、单、纵、??、梁、项、岑、滑、养、盛、极、巩、谷、谢、郭、密、荣、丹阳、杨、逢、觚、栾、甘、麟、主、顿、鼓、肥、宫、遂、冥、丽、暴、载、岐、费、纪、胡、康、莒、解、张、隗、蔺、运、冀、潘、庞、冯、沈、贾、郑、睽、芮、魏、焦、樊、巴、周、徐、桥、北、燕、鲜、虞、阳樊，皆姬国也。

文之昭十有六，而泰之生者十。文公采于周，成王封其子伯禽于鲁，三十有四世，而楚灭之。后有有螭、臧会、臧文、臧孙、公山、武仲、南宫、惠叔、叔仲、仲颜、仲叔、公孙、东门、子家、子叔、子服、子我、子言、子翬、子于、子成、子寤、子孟、子驹、子有、子士、子华、子阳、子杨、公施、公襄、公冉、公为、公思、公石、公之、析公、巫公、父公、伯公、慎公、索公、肩公、良公、哀公、若公、冶公、输公、鉏公、仪少施、庆父、富父、宾牟、意如、仲梁、仲颜，孟、仲、叔、季之四孙；及声、意、南、懿、陞、般、僖、荣、禽、于、赐、愍、闵、蹇、哀、隐、悼、引、毗、弥、展、施、衡、为、穆、作、昨、媯、尾、鞠、，孟、仲、叔、季之氏。其以邑氏者，臧、众、鄆、秦、运、郚、管、柳、厚、邱、颜、即、费、蔑、鲁，及柳下、瑕丘、厚丘、梁其、谷梁、逮项、公孙、足守、秦符玺，又为符氏。

周公使管叔监郟，与蔡恇郟间王室。周公蔡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旄父，管故不嗣。后有禽氏、管氏。

敬仲相齐公伯，卒于齐。其耳孙修适楚，为阴大夫。汉始南阳，世奉仲祭，号

相君。有阴氏，阴嵩又为丘自陵氏。

蔡叔既蔡于郭，凌子胡改行师德，周公使为鲁卿。鲁治，乃复之王，邦之蔡泽，是为蔡仲。子蔡伯，生宫侯，至平侯徙新蔡，益微每赋役于楚，迁之州来。二十四世，而楚灭之。有蔡氏、辰氏、盱氏、朝氏、归生氏、生氏、太史氏、蔡仲氏、子履氏、大利稽氏。

曹叔甸伯二十六世，而宋灭之。有曹氏、羈氏、僖氏、厘氏、子臧氏、射姑氏、夕姑氏、公强氏。其支于卞者，为卞氏、欣氏；于牟者，为曹牟氏、重丘氏、子臧氏。曹操 汉，而有魏五世，劫于典午。

成伯子爵后，附于齐，还奔鲁，而灭于楚。有成氏、郈氏、上成氏、邾氏、肃氏。

霍处以禄父降而经，至永公灭，而奔齐。晋旱，卜之，在岳，于是复霍而登，灭于晋。有霍氏、军氏、??氏。

叔封司寇，采康。及成王降霍，以商余地封之，统三监为孟侯，曰卫伯。八世，顷侯、始侯孙和，桓、厉、宣，九十犹戒于国，所谓睿圣武公者。五子懿公杀公于狄，宋立戴公，狄载至，徙楚丘，子成公遂迁昆吾。凡三十有五世而卫亡。有小王、成公、公上、赵阳、羌师、辟闾、析龟、北宫、强梁、会房、羌宪、祝固、祝国、祝史、史晁、史朝、史桑、太叔、卷子、南公、世叔、仲叔、石骀、石伯、公叔、子叔、公明、公孟、公孙、子高、公析、公甫、公荆、公文、子文、子伯、子玉、子郢、子强、子季、子齐、夏戊、夏丁、将军、右宰、司马、司寇，及左右之公子，与石、聂、弥承、礼、免、勉、左、右、伋、寿、南晁、蒯、辄、顽、衍、林、凌、稷、牧、冷、嗣、眷、兼、孙、孟、弘、洪、璧、辟、宪、孺、黔、渠、朝、世、监、寇、针、文、齐、开、彪、孔之氏，其悬氏、悬潘氏、求氏、仇氏、裘氏、康氏、卫氏、戚氏、臧氏、濮阳氏、元氏、元咺氏、常氏、商氏、凌氏。

陶叔授民，为陶叔氏、司徒氏。

武公生季，采于宁。九世居，为宁氏。

孙权启吴，四世而归于晋，又有厉氏。

春秋之时，惟鲁、卫希王政。武王克商，以毛叔郑从；成王以郑为三公。有毛氏、毛伯氏。

武王之封母弟也，惟季载，少使食于沈。成王立为司空，爰封之冉，曰冉季，是为????。有冉氏、??氏、??氏、??氏。

告分南北，南后入晋，北入宋。有告氏、郟氏。

雒伯入周，后有雒氏、邕氏。

叔绣居错，文公侯之滕，三十有一世，齐灭之。有滕氏、滕氏、滕氏、卜氏、

滕叔氏、公丘氏、错氏。

文公薨，毕公高入职焉。

子季孙邑潘，既复，分，裔孙毕万事。晋献公灭魏而封之，十世而斯始，命文侯。惠徙大梁，又八世，虜于秦。有毕、魏、藩、番、吕、猷、豫、芮、垣、新、王。

及魏强，伯夏曼多令狐宇文新垣叶大夫之氏。

华侯采冯城，为冯氏，有北燕。

武王伐纣，原公把小钺，原庄公后，亡。有原氏、佼氏、原仲氏、原伯氏、跪氏。

荀侯，诸侯之伯，晋灭之，为公族。后逝敖，为荀氏、旬氏、孙氏、孙伯氏、夙氏、程氏、中行氏、伯宗氏、籍氏、席氏、投氏、投壶氏。

孙息食知，为知氏、智氏。智果谏谣，不从，乃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豊侯坐酒亡国，以故负罍于首，以为式。后有豊氏、酆氏。

武之穆四于邗，为长。先是唐有祸，成王以封子干、子夔父而谓晋。十一世，文侯勤周，受锡予。

昭侯立其弟于曲沃，五世而曲沃灭。

晋君之五世，文公遂霸诸侯。又十六世，而析徙端氏。有晋、进、戊、恭、整、舅、咎、羊、甲、猷、射、席、籍，及士、贞、楼、季、太戊、叔鱼、叔向、叔夙、季夙、季婴、杨食、食我、凡闾、伯宗、伯州、公仇、公师、弗忌、白季、子羽之氏。其以采者，絺、郟、步、涉、畜、鄙、白、儻、苦、冀、解、张、杨、阳、端、续、温、祁、郕、羊、介、翼、孟、驹、州、栾，及扬、干、铜、鞮、羊舌、祈夜长鱼五鹿东闾州。其苦成库成古成车成，出于苦；栾书、下军、及嘉、若栾，出于栾。堤、逵、蹄、鞮、鲑，出于铜、鞮；犇分于郟，郟出于絺；自步居温，则为步温；由祈易续，则为续祈。

先轸封原，且居徙霍，为霍伯。有先氏、左行氏。

康王以虞之幼子公明为贾伯，曲沃灭之。有贾氏、右行氏、贾孙氏。

出公生伯侨，封扬，曰扬氏、扬孙氏；雄其出也。

而温则狄灭之，或为狐氏。

韩武庶子幽世失国，宣王中兴，韩讨不庭，锡之梁山，奄受北国，是为韩西。卫满伐之，而鄙于海。曲沃并晋，有韩万为戎御，复采韩。原至景侯，始命。凡二十有四世，秦灭之。有韩、何、横、侠、罍、言、贾、李、吕，及韩侯无忌公族。韩、韩籍、韩婴、韩信，信都之氏。厥之玄康，采赵蔺，为蔺氏。哀侯少子媯，采平，为平氏、媯氏、张氏、灌氏。信之后又有韩余氏。于之后又有于氏、邗氏、孟氏。万纽于氏，应侯次四，晋灭之，有应氏、深氏。狄子

寒侯偕武穆也，后各为氏。

周公之祚七，长鲁禽父；次凡伯，为凡氏、氏、泛氏；次伯龄封蒋，男爵，后以功侯，二十二世，并于楚，有将氏、定氏；次靖渊封邢，侯爵，灭于卫，有邢氏、陘氏；次祭，事文王，受商之命，有祭氏、谋氏、訾氏、祭公氏；次胙，次茅，胙入南燕，有胙氏、作氏，茅有茅氏、氏。

若夫周隶之国，则伯鹵之孙仲奕，武王封之阎，晋灭之，有阎氏、奕氏、大野氏。

虢仲、虢叔，文王敬友二卿。仲曰西虢，后迁上阳，为南虢；而留者为小虢，虢，晋灭之。叔为东虢，平王夺其地，与郑；楚庄责王，乃求其裔孙，叙封之阳曲，曰郭公。晋灭之，有虢氏、郭氏、制氏，若上阳、夏阳、西郭、南郭、南伯之氏。

留康公卿，后有留氏、刘氏、康氏、官师氏、师氏、帅氏。

文王之异弟辉之子渠，封岑，为岑氏，亦有王氏、仁氏、钳耳氏、箝耳氏。仁氏、仁氏，此王季之穆也。

成王侯次子于翟，为翟氏，又封其支于彤，为彤伯宗伯，是为彤氏；又封幼子臻于单，单世卿为甸侯，有单氏、靖氏、单伯氏、旗氏。

昭王子成公男，后有成公氏。

宣王封庶弟友于咸林曰郑，为司徒，死戎难，子武公以夹辅赐虢、郟十邑，徙，拾爵伯，二十有二世，韩灭之。有郑、蔺、语、京、将、良、孤、尉、具、司、髡、烛、裨、諱、堵、泄、泄、羽、浑、然、游、游、驷、国、渝、俞、喻、会、雅、邃、繻、罕、豊、、歆、侨、参、皈、姜、蚤、印、颀、梧、儵、皇、嶠、佚、卫。

及田章封具羌宪强，梁、赵、阳、史、龟、去、疾、大季、公文、公德、共叔、世叔、大叔、子人、子强、子驷、子罕、子孔、子皙、子国、子游、子宽、子然、子羽、子轩、子革、子旗、伯有、马师、东里、行人、西门、西宫、京城、侯伏、贺吐之氏。

宣之子三，一尚父，为杨侯；一食陆卿，曰陆侯；一封谢丘，为谢丘氏。平之子三，长曰精，封纵，为纵氏、精纵氏；次曰唐，封梁山，为梁伯；少曰秀，封汝川，为之周，十九世，并于秦，为周氏。杨侯曾孙失国，平王以赐晋，封叔盼，后氏为杨。洎坚为三世，而为唐。有泉氏、屋引氏、越勒氏、普六茹氏。

惠之子带封甘，曰昭公，子成公世官王所，有甘氏、甘士氏、甘先氏、甘庄氏、女氏、鉴氏。

顷之孙武强，为武强氏、姬氏、周氏。

简之子儋季，为儋氏。

景之孙封阳樊，后宅无终，为公翁阳氏、阳氏、阳樊氏、无终氏。

敬之子封，为氏。

灵王之太子超古，幼有成德，以谏，废，年十八而宾，是为晋。子宗敬为司徒，号王子，家平阳，为王子氏、田氏、缙氏、王人氏、王氏、李氏、拓至氏、可频氏、乙速孤氏。

召康公愿封燕，康王复为太保，年百有八十，其长居燕，而支袭召，召世为伯。有召氏、邵氏、伯氏、东陵氏。其分于唐者，为阳伯，齐灭之。北燕归国，不达于革，凡四十有三世，秦灭之。太史公曰：燕之社稷，血食者九百年，于姬姓，独后亡。抑召伯不鄙其民，有亡执之德也，后有燕、喜、攸、缪、厘、唼、快唼之氏。

盛伯子，姬姓之长，降于齐，有盛氏、痛氏。

密公、荣公、瑕公、莒伯、贾伯、芮伯、桃叔尹公、康公、巩伯、甘单公、暴公、詹伯、家父巷伯、方叔、邛叔、世卿家，后各为氏。又有尹公氏、奇氏、荣叔氏、南宫氏、荣伯氏、芳氏。

齐侯灭谷、秦穆灭滑、楚文灭息、晋文灭巴、鲁灭项，有谷氏、滑氏、滑伯氏、息氏、息夫氏、巴氏、通氏、项氏、刘氏、辛氏。

召公辅周，西伯夫人绍两交龙，不乐，遂娠。生子有文在手，曰“盛”，因名氏之。年十有八，封之谯侯。晋武公灭谯，有之为谯氏、焦氏。

汉东之国随，为大楚灭之，有随氏、少师氏。

鳞，宋灭之；宫，虞灭之；纪、遂，齐灭之；岐、郟，周废之；养、顿、徐、胡入于楚；肥、鼓、魏、焦入于晋；丽屈于秦；而鲜虞则在狄，极入于无骇，而隗、丹、睥、载、逢、冀、冥主亦衰除矣。后各以国令氏。

考王封弟 河南，曰东桓公。至孙惠公杰分其子姓于巩，以奉王，曰西惠公，号二。周赧王之立二周，分理四十九年，秦取西周，迁东。惠之孙咎公于??，狐王崩，秦昭取西王稽。七年，秦庄襄取东、西周地，而以赐人，聚为周君祀。

中山武公，东桓公子也，厥后桓公荒淫不恤国。王问晋史余曰：“今诸侯孰先亡？”对曰：“中山乎。”二年，而魏拔之，处之灵寿。蓟、副、舆、嗇、种、稷、宾、校、显、党、惠、偏、公、富、大、泰、亚、辟、组、骊、治、聚治、鞠、鞫、儋、技、支、宰、忌、舞、虺，及王孙、王叔、王子、贾孙、王史、内史、公祖、叔服、太伯、黑肱、黑肩、西周、武强、司空、陈留之氏，皆周栝也，汉封之卫。

次妃有娥氏曰简狄，仁而有礼，饮食必鼓，感乙致胎，醜而生。 ，契也。聪明而仁，尧命司徒，使布五教，而民辑。及虞不废，是以受商赐姓子氏，商人

谓之玄王。

子昭明居砥石，生相土，克承商业，始居商丘。出长诸侯，威武烈烈，至孙冥为司空，世事虞夏。十有二世，而汤遂兴，传二十有八王，国几亡者五。

而纣遂失天下，姬武王居之，乃封其子武庚于 。 叛，周公摄伐，杀之，更求帝乙之元子魏子启邦之宋，户东夏为周客。三十有二世，君偃不道，齐、魏、楚戮而三析之。有几、微、衍、尾、沃、据、卿、穆、止、 、近、宋、 、郟、 、石、母、戚、怀、既、椒、督、沙、猛、政、正、桓、完、牛、牢、辽、寮、虞、华、彤、还、狂、白、朱、耦、??、合、 、坎、冀、仲、??、灵、禄、虺、勃、圣、省、牵、伉、错、锐、允、左、宗、正、所，及王夫、皇父、空相、事父、不更、干猷、申屠、三伉、鱼孙、围龟、乐王、白马、黑夷、鸠夷、不夷、艾岁、西鉏、中野、即利、子朝、子奢、子荡、子罕、右师、左师、司城、司寇、司马、司徒、右归、公朱、阳门、季老、微生、孔父、 侯、老男、并官、武信，与季老男、氏、巨辰经氏，因夷、不茅、西乡、己氏、木门、东乡、祝其，及木坎、合向、皇乐、戎御、鱼鳞、荡氏、于采也。其支于戴者，郑取之，有戴氏、甾氏、菑氏。采褚，为褚氏、石氏、褚师氏。

仲思之曾愍公，生弗父，何义国其弟，四世，孔父嘉之，难子木金父逋于鲁，为孔父氏、孔氏。生祁父，为防大夫。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封，生皮及尼、孟。皮袭 ，为 氏，为 氏。

尼母颜野合，生而顛顶，故名丘，而字仲尼。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窍，参臂骈胁，要大十围，长九尺有六寸，时谓长人。广博圣武，为鲁司寇。齐人患焉，归女季氏，子乃去之。历于诸侯，莫能用也。十有三年而归于鲁，然后乐正礼得，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以示炯戒。自惟商后，而宋不足征，乃述考志，追商颂以尾鲁，故曰：“明王不兴，天下其孰能宗？予不亡幸于宋也。”反鲁，盖六年而没，敬王之四十有一年也。

初，武丁封季父于河北曼，曰蔓侯。有曼氏、蔓郟氏；优、邓，其出也。灭于楚，有邓氏、登氏、邓侯氏、养氏、??氏、骀氏。优人后有优、郟、忧氏。祖庚封弟文于苑，有苑、宛庚氏；封子于权，楚人迁之??处，为??氏、那氏、权氏。

太丁侯母弟堂阳，为堂阳氏。荡、阳、番、署、御，姓国也。四、时、荼、共、梅、稚、定、巢、郟、同、黎、比、髦、扈、 、 、铁、繁、沛、来、向、施、萧、饥、索、空桐、鲜虞，皆子国也。

西伯戡黎，武王复以封汤后黎侯，豊舒奄之，有黎氏、犁氏。

商国莱侯与太公争营丘，及齐复入莱，共工浮柔奔棠，晏弱迁之郕。有莱氏、邾氏、浮莱氏、浮氏。

荡则秦灭之，巢则吴灭之，比干则受刳之，梅伯则醢之矣。有荡氏、比氏、梅氏、枚氏、梅伯氏。

比干死，子坚逋长难林，为王氏、林氏。

成王以商之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锡鲁公，复以商民七族赉康叔：陶氏、施氏、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桃子萧姓，春秋时犹在，萧人则楚灭之。

太心采桐门，为还氏、桐门氏。

萧道成迁刘宋，七世号齐，衍代之，为梁。世四易，入与陈，又有孛氏、蛸氏、饕餮氏。而乙氏、汤氏、殷氏、商氏、祖氏、亳氏、薄氏、北殷氏、殿氏、武氏，皆汤后也。

次妃墮豐氏，曰庆都。生尧，有纪篇言。

次妃有隄氏，曰常羲，生而能言，发迨其踵，是归高辛。生太子 及月十二，八元、实、沉、阍伯、晏龙、叔戏、巫人、续牙、 越也。

八元为虞，布五教。

实、沉、阍伯居旷林，干戈日寻。后帝布臧，迁阍于宋，是为商；沉于大夏，是为参。后有实氏、参氏、阍氏、遏氏、堪氏、奋氏、庞氏、商丘氏。

续牙友舜于贫，贵而遗之，为续氏。

晏龙事虞，为纳言，是主琴瑟。生司幽，是为司幽之国。有龙氏。

巫人封巫，为巫氏，生 民， 民盼姓。其侯于蜀者，更生号。后分苴。苴侯好于巴，故巴 蜀，蜀伐苴，苴侯奔巴，巴求援于秦，秦之灭蜀，遂及苴、巴。有蜀氏、苴氏、葭氏。

叔戏生摇民，摇生居越、生女且，为摇氏。

高辛游海滨，过棘城，阍颡頊之虚，乐之。暨其归，居 越于昌黎，邑于紫 之野，号曰东胡。汉初败于匈奴，退保鲜卑之山，曰鲜卑，是曰乌丸。魏初，莫护跋部入辽西，置国大棘城之北，曰步摇徒河。涉归，进拜单于二子：长吐谷浑，置国甘松，南孙叶延为吐浑氏；次若莫魔，迁徙何之青山，以大棘颡帝之虚徙焉，子 遂王燕。前、后、南燕，皆出也。又有豆庐、贺兰、慕舆、慕利、慕护、库狄，及裕慕、暮之氏。

柔仆羸土，亦帝之裔末也。

高辛崩，而帝 立，袭高辛氏。帝 之立不善，九载以其仲立，是为尧。有子玄元，尧封之于中路，历夏侯，服国尽。为中路氏、路氏、辛氏、侨氏、嚳氏。

尧封舜，故舜郊誉，而商周用禘。

【姓也者，性也，与生俱生者也。山行十驿形，不脱祖；水行千里，性本其处。山有形，水有性，是故性不可易，子孙十世不免性。类我者，诸姜之性弘



，诸姚之性仁，张王之性宽，李赵之性恚，刘范性急，嬴偃性雄，吕、尚性狷，熊、羊性曩，姬、黄性广，曹、佷性，岂圣人固为区哉？所以别乱兆、明人义也。】

【传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行路有礼，惟其原有以使之也。余起路史，既归天下之姓氏，见孔氏之出高辛、老氏之出少昊。既为周着，而后怪佛者之来独靡适从，不姓不氏，而孤出乎神州之外，为其徒者累垂，出没百千万亿至，亦自蔑其姓氏而从之。】

【嗟乎！彼之教以灭道来，不知所从去，不知所往，不仁不敬，理固应尔，而乃不知先王大伦，实乱于此。今夫削头钵食，群趋而辈胁者，诞谩诬谰，莫不佞佞，自以为得高视阔步，至不认其宗祖、父母、兄弟，是岂名人也邪？】

【冠、婚、丧、祭，此人道之大者也。自天子至庶人，兵戈戮杀，亦不过此四者而已。而今也，冠、昏易乱，而无以酬生；丧、祭蔑薄，而莫以报死。而又奚以生为？孔子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父兄、子母所以穷理，饮食、裘葛所以尽性，而归根、守白所以至命也。不穷理不足以尽性，不尽性不足以知命。穷理至命，固非克猎等也，而彼佛者每得其偏，而不蔽其全。故知性者必达乎理命，知命者必达乎理性。每执一见，自为至足，亦可谓不知务矣。吾夫子亦何尝蔑性而薄命哉？】

【虽然，弟子之惑滋甚。若老之说，修而上之，至于无上清虚之境，人皆空蒙，散为清阳之气，虚无缥缈，无有形质；从佛之说，修而上之，至于果位，入三摩地，人皆罔荡，敛为善爽之鬼，寂冷坐结，弗复变化，而无有君、父、妻、子、朋从之与往来。且以父、祖、子、孙，人之所以为际；而冠、昏、丧、祭，生之所以以为奉者也。奈何有父祖而不得其所以为奉，有子孙而不得其所以为际。寂冷坐结，触辄散弛，而无有形质，则亦奚贵于有我哉？究言索理，固不足以神禹之一笑。是以圣人于此必因乎父祖子孙、冠昏丧祭事上而为之制，使之不事其本原而后已。然则教者其可以不严所道、而沉迷乎寂灭诞谩之区哉？自古及今，亦有不仁义之真僊，若无君亲之佛，觉乎别生分类。人道之极摯，圣人之所以甚急而不可后者，顾可厌而弃之欤？】

钦定四库全书 路史

卷二十~卷二十一

宋 罗泌 撰

说明：黑色字为正文，绿色字为著者之言。

目 录

路史卷二十一

后纪十一

疏佺纪一

陶唐氏一

路史卷二十一六

后纪十二六

疏佺纪六

有虞氏六

路史卷二十

后纪十一

疏佺纪

陶唐氏

帝尧，陶唐氏，姬姓，高辛氏之第二子也。

母陈丰氏，曰庆都。尝观三河之首，赤帝显图，奄然风雨。庆都遇而萌之，黄云覆之，震，十有四月而生于丹陵，曰尧，是曰放勋。

身侔十尺，豊下兪上，龙颜日角，八彩三眸，鸟庭荷胜，琦表射出。握嘉履翼，窍息洞通。聪明密，其言不式，其德不。仁如天，智如神，明如日，而晦如阴。好谋能深，和而不怒，忧而畏祸，快而愉。

年有十三，佐摯封植，受封于陶。明人察物，昭义崇仁，禁诈伪，正法度，不废穷，民不敖，亡告若死者而哀，妇人底德靡解，百姓和欣。于是改国于唐。勤劳不居，俭而用礼，不贵时巧，不视文绣，温贩燠羹，不餒不易，衣履，不敝不更。御样土，夏葛衣而冬鹿裘。栝柱采椽，为人爱费，不以鶉居；易九市，不以私故。耕时，水处者渔，谷居者牧，陵阪耕畚，皋泽织罔。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所工易所拙，而上下达矣。

钦明文思，内行谨饬，笃孝、慈、仁、敬，使人知子弟之道。仁恩被于苍生，德化敷于四海。故亡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

年十有七，谡以侯伯恢践帝，曰陶唐氏。都于平阳，安邑，以火纪德，谓赤帝。色尚白，黄収纯、衣彤，车白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暨百执事。富而亡骄，贵而不舒。居于明堂，斥题不枿，土阶不戚，茅茨不斲，泊如也。

重先务急，亲贤明骏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穆，乃辨章于百姓。百姓昭明，而協和于万邦，黎民于夔时雍。丐施政制，因事立法，不激不痿，取人以状，非见有于人。翹翹惟以天下为忧，务求贤圣，爰得稷、契、夷、皋、朱、斯、伯誉，羣龙辅德。是以教化大行，天下洽和，民安仁而乐义。

乃更制五服，均五等，五国相维。设四岳、八伯，以典诸侯；均井，邑都，制鄙；而临民以十二。春省耕，秋省敛，宣声教，以同俗。振雕瘵、听民声，观

四履之所以化其上。入其疆土，地辟岐旁。趋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反是，则绌。三载小考正职，九载大考有功，五载而一述职其所典职，以备则赏，不备则罚。因地之生美为贡赋，故民出而不；因人之好恶为政教，故令不犯。三岁贡士，而宾兴之。一适，为之好德；再适，为之贤贤；三适，有功。于是始命，有不正，则以绌：一少，绌以爵；再少，绌地；三少，而爵、地毕。一不适为，过；再为之，敖；三为之，，其绌如之。附下而罔上者，刑；豫闻国政而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比年而秩官之亡文者，次绌之，而代以宾。见之贤者，进，使亡繇得其所利；退，使亡繇避其所害。故安其位而乐其群，德行有所是，道义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以修上下之交；而和亲于民，故臣莫敢阿君妩上、躐等踰爵、渔利苏功，而骏艾在官矣。

于是命偃司徒，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弃为大田，职司马，播嘉谷，辨五土之宜，教民稼穡。伯夷宗秩，降典邦礼，以治人神、和上下。皋繇为士庶，折繁狱政，教平奸宄息，尊忠正之位，表勤孝之间，厚洁爱民之禄、民之敬，长怜孤取舍。

克让而举事功者则命于上，然后得饰车骈马，而被文锦；未命而乘衣之则罚。故虽有余财侈物，亡礼义功德，谩亡用。以贤制爵，以庸制禄，故人慎德兴功、轻利而兴义。政先仁而后杀，先昵而后疏，先化而后教。三教不率而刑赏寓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是故明法察令。

单均刑法，非汙于威，惟汙于富，象刑以仪之，而民亡犯。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故人可杀而不可辱。

上刑赭衣不纯，中加杂，下则墨幪，以居州里，故民有耻而兴礼。

宥过亡大刑，故亡小；以人而戒，故礼义兴；礼义兴，而民亡争；民亡争，而治达矣。

乃立四学，以诏于国而养更老，故民兴孝。

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鴟允逃于绝域麒麟游于蕝泽，则能信于人也。嘉言罔伏，贤亡野遗，犹绌聪明、开肺意，舍己稽众，师于善缙、许由、尹中，而学于务成、子附。询政行人，问老衢室，务急说言，以为教先。远立建善之旌，廷置敢谏之鼓，博咨刍蕘，以成盛勋。涂说巷议，咸所不废。而又书铭竹帛、琢戒杵样，谓人莫于山而于地。是故翼翼民上，如临不测之溪；战战栗栗，罔敢暇豫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心。存天下而志加于穷民：民一有饥，如己饥之；民一有罪，如己陷之。是以笃实光辉，被四表而塞天地。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故天下以均平百姓，按静不知喜，不知怒，欣欣焉，乐其性，故一出言而天下诵。万物齐，使之而成、户之而止，惟恐言而莫予、违也。

初，重黎受职。高阳之代，高辛氏衰，三苗复九黎之事，民兴胥渐，罔中于信，而二官以废闰余，统民、黜齐盟，上帝不蠲，苗民遏绝。于是复育重黎之后，使纂旧业。

乃命羲、和，绝地天通，羲载上天，黎献下地，俾主阴阳，羲和居卿而致日。立浑仪，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命羲仲宅嵎夷，敬宾出日，平秩东作。张昏中而播谷。

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火昏中种黍菽。

命和仲宅西，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昏虚中而传麦。

命和叔宅北幽，平在朔易。（雷？）昏中而收敛。

修剧厉、谨盖藏，畋猎、断伐，上告之天而赋之民。天子南面，视四星以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

着推术、设蓍首，演纪于虚之初建，困敦而首大吕。替三百又六旬又五日而期，以闰月定邪而成岁，放之诸侯而臧之祖。析因夷隩，不失其宜，以故单民得职而不佻不病，山不槎枿，畋不胎，故鸟兽孳尾，希革毡罽咸若，桐栒东厢，蓂生下庭，龟书乃来。于是稽蓂以正月，访桐以定闰，录龟字而施之，是曰龟历。分积、定时、日得，故百谷义而风雨时，百工（厘？），庶功兴。

乃命遏伯长火居商丘，祀大辰，而火纪时焉。是时于心，故因其出入而望之，以修其官而戒民事。

命倕为工，作和锺利器用。

命母句氏作离磬，制七弦，徽大唐之歌，而民事得。

命质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风，作大章之乐。击石拊石，上当玉磬，乃（麓？）置缶而鼓之，立瞽叟拌五弦之瑟，为十五弦。

命延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制咸池之舞，而为经首之诗，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作七庙、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祭以其气，迎牲杀于廷，毛血诏于室，以降土神，然后乐作，所以交神明也。

乃设五吏，立祈祥，守岁之盈虚，乘民之缓急，正其甲令而御其大权，烧山林、焚沛泽，以通刀布。

乃为金三等，禹氏边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上币汝汉右洿之金，以为中币泉货，以成下币胜禽兽之仇，大夫随之，鞫财高下以衡民之好恶焉。而又为之储侍，以备其歉。故沈菑九刈，雨雹弥旬，而下亡菜色。

西夏废志，惠而非兵，隳城守弃，武德好贪，以求于民。于是伐而亡之，有唐不享，于是偏以劓之，丧之丹浦。

在位六十二载，沈蒙泽水，演天方，害龙门，未辟吕梁，未废后土，冒没而填星逆于水府。帝乃忧中国之小康，诏曰：“泽水滔天，天下民其咨，孰能使将

任焉？”四岳称（鯀）。帝知之圯族，方命而民患，弗可竣。又自中国至条方，莫荐，于是试俾司空钦哉。九载，功用不成而止。

嗟乎！予于用见尧之仁汲焉。当是时，禹年，而在廷之可就水者，莫若也。及垂水而后，帝知历历，运之，遭七年衰，志闵，复规嗣子之囂讼，于是巽遁之愿轸焉。洧之窳窳、凿齿、九婴、十日、大风、封豕、长它（根据后文，貌似是危害甚大的怪物名称。“十日”，估计是天上出现十个太阳？），民罔攸止。于是泽兵称旅，屠长它（长蛇？）于洞庭，射十日（十个太阳？），缴大风（老虎？）于青丘，杀窳窳、禽封豕于桑林，乃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戮九婴于凶水之上。而后万民复生，四方同尘，夷夏广陋，险易远近，始复道里。

于是为世载七十矣，天下犹未平。洛水横流，草木畅茂，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实忧之。乃畴咨能若时之贤，以属天下之统。方是帝畿巨浸稽天，而冀人虞舜身修家正，所在数有美祥。帝知其圣然，犹忌其私也。爰巽四岳，岳辞其德，弗辱，则又俾之显扬幽侧，而岳且知帝之在舜，以舜锡荐。于是举之童土之地，而历试之。命为司徒，二女女焉，观厥刑于二女。官材任士，一耳目之，而不疑。三载稽厥行事，亡不时叙。

于是游于康衢，闻童之谣曰：“天生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乃还宫，召舜而乃命以位。正月上日，授终于天府而遂老焉。于是修坛河洛，择良议，沈仲月，辛日吻明礼备，荣光出河，休气四塞。越岁仲春，率百工沈璧于洛，且告事。礼圣姑射，拜师沮洳；升首山，道河渚，遇五老而济焉。乃赏侯伯，封偃、弃。又东沈书，日昃受图以归。

始舜之摄，俾益掌火，禹平水土。禹疏九河、浚济漯、决江汉、排淮泗，而注之海。益审封植，烈山泽，禽兽逃匿，然后人得平土而居；而食未足，礼莫起，于是富而教之。俾弃为田，教之稼穡，五杀熟而人民育。然后拼偃司徒，教以人伦，于日之，徠之，匡直之，辅翼之，又从而振德之。强于行，蓄于志，以养天下之形，是以庶政惟和，万国咸宁，民皆迪吉，莫不振动服化，比屋可封，而躋仁寿。

乃涉流沙，封独山，训大夏，讨巨。西暨沃民，东隶黑齿、贯匈、离耳、天督、该首，莫不有仁义之心、轩常之志。

二十有八载，然写其天下之尊。爰与方回游，于阳城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亲如父母，信哉！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通树之。

宛心约志，以从事于亡。为隐不肖，舍己从人，处撝宫徽，神畅不施智力而万国平。居衢室，隐精神，笃恭而王天下。不废困穷，不敖亡告，是以离畔者少，听从者众。邻国相望，彘犬相闻，而正迹不接诸侯之竟，车轨不结千里之外

；苍髯巷更，黄发击壤，帝何力之知哉！

始帝在唐，梦御龙以登云天而有天下。及资有天下，制在一人，以德化为冠冕，以稷、契为筋力，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是以德政清平，风教大洽，化格上下，而信孚于升潜。庆云鲜菩，五纬顺轨，景星炳曜。甘露被野，神禾滋亩；朱草茁，牧泮泉洙岫；倚翼生厨，蒲薤茁；凤出巢阁，荣光幕河，河马犇箠。一日而十瑞至。

矢心与治，立与灵扉。云生牖，坐于华殿。松生栋，万物皆备于我，而亡黄屋之心，举天下以为社稷。非有利也，故垂襁幅、委轻裘而天下治。尧民献其没羽，封人祝之寿、富，翕然，各以其所重报，是以比隆伏羲，后世莫及。

孔子曰：“人之所贵为天子者，为其穷耳目之欲，适五体之宜也。”采椽、葛衣、藜羹、土机，人之所弃，而尧安之。勤劳求贤以协治，举天下授之舜，如舍儻然。

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而畴人。云尧以义终，舜以事没。稽诸典祀，貽世永教。游夏之徒，岂诬也哉？

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鸷假媚（原文为“ ”）克，兄弟为阍，鬻讼嫚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国之于房，为房侯，以奉其祀，服其服，礼乐如之，谓之虞宾，天子弗臣。夏后封之唐，如虞之礼。朱卒，葬笱阳。

朱生陵，以父封为丹氏、房氏、防氏。陵三十五世，锺昭王世采灵寿，生沈。朱之兄考监明先死，而不得立庶弟九。其封于留者，为留氏。后有刘累，以豢龙事夏胤甲，赐之氏曰御龙，以更颯董之后。既迁于鲁，商居大夏，为唐氏、御氏、扰氏、扰龙氏。至周封帝后，于铸祝，是分侯于随，为铸氏、祝氏、随氏。既更累之裔于方城，为唐公。楚并唐，其徙社者为杜氏、唐杜氏、屠氏、唐孙氏、李氏。

杜伯之息隰叔如晋，生荔，为李，以正于朝；朝亡间官，故氏为士氏。

及官司空，以正于国；国亡败绩，故氏为司空。是生士，为氏。生会，会采随，故氏为随，是佐文襄。诸侯亡恶，谩传成景。军亡败政，中军太传，端法集典，国亡奸民，是以受范，故氏范，为范逮文。子燮能，穆宗侯，爰受栒栝，故氏栒栝。士魴受彘，故氏为彘。皋夷采函与，故氏函与。而魴氏、阳氏、士丐氏、士季氏、士吉氏、士为氏、士思氏、司功氏、祈成氏、士弱氏、胥氏、张氏、陶氏、朱氏、陶朱氏、鸱夷氏，其犇秦而复也。秦归其帑，其处者生明，为刘氏。明生远，远生阳；十世孙获于魏，为大夫，生清。始居沛，生仁，是为丰公。生熯，是为汉太公，四子伯、仲、邦、交。天德光尧，项授沛

，邦实着符，是为汉祖。炎祚复辉，载祀四百。有汉氏、厥氏、兀氏、红氏、横氏、吴氏、宗正氏、中垒氏、谷蠡氏、独孤氏、公族氏、陈氏、徐氏。

刘备立蜀再世，而魏灭之。裕其南朝者，八世。有员氏、留氏。

嗟乎！物固未有张而不弛、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帝之传天下，非为让也，为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汉承尧祚着矣，而杜林等何知哉？

先是房之后有狸氏，裔子大繇，夏后氏封之傅，为傅氏。说筑于囿，商宗得之，升为太公。又有傅余氏、余氏。其分于冀者，为冀氏。帝之后又有蓄氏、御氏、陶丘氏、周生氏、尧氏。

庆都葬蠡泽。

赞曰：

聪明文思，荡荡巍巍。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不激不委，因事立法。昭义崇仁，内穆外协。询政行人，问老衢室。茅茨土阶，允恭勿失。万物备我，生化咸宜。诵言行道，比隆伏羲。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嗟乎！尧之治天下，岂有奇谋秘技而日与之为鬪哉？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而已矣。天下大器，为者败之，生者不得生，死者不得不死。尧何心与间哉？隐精神、居衢室，固己。云行雨施，而见品物之流形矣。立于棂扉，而云生牖；坐于华殿，而松生于栋。何容心哉？吾知都俞吁咈一堂之上而已矣。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所以为天也。委轻裘、垂褰幅，尧何为哉？月白风清，万籁空而七弦定，此尧之所以为尧也。阳光之熙，群目之随，浹沐之聚，群心之豫，岂有心于为哉？林焉生总马群，一日而风之，二日而霖之，三之日荡然矣。天墜不异，化万物无异。性无撓则宁，无拂则全，此同然之情也。

圣人者，操造化之权，以鼓舞动荡而作成之尔。三年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固鲜，而一日握其苗，则物之成性者亦罕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天下始惨然矣。风之过萧，芴焉感之，各以清浊应；离畔者少，服从者众，尧岂家至而日见之哉？

苍髯巷歌、黄发击壤，果何力之有邪？“天生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之所以为大，固有不俟孔子而后知者，然而犹曰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是何邪？盖凶旱水洸，天有所不能全；寒饥疾痛，天有所不能蔑。洪水、十日，此九六之大变也，而尧于此能通其变，而不抵于穷。七十在位，弇兹日薄，而若时之庸，犹未适也。咨若子采，而获象恭之。夫咨又滔天，而得圯族之子，帝之心果如何邪？九载之绩弗成，而密藏之意

已迎镜坛宇间矣。能庸命朕位巽，吾亦何意于天则哉？昕而作，夕而瞑。安时处顺，亦适然而已矣。

且昔闻之，尧之治天下七十载，不知天下之治与不治，亿兆之愿已（己？）与不愿已（己？）也。顾问左右，问在朝、问外朝，俱不知也。乃微服于康衢，闻立我之谣，喜而问焉，曰：“谁教尔此言者？”则皆曰：“闻之大夫。”问大夫，曰：“古诗也。”于是还宫，召舜，甥而禅之，舜不辞而受焉。舜之绍尧，惟不异于尧也。

承安引佚，万物皆作。履众行善，日月照而四时行庸。非天邪？故子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咸得其人。此之谓天。”易曰：“干元用九，乃见天。”则此尧之所以同天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此舜之所以亦天也。彼之引竹书、援地记而上疑夫两圣者，亦欺诟唾射之徒尔。雷动风行，鸟归兽息，而驴鸣狗方此大作，曾何伤于在上哉？祇见其弗知量尔。

路史卷二十一

后纪十二

疏仡纪

有虞氏

帝舜，有虞氏，姚姓，瞽子，五帝之中独不出于黄帝。自敬康而下，其祖也。敬康生于穷系，系出虞幕，后之幕姓宗焉。是生乔牛，乔牛生瞽叟，瞽叟天。幕能平听，协风以成，乐而生物，有虞氏报焉。

舜长九尺，太上员首，龙颜日，方庭甚口，颧亡髦，怀珠握褒。形卷娄色，鬢露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华。

哲文明，温恭通智，敏敦好学，而止至善。寅畏天命，而尤长于天文。

初家于冀，夙丧其母，蒙茨缁棘，哀绵五至，犹未（疑为“歎”字）者，丧期之有数，盖有是显。

瞽叟御而生象，象得亲，乃咸恶舜，御以不道。舜于是往于田，泣旻天、号父母，负罪隐匿（原文“ ”字），大杖避，小杖受，事亲拊弟，日以笃。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惟恐不获于象，以貽父母戚。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凡所以动心忍性，皆以增其所不能。夫然，故死生不入于心，而能动人。与木石俱，而光曜显都，丽然汗着。

年二十而以孝友闻四海，故天下大说（疑通“悦”）而将归焉。方是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而化驰若神。历阳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争以督亢授。濩泽之渔争坻，乃往渔焉，人巽长，争以深潭与。东夷之陶若窳，陶于河滨，期年，而器以利。牧羊潢阳，而获玉（原文为“ ”字）；历于



河巖，所至向合。当其田也，旱则为耕者凿??，俭则为畋者表虎，与四海俱利。是故光如日月，而天下归之。

父母之不我爱，弟妹之不我亲，故虽躬稼、陶、渔，恶悴劳苦，烛息火食，口腹不获于美厚，而谐和正救，烝烝义亡，入而不自适。灰于常羊，什器于寿丘，就时负夏，未尝暂息。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以均救之。故孔子曰：“耕、渔、陶、贩，非舜事也，而往为之，以救败也。”舜其仁也乎？编蒲结罟，躬耕处苦，而民从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至邓之虚，而百千万家。小大说之，秀士以从，雄陶、方（莫非“回”字？）、续牙、伯阳，东不、秦不宇、灵甫不辟，而至周旋历濮之间，为之七友。迨既禅，七人者始逃之。

初，尧在位七十载矣，见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贤以巽于位。至梦，长人见而论治。舜之潜德，尧实知之。于是畴咨于众、询四岳，明明扬仄陋，得诸服泽之阳。问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亡怠，中信亡倦，而天下自来。”问以奚事，对曰：“事天。”问之奚任，对曰：“任地。”又问奚务，对曰：“务人。”曰：“人之情奈何？”对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又奚问？若夫从道，则吉；反道，则凶。犹影响也，南而与之言。”

席龙埵而荫翳，桑荫不移而尧志得，始尚见帝，帝馆之于贰室，亦享帝，迭为宾主。语礼乐，详而不孛；语政治，简而易行；论道，广大而亡穷；论天下事，贯昵条达，咸叶于帝，而咸可底绩。于是锡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妃以盲、娅以瑩，以观其内。九子事之，以观其外。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之于之中。

舜乃饬正二女，胜其胸中之情，以应天墜之理，澹焉。二女嫔媵，纯笃尽道；九子尊虞，服勤靡懈。妻有桑田，身有南。瞽顺象从，而不至于奸。于是帝将胥天下而迁之，乃历诸难。使宅百揆，靡不时叙，属之典，亡或不从。宾于四门，诸侯穆穆。烈风雷雨，纳于大麓，而弗能迷也。

帝即致以昭华之玉，而尚之三载程功亡畴策民安其为。帝覆其圣，谓“以天下授舜，则天下幸而朱福；授朱，则天下病而朱利。”曰：“予终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乃放朱于丹，而卒禅舜。舜让于德弗嗣，弗可，遂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属诸侯焉。

崇非之，曰：“不祥哉！谁以天下予人哉？”帝乃殛之羽山；共工又讪，乃流之幽州。必以禅舜，而天下莫有非者。故仲尼曰：“尧知舜贤非难也。”

正月上日，受终于天府。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辑五瑞

，既月乃日，遂覲四岳、暨群后，班还其瑞，以四仲巡四守。

至于方岳，燔望告，至秩山川。覲四方群后，问百年而见之，定八伯之乐：元祀代泰山，贡阳伯、仪伯之乐；中祀大交霍山，贡夏伯、羲伯之乐；秋祀柳谷华山，贡秋伯、和伯之乐；幽都弘山祀，贡冬伯、和伯之乐。并论八音四会，贡正声以听天下之治，而民无有不惠而从。

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稽民之好恶。命典礼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礼乐、制度、衣服正之。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质之器，卒则复。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归，次外三日，遂假于祢祖，用特。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然后命徧告入听朝。

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赋奏以言，明试以功。言奏功试，则舆服以庸之。设三公、四辅、师、保、凝、丞，官不必备，惟人也。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谋牧立岳，以广聪而烛隐。于是沈菑未复、民亡安止，爰命伯禹，继平水土，主名山川，俾益掌火，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乃商九州岛，以正五服，以定任赋。表提类考，疆域作，十有三载而后同。既厘下土，方别居，方别生，分类锡土姓，而下亡违者。坛（原文“ ”）四奥、沉四海，而函夏正。

水始平，奸宄众，于是象以典刑。刑出不复，流以宥之；官慢事，以讯之；教或不率，朴以威之；罪疑犯误，金以赎之；凶荒灾（疑为“胜”字），赦以肆之。惟怙终贼，在所刑者。钦哉！钦哉！惟刑之滥哉！

举八凯使主后土，以揆百事，百事时叙，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五教克从，内平外成。十六相得，而天墜治。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尧崩。三年，谡避帝子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覲者不之朱而之舜，欧歌者不之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朱而之舜。夫然后之中国。

月正元日，假于文祖，践天子之位，都于蒲。及安邑，以土承火，色尚赤，改正易服，明庭玉阶，立七庙。祠中溜社，用土封祭，先首而尚气，血腥燔祭。冕、纁紵，缙衣纁裳，深衣缁袍，以视朝。两敦、玉笋、泰尊、琯俎、义尊、匏豆、大路、越席、水陆、修絜，以致敬于鬼神。日南至禘圜丘，配以黄帝，以夏正祭帝南郊；配高辛以北至，祀神州于北郊；五天佐五人神于明堂，高阳、唐尧配焉。春禘夏禘、秋尝冬蒸，所以报本反始也。

乃驾五龙，日三朝于瞽所。夔夔齐栗，惟尽子道，顺其性而得其情，故瞽底豫。瞽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

乃建百官，主五等，亲亲任贤，建弟象于有??，封黄帝之孙、子十有九人为侯、伯。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乃咨四岳，有能奋庸光尧之绪，使宅百揆，亮采惠畴，曰司空伯禹。帝曰禹：“汝平水土，嗣考之勋，四海会同，祇我德先，时乃功惟叙。”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绩，以统天意？”

天降秬秠，乃命稷筑墙茨屋、辟地蒔谷，万民乃足。

命契司徒，别三族，亲百姓，敬政率，经毋亟，五作十道孝。

皋陶为士，以五服、三次、五宅、三居之法政五刑，以消寇贼、奸宄，密勿淑问，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惟明克允。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明。五刑以辅五教，刑于亡刑，民协于中，是乃功以刑教中。陶乃祇陈九德之序，以刑辅德。是故画衣异服，而奸不犯其醇。

垂为宗工，辨材楛，利器用。于是百用作，削鑿修之迹，流髹其上，输之宫寝，而当时之谏进者，十有三。

乃崇纳谏之官，益为公虞，若于上下，草木鸟兽佑之，朱虎熊罴而物蕃衍。

夷作秩宗，降典三礼，惟寅惟清，以接幽玄，以节天下，哲民惟刑，而上下让

。后夔典乐，以乐德教，胄子乐语兴，道其风颂，语言直宽刚简，惟克有济，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在治忽，以出纳五言，而赏诸侯。乐歌钥舞，以和钟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晏龙。纳言主宾客，夙夜出纳。射侯书，以待庶顽。谗说殄行格，则承之、庸之，不者威之，而远人至。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工。三载一考绩，三考绌，陟幽明。”于是俊乂在官，群后德翼，巡州观风，习其情性。因论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着其素，以为韶，退其利，欲返其仁义，九奏具成，而鸟兽之声犹悉闕。于律惟五祀，定钟石、论人声，鸟兽咸变。乃更着四时，推律吕均，十有二变，而道弘广。于是勃然兴韶，于大麓之野执事，还归。二年然，乃作大唐之歌，以声帝。声成而絳凤至，故其乐曰舟张辟雍。鸛相从，八风，凤皇啾啾，言其和也。

因农而扰兵，因猕而搜练，寓之牧伯，故干戈不试，而人皆体之兵卫少，而诛求寡，故国不匮。尚广能贤以自辅，博学以成能。师纪后，拜蒲衣，亲单卷。学于务成，问于务成。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对曰：“避天下之逆，从天下之顺，天下不足治也；避天下之顺，从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于是依乎中庸，明庶物、察人伦，执两端而用中。于民作五葆扇、立诽谤木

，善旌谏鼓，以广直言之路，访不逮于总章。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宪其行止，盖贵德而尚齿。

深衣燕礼，脱屣升堂，袒割牲馈，进爵公，摄凡卿，纳鵠、祝鲠、祝，以养其气，体善则记之，以为惇史。尝审于众曰：“吾尽吾敬，以事吾上，而见者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而见者谓信焉；吾尽吾敬，以致吾下，而见者谓仁焉。吾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民，而归乐于天下之士，又贵信于天下之君，则取之以敬也。所以明道而谕教，惟以忠敬。而时乡之是，以未施敬于民而敬。”

藏金嶮岩之山，捐珠五湖之渊，而下服度。崛地财、取水利，股肱不居，故祠于田，曰“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志利民也。

乃作米廩以教于国，以臧帝藉；立两学以教国士。秋养耆老，春食孤子。于是得策乘马之数，乃割高、倮太衍、羣害，以作策马，货当金，货一金、二金、二四金、二五金，策垂马币。

又率百亩之夫而与之策，率二十七日，以为子之春事，以资子之币，分国谷之重，而足国用。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谓谷而禀之。”州里、国谷之分，在土，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亡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扩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而亡藉于民，不穷其力而巧于使之，故民死而不怨。

饭糗茹、盆亡臙，而下不以余获罪；匭土型，而工不以巧获罪；麤衣领，而女不以侈获罪；法下易繇、事寡易功，而民不以政获罪。道大多容，大德众下，寡为而用，物常壮，故天下之贤皆跃而归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亡不载说，乃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言贤之不时也。

爰省中河，登南山，观河渚，录皇图，沈稷下，莹光休至，于是禹、益进戒。遂申锡羣后，封弃百里之骀，赐姓妘氏。封契七十里之商，赐姓子氏。迁伯禹夏，赐姓姁氏。皆益命以为公。皋陶能刑，于封之皋。而益涤鸿、奏庶、鲜食，于封之梁。伯夷次禹，能礼于神，爰封之吕。

于是绎承云、备咸池，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叶治忽，以出纳五言，而赏诸侯。命质作昭华之管，尺有二寸之箛。夔修大招、六列、五英（《吕氏春秋》为六英），以明帝德，以降上神。通八风而齐上下，拈隔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絃干玉戚，冕而大舞，下管鼗鼓，合止祝敌，笙庸以间。堂上之乐，祖考来格，虞宾来助，羣后德巽；堂下之乐，鸟兽玲玲，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韶箛九变而帝道成凤皇仪，五帝之乐莫盛于此。故仲尼曰：“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又曰：“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矣和，如南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风雨之动物。”物之动人，仁义之动君子，财色之动小人。是以圣人务其本，乃封夔于归。

自即位以来，顺尧考德，钦翼皇象，天德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积正合仁，由仁义行。是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在位犹北极，题期立象，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损益尽由尧道。宥过亡大刑，故亡小。任于人而不任于法，故不赏不罚而民可用。尊德义，贵缙年，损己以安百姓，是故寡怨于人。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光天之下惟好问，而察迳言。隐恶而扬善，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言行一，善从之若决。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亡非取于人者，体仁孝之德，尽事亲之道，五十而婴儿。慕承安，引佚立，义治律，而万物以皆作；分均天财，而万物以熙熙。游于岩廊之上，左禹右皋，不事诏而万物成。被袵衣，鼓五弦，咏南风之诗，不降席而天下治。

功格亡，恩被动植，山川、鬼神莫不咸若，故曰“受命于天”，惟舜也。独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有恻怛之爱，无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思而能教，是以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故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天下之明德，皆自帝始，故仲尼曰“亡为而治”。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夫何为哉？恭己正南（回？）而已矣。是以教通四海之外，北发肃慎，南抚交趾，东长隰夷史作岛夷，云“长夷、岛夷”也。，西渠赐支，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大人、反踵俱被其泽，万邦黎献，共为帝臣，而粒食之民，昭然明视。屈轶产观，景星耀房，古黄委辔，山车垂绥。蟠龙贲信于其臧，鱼鳖孚游于其穴。长胡献白狼之霜，西母进益疆之版。十有二牧贡亡，不时君子人来，效龙求能，食之高阳。之后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赐之氏曰“豢龙”，封于川，于是始有豢龙之官。少昊氏有裔子曰孟亏，能驯鸟兽而致凤凰，爰封之萧。故孔子曰：“舜其大智也，与起布衣，积德和，而终以帝。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与异类，凤翔麟感，鸟兽被德。亡他，好生而已。”

宅立三十有三载，咨禹而巽位焉。乃更着四时，张乐成于大麓，钟石渝、笙管变，未及终，天大雷电烈风，大木尽拔，大屋尽发，宫羽尽革，二工伏祝，以操雅。帝乃雝而歌者，重篇乐正，重赞舞人，复缀。乃更容贰节，备十有二变，奏肆夏，而纳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执事咸赞于帝曰：“尚稽泰室，唐为虞宾。”始而狂然，汔兹羨于四极，诚禹之命，敷于四海，韶为宾，而雝为主人，莫能迁矣。于是命禹行天子事，巽于皋陶，弗可。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帅百官，如帝之初。于是八风循通，卿云丛丛俊义

，百工胥和，而歌曰：“庆云烂兮，纠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兮。”八伯拜手，而进曰：“明明上天，烂然星。日月光华，宏于一人。”帝乃拥旋持衡，沉首而笑曰：“时乎！日月有恒，星辰有行。四时顺经，万物允成。乎鼓之，轩乎舞之。英华欲遂，褰裳去之。”百工又歌而终焉。

维时洪祀，六沴用咎于下，乃令大禹步于上帝而共御之。帝用不差，神则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禹乃共辟厥德，用帝休令，爰用五事、建五极而共御之。

三载，厘苗弗恭，命禹征之。三旬，苗犹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亡远弗届。”帝之往于田也，号天引，匿瞽，亦信顺至诚，感神矧兹苗乎。言有证乎其人者，虽详，必录此之类也。苗窜三危而分北，不在舜立之前。此三苗窜后，复有为三苗君者。于是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庙阶。七旬而有苗格，分北其民，亡世在下。故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德之流行速于邮，传命用之明堂。金在其后，先德而后武也。”舜其由此乎？

初，有苗负固，弗用灵。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断制五虐之刑，以乱亡辜。爰始淫，为劓、刵、椽、黥、越，兹丽并制。罔差有、辞练抑，惟刑，靡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惟时，庶威夺货。以是为法，而民有恶德，泯泯棼棼，罔中于信，及是亡辞于罚，遂分北于既。巽禹于洞庭，张乐成于洞庭之野，乃作大唐之乐，以皈帝美；作大化、大训、六府、九原之章，以扬禹功，而君臣之美尽矣。

十有七载，天见妖孽，黄星靡锋，帝乃死，以瓦棺葬于纪，是为鸣条。年百十有一。

三妃。娥育亡子。女嬃生义钧及季厘。季厘封缙，为桀所克（克？）；义钧封于商，是为商均，是喜歌舞。禹封均子于虞，虞思妻少康。厥后虞君惟专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利而亡。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烛光。烛光处河大泽。灵照百里，是为湘之神。庶子七人，皆厘降于齐人。圭、胡、负、遂、庐、蒲、卫、甄、潘、饶、番、传、邹、息，有、何、母、辕、余姚、上虞、濮阳、余虞、西虞，亡锡巴陵，衡山、长沙皆其裔也。

夏之世有箕伯、直柄、伯戏，中衰，成汤寘之于遂，遂世守之，后为齐所灭。箕伯之后箕子事纣，仍谏，不入，阳狂，为奴。纣败，囚释，为武王陈洪范，去之朝鲜，以道义化其民，蔚为君子之国。后有箕氏、鲜氏、鲜于氏。直伯之后有直氏。

圭、卫、蒲、传，则商灭之；胡、潘则周灭之；息、负、庐、邹则春秋时入于疆矣，后各以国命氏，有虞氏、幕氏、司徒氏、申屠氏、信都氏、胜屠氏、胜

氏、胜徒氏、留氏、咸氏、遂氏、须遂氏、合博氏、李氏。

胡有何，皆归姓。胡公世不淫，至虞阍父为周陶正武王妃其子胡公满以太姬锡之妣姓，与肃慎之珺复于陈，以备三客。二十有五世而楚灭之，后有陈氏、遏氏、辕氏、棖氏、袁氏、爰氏、庆氏、衡氏、柳氏、针氏、逢氏、氏、弱氏、杵氏、臼氏、五父氏、驷氏、恩氏、甄氏、番氏、鬬门氏、壶丘氏、偃师氏、司甄氏、仪氏。

初，齐桓公十四年，陈宣公杀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齐致陈乐，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敬仲有礼，桓公说之，以为工正，为田氏。七世，成子弑简公，分齐国。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哀公不悟，故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又三世，而田和移齐；又六世，而齐灭之。有敬氏、皮氏、车氏、恪氏、穰氏、汲氏、桂氏、氏、辱氏、薛氏、法氏、王氏、文氏、苟氏、光氏、纡于氏、尉迟氏、司马氏；其复氏则有少西、子穆、子与、子猷、子鞅、子梧、子坊、子芒、子寤、子尚、丘子石、子夏、子宋、子禽、犇子、子仲、颛孙、亡宇、五王、安平、广武、即墨、于陵之氏。霸先亡梁，以为陈者，五世而隋灭之。

齐宣王封母之弟于母乡，为胡母氏、胡非氏、威氏、慈母氏、慈氏。汉初，徙诸田关中，而遂有第三至第八氏，沙鹿留，占亶生元后，是育孝成，四世称制。汉求帝后，得妣昌，为始睦侯，以奉其祀焉。

始，禹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秦厉公世有无弋爰剑，曾孙舞生子十七，为十七种，忍九子研号、研种。十三世烧当代雄洮罕之间，四世孙瑱良益贫，良卑湍侵，甚为所败。虞滇、岸滇，虞生东吴迷吾，后益困，依发羌吾。曾孙麻奴 怨羌，复振溟零大捷，汉迁那内。附中元间，寇西郡，马武有弋仲襄萇，是为后秦云。有无弋氏、研氏、滇氏、东氏、迷氏、铍氏。

赞曰：

若昔善化，臧用于民，民由不知，孰识其仁？其仁北面，朝尧君臣，道盛斋栗。见瞽父子，以定二女。嫫降夫妇，以贞庠贡。源源兄弟，以成形端。表正万邦，作孚能事。毕矣夫何为乎？

予言其略，经载其详；予言其详，经载其略。虞策夏前，不着予经，予则详之，而略之于典谟，故曰：“予言其略，经载其详。”四凶之去，有尧去之者；八元八凯之用，有尧用之者而传壹之于舜。自有能庸命至，乃命一位略，是数十年事而书不过数语，可谓略矣。以天下予人异矣，以为不可而谏者多矣，岂直崇 之与共工哉？经亡见焉，故曰：“予言其详，经载其略。”

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曰“明堂”。

大戴礼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茅取洁义。”